





張恨水著  
春明外史

第六集

# 回 目

(第六集)

- 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
-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側臉 開囊飛質卷故洩春光
- 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三字失佳期
-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衙容騷客集 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
- 第七十九回 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遜浮鷗
- 第八十回 滿座酒興豪錦標奪美 一場鴛夢斷蠟淚迎人
-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上病 淵泉有自夙慧佛邊緣
-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
-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 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
-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
- 第八十五回 落木驚秋心吟詩絕命 撫棺傷薤露慟笑輕生

春明外史 目次

第八十六回 舊巷吊英靈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處招魂

# 春明外史 (六集)

## 第七十五回 辛苦補情天移星替月 殷勤餘恨史拊掌焚琴

史料蓮走過之後，楊杏園見他坐的沙發椅子上，却扔下了一條白綢手絹，拿起來看時，又拿是手絹，乃是一條白方綢圍腰，疊得好好的放在那兒，他進門的時候，並沒有圍着就是拿在手上的，大概向來樸素，突然時髦起來，有些不好意思，走的時候，却忘了帶去呢，便拿進屋去，順手搭在牀的欄干上，打算一兩日之內，專人送給他，就在這天晚上，李冬青來了一封快信，楊杏園未開信之前，見那裏面厚厚的，預料就有什麼事，要談判，這時，他也來不及坐，拆開信，站着在桌子邊，便看起來，那信是，

杏園吾兄，迭接手書，備增思慕，偶然羈復，不覺兩旬，非不覆也，言之而礙在口，置之而疚於心，徘徊復徘徊，不知如何言之而始安耳，最後思之，吾儕爲文章性命之交，更有手足金蘭之義，生死可共，熱血可傾，更奚得以兒女子態，略嫌狠褻，遂誤大事耶，

楊杏園看到這裏，不由得心潮鼓盪起來，他如今忽然回心轉意了嗎，更向下看是故青乃決計暴露真相，以去兄疑，更爲煉石補天之計，以減自誤誤人之罪，以青觀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今日言之，正其時也，青與兄所言者，非他事，乃吾儕之婚姻

耳，去秋在京，兄屢以秦晉之好相要，青皆僞爲不知。最後一書，則直使兄絕望，在兄觀之，必以爲青爲人特忍，不知青優柔寡斷，正病在不能忍，使能忍而不與兄爲友，或直言我之決不能以身事兄，則兄即不以不祥人視我，亦必等於水月鏡花。淡焉若忘，惟青終不忍出之，使兄兩年來徒爲我作畫餅充飢之計，真我之大罪也，今願一傾所言，請兄細細讀之，

楊杏園念到這裏，覺得真怪了，這是些什麼話，簡直不解，他既說要細細的看，倒不可忽略，於是拿了那一疊八行信紙，坐在沙發上，反手扭着電門，將牆上那電燈擰着，躺在沙發上，從從容容的望下看，

去秋青致兄書，不已言乎，青自呱呱墮地以來，即與人世姻緣無分，此非詐言，乃屬事實，蓋青得自先天，即有暗疾，百體未全，世之贅人也，青深閨弱質，原不解此，七八歲時，家慈一度求醫，彷彿猶憶其事，及已成人，伯叔諸長，每以廢物相呼，言侵堂上青不能堪，輒爲痛哭，至家庭多故，又戈操同室，青羞忿交集，遂一舉至自立門戶，此青終身隱事，雖手足有不能告者，獨對兄告之，無他，以兄愛我之深，望我之切，青不直言，兄必不娶，我以一不祥之身，增父母之累，遺家庭之羞，更因兄愛我至使兄終身爲謀夫，我不忍也，古人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此其言雖略近於腐，然爲人子女者，不能以其身爲父母博物質之享受，不能爲父母博精神上之愉快，則彷彿我之於父母，僅有權利而無義務，今轉以其遺體，使其大增痛苦，則人又何貴乎

有子女，而爲人子如青者，呱呱墮地。即與父母以不堪，此我之每一背人，便淚珠洗面也。夫此事既牽累父母，多一人知之，即青多增一分不快，亦青多增一分罪惡，曩之山窮水盡而不直告者，正在於此，然家慈洞燭其隱，嚴責以不得因小節至誤人大事，此又青之卒爲兄言之也。

此語一出，則兄對青以前一切所爲，必可渙然冰釋。於是愛冬青不必娶冬青，不娶冬青，亦不虞其爲人所得矣。雖然，尤不肯以我不負兄，便認其事已畢也，更進一步，則青當爲兄謀一終身伴侶，以補我此生不能追隨左右之遺憾，且青宿有此心，已非一日，曾屢屢於女友中注意之。願就我所知，其足爲吾兄耦者，百不得一二，即得之矣，兩不相識，又作合之無由，填海有心，移山無日，悵望前途，固不禁負徒呼也。乃爲日無多，卒得一人，而此人於兄，固不勝其傾仰，即兄與彼，亦爲於青而外之第一良友，青不能事兄，則兄之伴耦，舍此莫屬矣，然兄與彼，以有青在，初未絲毫涉及愛情範圍，又青所可斷言，青之言此，初非有他，實以兄與彼，爲最可配耦之人。不應失之交臂也，其人爲誰……

楊杏園看到這裏，便將下面剩下的幾張信紙，暫按住不看，心裏不由跳盪起來，看到前面一段話，倒好像是事實。後面這一轉，却有些可怪了，這種說法，無論如何，不能成立，我必得寫一封信去，痛駁他一番，遲疑了一會，再看下面是，

我書至此，即不明言，兄亦當知之也，他史女士者，除識字略遜於青，則容貌品行以重年齡，無不勝我數倍，而其天涯淪落，伶仃孤苦，則又吾兄所每爲扼腕，以來代書，青

甚安心，史女士得夫如兄，夫復何求。兄得此良伴，及其少年，又正可收一閨中弟子，從容以陶鎔之而成爲八才，故青書謀，乃一舉三得之事也。青爲此謀，原不敢必吾兄之同意與否，然既不能娶青，則當無拒絕史女士之理，遂不嫌其味，竟爲吾兄言之，同時，青以我之所以不嫁，與夫勸兄之必娶，亦已盡情函告史女士，更以我之所謀，徵史同意，彼果洞悉此中曲折，決無異詞，敝親方老先生，已啟程來京，來京後，當與吾兄向史老夫人道達一切，而史老夫人亦必欣然以其一線孫枝之有託也，吾書至此，言已盡矣，然尚有一事，不能不鄭重告兄者，則此書一字一句，皆自青之肺腑中掏出，決無絲毫之虛僞與勉強，兄能愛我，必能信我，能信我，當又無不從我之所請也，千里引領，敬候好音。

冬青再拜

楊杏園將這信從頭至尾，看了三四遍，信倒相信了，但對於他這種辦法，却不能同意，當日晚上，就想一夜，要這樣的回他一封信，既而一想，方好古日內就要來，却等他來了，看他說些什麼再作道理，自己這樣想着，不料到了次日，方好古便來了，楊杏園陪着他，說了一些閒話，後來方好古摸了一摸鬍子，正色說道：楊先生，你知道我來京的意思嗎，我雖然爲私事要來，可是展期到明春，也無妨礙，一大半的原因，就是爲了你老兄的婚事，因爲我受了舍甥女的重託，不能不來，楊杏園道，方老先生要到北京來，我是知道的，至於是爲了我的事來，我的確不知道，方好古道，冬青來了一封快信，收到了嗎，楊杏園道，收到了，方好古道，既然收到了，我的來意，楊先生怎樣又說不知道呢，楊杏園道，李小姐給晚生的信



，確已提到了晚生的婚事，但是來信上，只發了一筆說方老先生要來京，方好古哈哈大笑道：「這話就對了，北京人所說，喝冬瓜湯，我像你老兄這一碗冬瓜湯，是非給我喝不可的了。」楊杏園很淡漠的樣子微笑道：「老先生雖在這番好話，恐怕也未必能成功吧，方好古道，那爲什麼，難道那一方面不同意嗎，我想決不至於。」我倚老賣老，要在你們少年面前，揭出你們的心事，在楊先生一方面，是很想和做親結爲秦晉之好，就是舍外甥女，我不是替他說一句，論性情，說模樣兒，也是可相配，說到這裏他歎了一口氣道：「噤，他這人是要以處女終身的，一段好姻緣只靠戲臺唱戲一般，總是假的，但是這樣的隱事，別人那會知道，我那賢甥女，他真是有計畫的人，他早早就暗中留意，給你另外物色一個來代他，不但物色好了，而且給你雙方，想了種種的法子，讓你們接近，這一套把戲，我在去年這時，同在舍親家裏吃壽酒的時候，我已看在我眼裏了，說時，只理他頭下誘子。」楊杏園一想，這話果然不錯，那回行擊鼓催花令，那花兩次都不是由史料運遞到我手上，鼓便停了嗎，便道：「這却未必，方好古笑道：「這却未必，你老兄怎樣會認識那史姑娘呢？」楊杏園道：「那史姑娘是李小姐介紹的，方好古道：「却又來，只要在此一點慢慢推想便明白了。」楊杏園道：「現在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一個女朋友又介紹一個女朋友，這也是很平常的，有什麼可想，方好古道：「說是這樣說，但是冬青的心事，却實在是這樣，不過他起初有這番意思，也不過盡人事，至於你二位是不是能成爲很好的朋友，他也未必能擔保，據他對我說，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你二位相處得果然不錯，楊杏園聽了這話，連忙說道：「那是冬青誤會了，不但那位史姑娘無可議論，就是晚生

絕不會想倒婚姻頭上去，說時，臉上捧得通紅，方好古笑道，老弟台，你不要性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我所說相處得不錯，也不過是說朋友之誼罷了，因為這樣，冬青就想到移花接木的辦法，楊杏園道，你老先生不用說了，這事我全明白，今天晚上，晚生就寫一封信給冬青，把這事詳細解釋一番，史老夫人那裏老先生千萬不要去說，方好古道，你老兄這樣堅決拒絕，倒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到底是持的什麼理由呢，楊杏園道，你老先生，和我們的長輩一樣，而且對這事又知道很詳細，我就不必瞞了，我原和冬青有約，非他不娶，現在把他拋開，另娶史女士，不但我無面目見他，就是我一班朋友，恐怕都要說我這人負情，此其一，我的年齡，和史女士相差很遠，婚配極不合宜，此其二，史女士也是不能十分自主的人，提到婚姻，恐怕有糾葛，此其三，而且還有最大一層障礙，這半年以來，我有點金錢，資助史女士，我若娶他，我以爲所爲，就是居心不惡，於我的人格攸關，此其四，方好古笑道，老弟台，你所說的幾個理由，都很勉強，最後一層，也帶得幾分是，但是來此既然朋友，朋友有通財之誼，你接濟他一點款子，這也不見得就可以限制你不能和他結婚，楊杏園道，無論如何，反正這事，我不能從命，至於有理由無理由，我都不必管，方好古道，這話也長，暫不必說，我肚子餓了，老弟能陪我去吃小館子嗎，楊杏園道，可以可以，就算我給方先生洗塵罷，說畢，套了一件馬褂，便和方好古一路去吃小館子。在吃小館子的時候，方好古偶然提到婚姻的事情，楊杏園還是堅決謝絕，方好古一想，此次在京還有一二月耽擱，有話慢慢說，何必忙在一時，因之也就放下不說，楊杏園和方好古各人存着心，靜默了一

，只聽隔壁雅座裏，有一男一女，帶說帶笑的聲音，鬧個不歇，女子是上海口音，男子是雲南口音，那男子聲音，楊杏園聽着很熟，一時却想不起來是誰，這雅座是木板隔開的，到處露着板縫，靠着板向那邊張望一下，恰好那男子面朝着這板壁，仔細一看，認起來了，在筵九成請客的時候，和這人同過一次席，雖然是一個官僚，倒也是個很灑脫的人，他叫甄大覺，正捧一個唱戲的餐霞仙子。當時他主張餐霞仙子拜在自己名下爲女弟子，好跟着學詩，所以很和他敷衍了一番，那餐霞仙子不是上海人，聽這個女子的聲音，大概也是他了，當時楊杏園看了一下，回轉頭來，臉上還帶着一絲笑容，方好古道，笑什麼，有什麼趣事呢，楊杏園道，隔壁是一個熟人，楊杏園說這句話，聲音略微高一點，那邊的甄大覺却聽見了，連忙走到門外，接着說道，可不是杏園先生嗎，我聽了這聲音，似乎很熟，却不便過問呢，說着話，便闖了進來，楊杏園給方好古一介紹，甄大覺十分客氣，便給這邊會帳，楊杏園道，大家都是請客，各便罷，甄大覺笑道，我並不請客，也是熟人呢，便對着壁子喊道，餐霞，到這裏來坐坐罷，楊先生也在這裏，餐霞聽了這話，果然走過來了，方好古一看，見他有二十歲上下，瓜子臉兒，倒是一對黑溜溜的眼珠，和一口雪白的牙齒，增助了他不少的秀色，他穿了絳色印花印度綢的短旗袍，露出下面一截大腿，穿着米色絲襪，和黃色半截漏花皮鞋，十分時髦，甄大覺笑道，我介紹他做你的門生，你怎麼不肯收，楊杏園道，笑話了，我於戲劇一門，完全外行。怎樣談得上這句話哩，甄大覺道，我早就聲明在先了。他是崇拜你的學問，跟着你學些文學，要說跟你學戲，把楊先生當作梨園子弟了，那怎樣敢呢，餐霞笑道，

楊先生是有學問的人，收這樣無用的學生，不但沒法兒教，倒要連累他的大名呢，楊杏園道，這樣說，越發不敢當，倒是餐霞女士的戲。我還沒有領教，那一次有機會，一定要去瞻仰的，餐霞笑道，後天我在春明舞臺唱玉堂春，很歡迎楊先生去，指教指教，於是回轉頭對甄大覺道，包廂留下了，你就陪楊先生去，楊杏園道，我聽戲與人不同，願意坐池子，不願意坐包廂，不必費事，甄大覺道，反正還有兩個包廂的，又何必不去呢，楊杏園道，既然如此，我就準來，甄大覺聽說，就對楊杏園表示好感，一定擔責會了飯帳，楊杏園和方好古有事，先走了，甄大覺却對餐霞道，我們一路到廊房二條去，去買綢緞珠包頭那些東西罷，餐霞道，你帶了多少錢，甄大覺道，錢雖帶的不多，講好價錢，讓店家派夥計到家裏拿去，你現在正式上臺，不像從前那樣客串了，客串不好，人家可以原諒，在你老老實實的唱大軸子，樣樣都得要些講究，現在我給你算一算，像你的行頭，至多只能唱十五齣戲，新學的貴妃醉酒，就沒有行頭，我算這一件紅緞女蟒，和一條緞裙，一件繡花宮粧，還有雲肩，珠子點翠鳳冠，倒要一筆大款，至少也得一百三四十元，才能製完，餐霞道，我倒很想唱奇雙會，可是又沒有紅緞花披，和繡花斗篷，甄大覺道，不要在這裏算計了，先去買些小件，買一樣是一樣，餐霞聽了，果和他各坐一輛包車，到廊房二條去買了東西，買了東西之後，甄大覺又親自送他回家，餐霞的母親將奶奶勸着兒又買了這些東西，歡喜了一陣，甄大覺道，蔣奶奶，你看我可辦的好，將來餐霞唱戲了，有的是錢，你就要發財享福了，蔣奶奶笑道，這事都是甄老爺捧的，將來我家大姑娘紅了，總忘不了你，甄大覺笑道，現在的這個時候

你說的很好，到餐霞不要人幫忙的日子，就未必記得我了，餐霞笑道，不要那些廢話了，你說做稿子到報上，去登的，報上登出來沒有，甄大覺道，靠着一兩條戲界新聞，那裏捧的起來，我已經做了一個廣告底子，送到報館去登，明天你瞧罷，足能引人注意的了，現在你沒有事，到我家裏去打小牌，好不好，餐霞道，這一個月，我倒有二十天在你家裏，今天我是不能去了，甄大覺道，你不是要看報上的報告嗎，你到我家去，明天一早，就都可以瞧見了，餐霞道，真是，我剛回來，又要跟着你去，蔣奶奶道，你就去罷，明天回來，不是一樣嗎，餐霞見母親也是這樣說，只得去了，原來甄大覺在京混差事多年，太太在雲南，沒有接來，在北京却另外娶了一房姨太太，這姨太太雖是北里出身，過門以後，却添了兩個女孩子，也就和正太太無異了，因為他向來是持開放主義的，甄大覺拚命去捧蔣餐霞，他却毫不過問，後來甄大覺索性在家裏另闢一間屋子，讓餐霞下榻，姨太太叫他將家妹子，兩個女孩子稱他爲小姨，差不多像一家人，簡直不分彼此了，這天，餐霞跟着到了甄大覺家，次日早上起來，臉還沒洗，蓬着頭找了衣服，便叫老媽子，拿了報到牀上來看，將報一翻，就見新聞版的論前，登着酒杯來大的餐霞仙子四個大刻字，大字下面，才是五號字的報告，那廣告說，

蔣靜芬女士，別署餐霞仙子，爲縉紳後裔，學界名媛，女士籍隸江南，幼居燕北，素愛絲竹，善操皮簧，論其貌，則閉月羞花，論其藝則升堂入室，前次登臺客串數日，九城轟動，色藝之佳，可以想見，現本舞臺再三禮聘，蒙允再現色相，逐日，專演拿手好戲

，以盡所長，女士既系出名門，又復學問高深，一鳴驚人，決不可與凡豔同日而語，欲一瞻女士丰彩者，曷興乎來

春明舞臺謹啟

餐霞看了這個，接連翻了幾份報，每份報上，都是如此說，這才相信甄大覺替他鼓吹的話，並不是假的。當日在甄家吃過午飯，才由甄大覺親自送回家去，又過了一天，第二日，便是餐霞登臺日子了，甄大覺總怕餐霞紅不起來，自己花了兩三千塊錢，費了一年多的心血，那都不算，他是一個好面子的女子，受了打擊，一定要大大傷心的。這却使不得，因此頭一天就包了六個廂，定了三排座，專門請自己的朋友，和朋友的的朋友，都來聽戲，可是一般看報的人，看見廣告中縉紳後裔，學界名媛八個字，好奇心動，來看的人，却實在不少，接連這樣唱下去，餐霞的名聲，大紅而特紅，春明舞臺和他訂了合同，每個個月是一千二百塊錢的包銀，餐霞有了這樣的身價，人就抖起來了，就不像以前那樣，天天到甄大覺家裏去，甄大覺以為他白天上臺，晚上在家裏學戲，實在也沒有工夫，也就原諒他，可是餐霞的戲越進步，甄大覺就捧得越厲害，一面給他製行頭，一面又給他請名師教戲，請在餐霞唱了一個禮拜之後，忽然休息一天，甄大覺便雇了一輛車，約着餐霞一路去逛西山，到了西山飯店，對着山揀了一副座位，並排坐下，甄大覺笑道，蔣老板，你現在，是紅人了，請你來逛，你還肯來，將來你一成了坤伶泰斗，再要請你那怕就不容易了，餐霞笑道，爲什麼好好的把話來損我，甄大覺道，人情都是這樣，並不是故意這樣說，餐霞笑道，也許有例外，說道這裏，把顏色一正，說道，我唱戲將來若是站得住腳，無論如何，你這一番盛意，我總記得，所有你的花

費，我必定雙倍奉還，甄大覺道，你猜錯了我的意思了，我和你提這話，難道是和你討債嗎，餐霞道，我並不是說你和我討債，因為你提到人心不好，所以我說這句話，對你是受恩深重，們要疑心我負情，我怎樣不急呢，再要說道報答你一層，我們大家心裏，也都明白，誰不知我將某人和你甄老爺的關係呢，我想我的犧牲，也不小吧，甄大覺笑道，你若以為有了這一層關係，不大合適，我倒有一個解決的法子，餐霞道，有什麼解決法子，甄大覺笑着擺了幾擺頭，說道，你就不能跟着我姓甄嗎，餐霞呼的一聲，從鼻子裏笑了出來，說道，我今天老老實實告訴你罷，你要我做姨太太的姨太太，那是辦不到的，甄大覺道，你就爲的是這個嗎，這不是什麼難解決的事呢，當時甄大覺不望下說，餐霞也不望下說，二人都靠在椅子背坐着，呆呆的看山，正好有兩個外國人，一男一女，並肩而行，由面前走上山去，女的背着花綉傘，荷在肩膀上，走遠了，看不見他倆的頭，只覺在路上停了一停，兩人是越發擠到一處，甄大覺笑道，他兩人好甜蜜的愛情呀，餐霞聽了，也不作聲，坐談了一會，又同坐汽車回城，這天晚上，甄大覺沒有到餐霞家裏去，次日整整一天，也是沒有去，到了第三天下午，餐霞正要上戲園子去，甄大覺高高興興的跑到他家來，見了餐霞，便笑道，好了好了，我們的事解決了，餐霞摸不着頭腦，問道，我們什麼事解決了，甄大覺道，你不是嫌我還有一個姨太太嗎，我回去和他一商量，可不可以離婚，他正埋怨我捧你捧得過分，一口氣便答應願離婚，多了也不要，少了也不肯，只要我一千塊錢的離婚費，昨日我籌畫妥了，就把款子交給他，現在他已走了，就搭四點鐘的火車上天津去，他算不是我家人了，餐霞

訝的道，什麼，你和他離婚了，你姨太太爲人很好呀，你爲什麼和他離婚呢，你這人太忍心了，甄大覺道，嘿，你還不明白嗎，我……：……餐霞道，我趕快要到戲院子裏去了，去遲了，來不及扮戲，就要誤了，說着，忽忽的出了大門，坐上新雇的包月馬車，逕自走了，甄大覺是每日一個包廂，一排椅子，專爲捧餐霞而設的，他雖不去，也請得有人去聽戲，但是自己有一天沒有到，心裏便過不去，所以餐霞去了，他也跟着去，散了戲，又先到餐霞家裏來等着他，餐霞見他又在這裏，便高聲喊着道，媽，我累極了，我先睡去，若是睡着了，就不必叫我吃飯罷，甄大覺笑道，怎麼着，累着了嗎，今天的戲，是吃力呢，你先別睡，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餐霞因爲他老實說出來了，不能不聽，只好坐下聽他說，甄大覺道，先因爲你要上戲園子裏去，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不是說我爲什麼和他離婚嗎，我爲什麼呢，就爲的你一句話啊，餐霞道，你這話可奇怪，我幾時說過這句話，要你和姨太太離婚，甄大覺道，你雖然沒有說，你因爲有了他的緣故，才不肯到我家去，這是你一再表示過的，現在我沒有了他，你總可以跟我了，餐霞用手在嘴唇上摸了一摸，笑道，我和你站在一處，人家還以爲我是你的女兒呢，甄大覺見餐霞嫌他養了鬍子，默然不語，也就由此過去，到了次日，他走到一家上等理髮館去理髮，對着鏡子，坐在理髮的活動椅上，向鏡子裏一看，只見嘴上的鬍子，倒有一寸來長，心裏想，怪不得他不願意，這也實在長了，正在這裏出神，理髮匠站在身邊問道，理髮嗎，甄大覺也沒聽清楚，就點了點頭，心裏可就想着，我一剃了鬍子，他就無可說的了，儘管沉思，理髮刮臉，都已辦完，夥計拿了帽子來，甄



大覺一照鏡子戴帽子，只見嘴裏鬍子，依然存在，心裏好個不快，便問理髮匠道：「你刮臉，怎麼不把我鬍子刮下去？」理髮匠道：「先生，你那鬍子大概蓄了好久的，是新長的，你不說，我們怎麼察得呢？」這理髮匠像別的東西，刮了，可沒法再插上去。甄大覺道：「刮下來就刮下來，誰要你插上去？」理髮匠笑道：「你別着急，這個容易辦的。你坐下來，給你剃掉就是了。」於是甄大覺重新坐下，這才把鬍子剃了。理髮匠又道：「你這一剃鬍子，真像年輕十歲，我們這裏，有法國撮臉藥粉，給你撮一撮臉，好不好？」那藥粉真好，只要撮一撮，臉上的斑點小疙瘩兒全可以去掉，你要是常撮，會老轉少。你別提多們好，甄大覺聽他一說，心裏又歡喜了，擡頭一看那價目表，撮臉一次三毛，那也有限得很，便撮了。回臉，於是頭上是幽香，臉上是粉香，一身香氣撲撲的，直向餐霞裏來，令人一見之下，都不覺一笑，甄大覺道：「你還認得我嗎？」餐霞一撇嘴道：「就憑這一剃鬍子，我就不認得你嗎？就是臉上重換一層皮，我也認得你。」甄大覺以為他總會說兩句好聽的話，不料自己一問，倒反惹出他一句罵人的話，大為掃興之下，停一停，便拉着餐霞坐在一張長榻上，說道：「我看你現在的態度，很不以我為然了。」餐霞道：「那是你自己多疑了，現在我是這樣子，從前我也是這樣子，甄大覺道：「那我也不管了，乾脆，你答應我一句話，起先你嫌我有姨太太，我就這姨太太休了，其次你要我剃鬍子，我又把鬍子剃了，事到如今，你究竟怎麼樣呢？」餐霞道：「你這句問得我不明白，什麼事究竟怎麼樣，甄大覺笑道：「你何嘗不知道，存心難我罷了，我就說出來，那也不要什麼緊，就是你能不能和我結婚，餐霞道：「哼，我和你結婚，說着，就

把嘴又一撇。甄大覺道：「這樣情形，未免難堪，便道：『怎麼樣？我不配和你結娶嗎？』」餐霞道：「並不是配不配的話，你想，你多大年紀，我多大年紀，我一個剛到二十歲的女子，倒要嫁你快年將半百的人，人家看見，能說相稱嗎？我這不自量心的事，少要妄想罷。」甄大覺道：「餐霞，你不嫁我不要緊，你不用這樣的重話來攻擊我。我們雖不必有什麼結合，舊日的感情，總是有的，餐霞道：『有什麼感情？不過我花了幾個錢，貸了我去取樂罷。』」甄大覺花了許多錢，又費了許多心血，自以為可與餐霞合作，不料到了現在，事情大白，他竟沒有一絲一毫的心事留在自己頭上，而且他詞鋒犀利，教人一句話也回答不出，當時也只得冷笑了兩聲，就回去了。一到家裏，一看自己兩個女孩子，一個只有七歲，一個只有五歲，沒有人照應，很是可憐，大悔自己猛浪，不該和姨太太離婚。他知道姨太太離婚以後，是到天津去找一個親戚去了。便寫了一封自己後悔的信，加快寄到天津去，那姨太太也是中年以上的人了，離了甄大覺也不容易嫁人。甄大覺既然後悔，他就不必追求，接了信，第二天就回來了。到底因為離了一次婚，二人之間，添了許多猜忌，無知識的婦人家，心腸又是窄狹的，對甄大覺常常就有點冷譏熱諷，最難受與兩句話，就是你不要我嗎，人家也不要你哩，如今你才明白我不錯呀，我老是個男子，丟了女人，再弄不到一個，寧可做一生的寡漢，我也不把手了的再弄回來，甄大覺聽了這話，以為姨太太是妄出一口氣，且自由他，這個時候，餐霞還在春明舞臺，逐日唱戲，和他同臺演戲的，有一個程再春，戲不十分好，長的倒還不差，程再春是由天津來的角色，却很希望人捧，甄大覺因餐霞的關係，會和程再春見過幾回。

面，現在在家裏不惹受姨太太的氣，就改變方針，到戲院子裏來捧程再春。一來自己消遣消遣，二來故意做給爹娘看，好讓他生氣。那時候爹看見他這種樣子，知道他居心要他掃面子的，更加恨他一層，有一天，爹和他母親由外面進戲院子來，恰好頭遇見了他，蔣奶奶究竟摸不開面子，依他上前招呼，爹娘就不然，只管沒有看見，把頭偏到一邊，甄大覺鼻子裏，接連呼呼的哼了幾聲，也就冷笑著走了。這天湊巧爹娘演雙齣，一齣是坐樓殺惜，一齣是彩樓配，聽戲的人，個個滿意，就拚命的叫好，他在坐樓殺惜的這齣戲，把閻婆惜罵宋江的話，故意改變些詞句，駡罵臺下的甄大覺，甄大覺面紅耳赤，一肚子牢騷，走了回去，偏是那姨太太又犯了前病，只管說甄大覺無良心無用，甄大覺道，我雖要不到別人，你這種人，我還要不到嗎，你要走，只管走，我不留你，我這才明白最毒婦人心那一句話，姨太太知道他又在捧程再春，認為這人是無合作誠意的，聽了甄大覺又叫他走，他第二句話也不說，收拾東西，立刻就預備走。甄大覺道，我對你說，我一兩天內，就要離開北京了，我這要去四海飄流，我不能帶這兩個女孩子，你帶了去罷，姨太太道，你不要，我才管不得呢，孩子跟你姓跟我姓呢，憑什麼我要帶了去，他也不和甄大覺多說，叫聽差雇了車子，拉着行李，就上東車站去，那兩個女孩子，正在門口買糖葫蘆吃，見母親坐上車子，連問媽上那裏去，姨太太先是硬着心走。這時兩個小孩子追上來問，倒覺有些不便，使用手絹擦了一擦眼睛，說道，好乖兒，你在家裏等着罷，我打牌去，打牌贏了錢，我買吃的回來給你，兩個孩子都站在車子邊手扶車把。大的女孩子道，媽，你可別冤我，我望着你的吃的呢，姨太太道，好

罷，你等着罷，說畢，正用手去撫摸這孩子頭上的頭髮，猛抬頭，只見甄大覺出來了，他見了甄大覺就有氣，也不顧小孩子了，踏着重鈴叮噹叮噹的響，催車夫快走，車夫一聽鈴響，拉了就走，兩個女孩子，眼見母親坐車去了，不帶他們去，都哇哇的一聲哭了，小的在門口，把手揉着眼睛哭，大的張着兩隻手，口裏直喊媽呀，媽呀呀，但車子跑得快，一轉眼就不見了，甄大覺一隻手牽一個，把地牽了進去，當晚氣待在家裏睡了，那兒也不去，自去仔細想想，天下的婦女，簡直沒有一個靠得住的。我這這箇鍾情，見那個鍾情，真是一個傻瓜，由此看來，世界上的人，都是人獸人，決不能誰有真心待誰。我不必在外混了，回家去罷，不過這裏到雲南，路太遠，這兩個小孩子，沒有一些像我，我就很疑心，而今看他母親這一番情形，並無意於我，這女孩子未必是我的吧，他母親都不要他，我還要來作什麼，甄大覺這樣一想，倒覺得無掛無礙，無往不可，擡頭一看，只見牆上掛着一柄胡琴，一柄月琴，這兩柄琴，正是甄大覺和餐霞女士要好的時候，一彈一唱，取樂的東西，現在自己是雙倍失戀的人，看了這種樂器，越是憤火中燒，自己一氣，按捺不住，就將兩柄琴一塊取了來，拿到院子裏去。在地下一頓亂砸，砸壞了還不休手。找了一些煤油，倒在上面，擦了取燈，將他點着，自己却拍着手笑道，痛快痛快，我腦筋裏不留一點痕跡了，我對於琴是這樣，對於人也這樣，我要下一個絕情，全不要了，一個人自言自語，又鼓掌笑了一陣，到了次日，將老媽子散了，叫了聽差和包車夫來，當面告訴他們，可以把屋裏的東西全拍賣了，賣了的錢，兩個人可以去分着用，這兩個女孩子，大的讓聽差帶了去，小的讓車夫帶了去，聽差和車

夫聽了這話，先是不肯答應，甄大覺說讓他們先帶去，養幾個月，自己現在要到雲南去，不能帶孩子。幾個月之後，也許再到北京來，那時送回來就是了，聽差和車夫貪着他家東西，可以拍賣幾百塊錢，也就勉強答應了，甄大覺見諸事均已料理清楚，自己帶着兩百塊錢川資，逍遙自在的出京去了。這時只可憐那兩個小女孩子，父母都拋了，却改叫用人做爸爸，那車夫帶着個五歲的孩子，心想：餐霞或者會可憐他，又可以弄幾個錢，便帶他到將家來，誰知餐霞一見，更說了令人難堪的話，連車夫都哭了，要知餐霞說的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側臉 開囊飛質券故洩春光

却說甄大覺的車夫，帶了那個小女孩子到將家來，意思餐霞念起甄大覺一番交情，對於這女孩子，總會可憐他的，就此又好弄幾個錢，因此到了將家之後，自己站在院子裏，却讓那小女孩子去見餐霞。那女孩子聽見餐霞說話的聲音，在外面就叫起小姨來，一面叫着，一面向裏跑。餐霞一見他，便問道，嘿，怎麼一個人來了，女孩子道，車夫送我來的。車夫也站在院子裏頭，遙遙的叫了一聲將小姐。餐霞聽說，便走出來問道，有什麼事嗎，車夫因他一問，就告訴主人如何和姨太太又離了婚，如何將東西和女孩子丟下，因道，將小姐，你想看，我們這小姐，嬌生慣養，寄在我們家，那個苦日子，怎麼對付得過來呢，餐霞冷笑道，他丟了妻子不管，一個人走了嗎，活該，誰叫他向來不存好心眼，現在落得這個樣子，那

是報應了，我和他早就翻了臉，他的孩子，你別帶到這裏來。將來出了三差二錯，我擔不起這個責任，說時，便喊着那小孩子道，二丫頭，你走罷，不是我，讓你在這兒玩，實在因為你爸爸不成個脾氣，別爲了你，又來和我麻煩。說時，在身上掏了幾個輔幣，就交給女孩子道，拿去罷，女孩子哭道，小姨，我爸爸我媽媽全走了，我要跟你呢，餐霞道，別胡說了，誰是你小姨。小孩子哭着，以爲餐霞必然來安慰他，不料事情恰恰相反，竟碰了一個釘子，這樣一來，越發哭的厲害了，車夫一想，我們老爺在這臭娘們身上，用了好幾千塊錢，車後一句好話也落不到，這是捧角的下場頭。想到這裏，一股酸勁，直冲腦頂，幾乎要哭出來，便對着那女孩子道，二小姐，咱們走罷，別在這裏現眼了，把那小孩子牽過來，又接過他手上幾個輔幣，他用手托着，看了一眼，冷笑道，這倒够煮兩餐細米粥的，可是人要餓死，靠喝兩餐細米粥，也活不了命，說着，捏了那幾個輔幣，向屋頂上一拋，罵道，去你的罷，得了人家的錢，將來怎樣報恩呢，說畢，牽着孩子走了，這裏餐霞看見這種情形，只氣得渾身發抖，臉都黃了。蔣奶奶道，瞎，你真叫愛生氣，爲什麼和拉車的一般見識呢。餐霞也不回他母親的話，跑進屋去，倒在牀上大哭了一場，一直到兩點鐘，擦了一把臉，弄點東西吃着，才上戲院子去了，到了後台，脫了穿的旗袍，便去扮戲，只聽那邊有人吵起來，一人說道，姐姐一百塊錢的包銀全是你拿了，我掙的戲份，也是有一天，你拿一天，這還要怎麼着，抽大烟也不要緊，抽得是我自己錢，又沒花你一個，大給你錢，你胡花了，人家討債，我管得着嗎，餐霞聽這聲音，是唱花衫的絕丹梅說話，伸頭一看時，他母親紀大娘，也站在那

裏，大概紀大娘和他女君要錢，女兒不給，母女二人就吵起來了，餐霞走了過來，拉着紀大娘的衫袖道，噯，什麼事，你娘兒倆又吵起來了，紀大娘一回轉身，見是他，便蹲着身子，請了一個安，笑道，蔣老板，叫你看見真是笑話，沒有錢，跑到這兒來打吵子來了，餐霞道，誰家也是這樣，那要什麼緊，不知道，要多少錢用，紀大娘道，倒不是要多少錢，只差個四五塊錢罷了，餐霞道，大概大妹子手裏是真沒錢，在我這裏先挪幾塊錢去用罷，說時，在身上掏了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紀大娘拿去了，原來餐霞當了一個台柱子，正要拉攏幾個角兒，在一處合作。對於紀丹梅，特別表示好感，所以紀大娘，沒有錢用，他連忙就來拿出，墊給他使，紀大娘得了五塊錢，買了一兩烟土之外，還多了一塊錢，非常高興回家去了。他一進門，恰好他的大姑娘紀玉音，也從戲院子回來了，笑道，媽又買回來了，今天有得抽了，紀大娘道，你別廢話，這是我借錢買來的土，你別想，紀玉音道，這兩天我一個子兒也沒有，你分一點給我抽抽，也不要緊，紀大娘道，我不想抽你的，你倒想抽我的，真是豈有此理，紀玉音道，你別說那個話，我若是爺的包銀，自己能留着一半，我也不會這樣叫苦，現在我的包銀，是沒有到日子，你就拿去了，一個子兒檢不着，我怎樣不着急呢，紀大娘道，唱戲的坤角兒，都要靠着包銀吃飯，那要餓死人了，你不埋怨自己沒有本事找錢，倒要說我花你的呢，紀大娘一面囉唆着，一面熬煙，紀玉音雖然不願意，可是他母親脾氣很厲害，也不敢十分得罪，當時就算了。不過他正等錢要做夏衣，又被他母親的話一激，就盤算了一晚弄錢的辦法，他原是個唱小生的，捧的人，沒有捧小旦那樣多，不過他的戲，確不平

錯，要扮扇子小生，正當得風流瀟灑四個字，而且他一張嘴又會說，倒懂得一點交際，所以有些受捧的旦角，給他介紹介紹，雖然得不着像男伶一樣的老斗，熟人倒也不少，這其中有個李三爺，是財政機關的人，年紀又不很大，錢又鬆，紀玉音若是窮了，常常就望他通融，李三爺心為要的不多，也就不斷的給錢。現在紀玉音沒有錢了，又想到了他，次日清早起來，洗了臉，吃了一點粗點心，便來拜訪李三爺。到李三爺家，門房認得他，笑道，嘿，紀老板今天真早，紀玉音道，三爺在家嗎，門房道，在家是，家，可是沒有起來。紀玉音道，他睡在外邊，還是睡在書邊，門房道，昨晚打牌回來，夜深了，就睡在外面書房裏呢，紀玉音笑道，你別作聲，讓我去嚇他一下，門房道，他走過來，又不受拘束的人，就隨他進去，並沒有加以攔阻，紀玉音走到李三爺書房裏，外面屋子沒入，裏面屋子，可垂下了門簾子，掀開門簾子一看，只見李三爺睡在一張小鐵牀上，只用一條厚毯子，蓋了腹部，彎着腰睡着了，紀玉音就把一隻手撐着門簾子，站門邊，向裏面叫了一聲三爺，那李三爺正睡得有味，那裏聽見，紀玉音見叫他不應，便走到牀邊來搖撼他的身體，連叫了幾句三爺，笑說道，醒醒罷，客來了，客來了，李三爺被他吵不過，用手揉着眼睛一看，見是他來了，就笑道，來得真早，對不住，我實在要睡，說畢，翻個身，又睡着了。紀玉音道，嘿，這樣愛睡，我真沒有聽見過，偶然一回頭，只見臨窗那邊圍牆上，亂堆着襪子帶子，一件一件長衫，也捲着一塊，半搭在椅子圈上，笑道，昨晚回來，大概是摸不到牀了，你瞧他亂七八糟，就塞在這兒，因此定上前去，提起長衫的領子，倒是一番好意，想把這衣服掛起來，只



在這一抖之間，忽然有一件東西，卜突一聲，落任地下，低頭看時，原來是一個皮夾子，掛起衣服，將那皮夾子檢起，捏在手上，裏面鼓鼓的，象有不少鈔票，因對着牀上笑道，昨晚上準是贏了吧，這裏可像不少呢，我瞧瞧成不成，說時，見那李三爺依然好睡，並不曾醒過來，紀玉音道，你裝睡嗎，我把你這皮夾子拿了去，看你醒不醒，說着，就把皮夾子打開，見裏面大大小小果然塞着不少的鈔票，抽出來一數，共有一百二十多塊錢，他又舉着鈔票對牀上一揚道，三爺，贏了不少啦，借幾個錢給我，好不好，那李三爺還是睡着的不曾答言，紀玉音見李三爺始終不曾醒過來，心裏不免一動，心想，乘他沒醒，我何不拿了去，他未必就知道是我拿的，他就是知道了，我慢慢的和他糾纏，錢在我手上，料他也不好意思就拿了回去，這樣一想，將錢揣在身上，就輕輕的退出房來。幸虧李家的人，全不知道，拿了錢，太太平平的回家，到了家裏，第一項就是拿出四塊錢來，買了一兩煙土，紀大娘一見他有了錢，先笑道，大姑娘，你先別忙着買，我這裏還有好些調呢，你先生我這裏挑一點膏子去抽，抽完了再買，不好嗎，紀玉音道，昨天我只問了一句，你就罵上了，這會子人家自己買了土，你又什起人情來，紀大娘道，我昨天說的，和你鬧着玩呢，紀玉音道，所以哪，一個人就別量定了別人不會掙錢，在昨天，你是對我說，只會掙包錢，不會找零錢，怕我抽你的烟，現在我有了錢，要想抽我的煙，就說昨天是鬧着玩的了，紀大娘道，憑你這樣說，我成個什麼人了，母女兩人，正在辯論，只聽屋檐下，懸着位一陣亂響，這院子住的三家人家，都是女戲子，一家屋檐下各懸了一個拉鈴，門口拉鈴繩頭上，標明了那一家，現在響的

，正是紀家的鈴，紀玉音道，這又誰來了，拉鈴拉得這樣緊，準是麪鋪裏沒麪的那個小山東，我討厭那小子，天天來的人，不送進來，倒要拉鈴，紀大娘道，也許是關上大門了，我瞧瞧去，他說着，就上前來開大門，一看時，門是開的，只見門外停着一輛包車，一個穿紗馬褂，嘩嘩長衫的人，當門立着，紀大娘認得，這是紀玉音的好朋友李三爺，可是他同紀玉音雖十分要好，這兒還沒有來過，當時滿臉放下笑來，便道，哎呀，我說是誰，原來是李三爺，難得來的，請裏面坐，李三爺道，你大姑娘在家嗎？紀大娘走近來，看他說這話時，臉上沒一點笑意，而且目光灼灼，直射到人臉上，說話的聲音，也很是急促。這一副情形，分明是來找岔兒來了，就不敢直率的說在家，便道，他到戲園子裏去了，你找他有事嗎？李三爺道，現在剛到十二點鐘，他到戲園子裏去作什麼，我要見一見他，有幾句話要說。紀大娘笑道，我還能冤你嗎？他們今天排戲哩，所以去得格外的早。李三爺道，那末，我告訴你也成。我就對你說清楚，這紀大娘先還請人家進去坐哩，這個時候決沒有拒絕人家的道理，只得讓他進去，身上可只流汗，也不知是爲了什麼事，不定見了玉音，會鬧起來，但是李三爺在外面說話，紀玉音早聽見了，他知道李三爺必是爲了錢來的，趕快就像屋子裏一縮，李三爺走到院子裏，他早藏起來了，紀大娘一看正中屋子裏沒有人，知道他已藏起，這倒心裏落下一塊石頭，李三爺跟着紀大娘，進了正中屋子裏坐下，因道，我來不是別事，就因爲你大姑娘有件事做的太不對，我向來待他不壞，他不該拿壞意待我，紀大娘道，他有什麼事得罪了你嗎？李三爺道，得罪了倒不要緊，他今天上午到我家裏去，趁着我沒醒，把我一百多

塊錢拿走了，請你告訴，叫他若果把錢拿出來，我就一筆勾消，不然的話，我一定要報區，給他仔細算一算這筆帳，紀大娘道，啊，我也一點不知道，讓我開開他看，若是玉音他拿去一定還三爺，一個也不能短少，李三爺道，好在這裏到戲園子裏也不遠，我在這兒等一會兒，你就去問一問，看他怎樣說，他若是不承認，我自有的辦法，紀大娘道，三爺，你先請回去，若是他拿了，……這李三爺的脾氣極壞，將手向桌上一拍，說道，怎樣不是他拿了，他拿我皮夾子的時候，我彷彿之間聽他說了一聲，因為要睡得厲害，所以沒理會，後來，我一醒，想起這事，你大姑娘是不見了，我皮夾子裏的錢，也不見了，我住的屋子裏，除了你女兒而外，以後有三四個鐘頭，沒有人進去，這錢不是他拿了，是誰拿了，紀大娘聽了他的話，想起紀玉音剛才買烟土，和他躲起來兩件事，就斷定李三爺所說了不冤枉，為面子關係，不好馬上就承認，現在見李三爺這樣子，也未免有些怕，便道，你別急，我問他去就是了，李三爺道，要走我就一塊去，你別冤我，在這裏老等你倒跑了，紀大娘道，那怎樣能夠，我為冤你，把家全都不要了嗎，正這兒說着，他的二姑娘紀丹梅恰巧回來了，他見母親和李三爺拌嘴似的，便問是什麼事，紀大娘不等李三爺開口，先搶着說了，紀丹梅笑道，你還在乎此嗎，為這點小事情，今天用得着生這大氣嗎，李三爺見他媚着一雙眼睛，顯出兩個小酒窩兒，只管含笑向這邊看來，一腔肚子怨氣，不由就消了一半，因道，並不是我愛惜這幾個錢，你姐姐這個事，做的太要不得了，體體面面的朋友，就借個三百二百，那都不要緊，惟有這樣暗下拿人家的，這事不是咱們應做的事，紀丹梅

道，你說的是，我姐姐這事，做的要不得，你也別和他當面，一來免得你生氣，二來也不好意思見你，請你賞他一個面子，回頭我見着他，一定把錢要了來，親自送到你府上去，你不疑心我也靠不住吧，李三爺聽不得紀丹梅這樣寬容婉轉的好說，笑道，令姐要像你這樣懂事，我就不生氣了，我就信你的話，聽你的回音，紀丹梅道，準沒有錯，今天下午五六點鐘，一定到府去奉看的，李三爺沒話可說了，站起身來便走，紀丹梅笑道，三爺是難得來的，來了就這樣走，茶也沒喝一杯，我很不過意，要不，三爺還坐會兒，好不好，李三爺笑道，那倒不必客氣，下午我在家裏候你得了，說畢，他負氣而來，竟是無氣而去了。紀玉音由屋子裏伸出一個腦袋，先望了一望，然後才走出來，紀大娘將一個食指，在臉上掐了幾掐，將臉對他一伸，說你，你好，把咱們家的臉都去盡了，沒有錢用餓死了也只好認命，怎樣去偷人家呢，紀丹梅道，事已然做了，說也無益，但不知道人家那個錢動了沒有動，紀玉音道，我已經用了十塊了，要我拿還他，我可拿不出來，紀丹梅道，我們既然答應他送錢還人，就得全送去，缺個十塊八塊的，爲事不大，依然還落一個不好名聲，紀大娘道，你倒是說得對，錢是讓他化了，這會子那兒找錢袖上去，紀丹梅道，無如何，也要把原款子湊着還人家，若是錢不夠，可以把我的行頭拿去當幾塊錢湊上，紀大娘道，那可不成，你明天用着的呢，那一件也不敢當，紀丹梅道，我自然有我的法子，保管二三天之內，就會取出來，紀大娘道，你又有什麼法子，紀丹梅臉一偏，臉先紅了，笑道，我和宋處長借幾個錢贖行頭，他還能夠說不肯嗎，紀大娘道，那倒是成，可是他不在城裏呢，紀丹梅道，今天進城來了，剛

才我看見他坐在包廂裏，我下了裝，要派人去問個信兒，他先就派人到後臺來了，說是他約了幾個人晚上在平安飯店打牌。叫我一會兒就去，紀玉音道：那我也去一個，紀丹梅道：晚上你還有戲呢，能去嗎，這兩天我勸你安靜一點的好。今天要不是我，這事可就鬧大了，你是聽到有錢得，又想去呢，紀玉音被他妹妹說破心事，倒不好說什麼，也就默然無聲，紀大娘果然依着紀丹梅的意思，把幾件首飾當了十塊錢，湊上李三爺的款子，叫他在下午送去了，到了晚上，紀丹梅依着宋處長定的時間，便到平安飯店來。這宋處長名叫漢彪，是個老當差人，而且他辦理軍需多次，手上也有幾個錢，當那承平之時，無所事事，就常常進城聽戲，無意之中，看上了紀丹梅，因此就不斷的到春明無臺來，這一天，他看紀丹梅的梅鵲鎮觸動了情緒，越是忍耐不住，便叫着包廂裏茶房過來，叫他買一點點心，搭訕着和茶房說起話，便對着紀丹梅的年歲住址。問長問短，茶房笑向隔壁包廂裏一指道：你問這位趙先生，他就能全告訴你了，宋漢彪向隔壁包廂裏一看，一箇西裝少年，獨坐在那裏，自己還沒有開口，那少年早站起來點頭，宋漢彪也點頭笑道，到我這邊來坐坐，好嗎，那趙先生聽說，果然過來了，一問起來，他叫趙文秀，乃是這戲園子股東的表兄弟，在這戲園子裏也擔任點稽查的職務，宋漢彪還沒有說出來意，趙文秀先就笑着說道：宋處長覺得這紀丹梅的戲還不錯嗎，我可以給你介紹介紹，宋漢彪忍不笑道：真的嗎？要怎樣的能和他認識呢？趙文秀笑道：容易極了，只要宋處長請他吃飯，就可以認識了。宋漢彪道：從來不認識，怎好請他吃飯呢，我真請他，他知道我是誰，趙文秀道：他不認識宋處長，他可認識我，只要我一說明，他

就會來的，宋漢彪笑道，說來說去，我倒想起一件事，你老哥怎樣會知道我姓宋，而且是一個處長，趙文秀道，我們這裏的茶房，大概都認得宋處長了，何況是我呢，宋漢彪笑道，這大概爲我常來的原故，所以許多人認識我，也要臺上那個人，也就認得我，趙文秀道，請你稍等一等，他還沒有走，讓我到後堂去問他一問看，說畢，他忽忽的就走了，不大一會兒工夫，趙文秀笑嘻嘻地走來，說道，我已和他約好了，咱們在新豐樓相會。咱們先到。他一會兒就來。宋漢彪道，戲完了再去不成嗎，趙文秀笑道，宋處長，你對於捧角這個事，真是外行，捧角的規矩，你是捧誰，誰的戲完了，你就得走。若要留下，你就是聽戲來了，不是捧他來了，你這樣花錢，他也不會領你情的，走罷。你聽着我學，準沒有錯。宋漢彪見他說得還有幾分理由，將信將疑的，便跟着他走，兩人到了新豐樓，泡了一壺茶，剛要倒了一鍾喝了，就聽見外面夥計喊道，宋處長嗎，在四號。說話之間，門簾一掀，進來一個長衣女郎，正是紀丹梅，宋漢彪却不料趙文秀有這樣大的魔力，說辦到就辦到，當時見了紀丹梅，只是張着嘴樂，一刻兒工夫，不知怎樣說好，倒是趙文秀從從容容的，從中給他們介紹，從此以後，他們就認識了，認識的時候，還不到一個月，宋漢彪已經花了好幾百塊錢，也是趙文秀給他出的主意。每逢進城，就在平安飯店開一個房間，然後叫紀丹梅來吃大菜，抽大煙，足樂一陣，這天紀丹梅到平安飯店的時候，宋漢彪另外還約着幾個朋友，一個是孫祖武，一個是吳學起，一個是孔有方，紀丹梅一進房，聞宋漢彪正和孫祖武兩對面，躺在牀上抽大煙，吳學起和孔有方坐在沙發上，拍着大腿，擺腦袋，合唱武家坡，吳學起一見紀丹梅，先迎上

前去，攬着他肘子道：「嘿，真俊。下了臺，比在臺上還要好看，紀丹梅出其不意的破一個粗黑大漢拿住了手，倒嚇了一跳。孫祖武丟了煙鎊，坐了起來，哈哈大笑道：「吳大哥總是這樣性急，人家還不認得你是誰。你就和人家鬧起玩笑來，宋漢彪也起來了，這才給紀丹梅一一介紹。吳學起道：「老宋，上次你介紹的那個小趙兒，怎麼還沒有來。他是對我說了，也給我找這一個呢。你知道他家電話，打一個電話催一催罷。他要不來，我不在這裏乾找急，我要逛胡同去了。」宋漢彪聽他這樣說，既然逼他去了，只得去打一個電話。趙文秀原曾和吳學起會過一面，見他掛一副樣子，不大好惹，若是給他介紹一個坤伶，一見之後，恐怕人家不願意，你以會面時，含糊吞棗了。並沒有誠懇給他介紹。今天宋漢彪在平安飯店開房間，就不敢來，現在宋漢彪打電話到戲院子裏一催，不來，又怕得罪了人。想弄點小差使的希望，也不免斷了，如此，只得告訴就來。掛上電話，却低頭想着，介紹那一個好呢。這電話室，正在經理室隔壁，忽聽得男女判之聲。有一個女子說道：「這樣說，是不成了，咱們再見罷，趙文秀伸頭一看時，是一個八九歲女孩子。穿了一件淡藍竹布長衫。頭上戴了一頂軟硬草帽，臉子長的倒還清秀，就穿身架高一點。這人見過沒見過的，他在大橋唱戲，還有一點小名，現在很想在大舞臺搭班呢，不過他的名字，一時記不起來，不好叫他。讓他出去了，自己開了屋後門，繞道到他前面去，兩人頂頭相遇。趙文秀不管他認識不認識，先笑着點了一個頭，那女孩子見有人招呼，也就站住了腳。趙文秀道：「瞧你這樣子，好像又沒有說妥啦，你的戲，很不錯，我是有見過的，正用得着你這樣一個花衫，可惜剛才我不在當面，我在當面，一定

給你說好，我姓趙，這裏經理是我的親戚，那女孩子聽他這樣說，便笑道，你現在還能給我來說一說嗎，我只要號碼排得後一點，什麼我都可將就，趙文秀道，那就只好辦，你瞧，你叫什麼名字，一刻我會想不起來，那女孩子笑道，我叫周美芳，趙先生記得嗎，趙文秀道，對了對了，這樣極熟的名字，我會想不起來，該打該打，周美芳笑道，趙先生真客氣，只要你和我说兩句話，我就很謝謝了，趙文秀道，要說請人說話，這裏有個人比我還有勁，可惜周老板不認得他，周美芳道，是那一位，趙文秀道，他也是我的朋友，平常老在一處談的，他可不是個平常的人，他是個處長呢，周美芳道，他是這樣一個人，我就沒法子認識，趙文秀道，怎麼沒法子，只要你有工夫和我去會他一會，就認識了，他今天正和一個姓宋的處長，在平安飯店打牌呢，周美芳道，那個宋處長就是捧紀丹梅的那個人嗎，趙文秀道，這算被你猜着了，紀丹梅現在也在那裏呢，你去不去，周美芳聽說，低了頭將竹布長衫拿了一牽，趙文秀道，周老板若是願去的話，回家去說聲兒也好，我可以在這裏等你，你雇個來回車兒很快的，周美芳見趙文秀說的話，無不合他的心意，十分歡喜當真雇了個來回車兒，回到家去，換了一套綢衣服來，他初見趙文秀，倒好像難為情，趙文秀却毫不理會，又同他雇了車，一路到平安飯店來，周美芳坐在車上，心裏就想著，這不是活該，正在為錢逼得沒法兒辦，現在若和這處長認識了，還愁什麼，不多大一會兒工夫，兩輛車，便停在平安飯店門口，趙文秀和周美芳下了車，便向飯店裏走，走到樓梯當中，趙文秀停住了，對着周美芳輕輕的說道，無論如何，你別說是我手搖扇戲的，你就說向來在戶外唱戲，現在回京來



孫班，還沒有說妥呢，周美芳笑道，我正想這樣說呢，就怕不能撒謊，所以沒跟你提，趙文秀笑道，你做開來撒謊罷，他們是不懂的，可是還有一層，你那個名字，在天橋用過沒用過，周美芳道，我在天橋出臺的時候，名字叫小玉鈴，後來在家裏學戲，就用的是現在這個名字，原是爲着天橋的名字不能用，才改的，趙文秀笑道，那就好，算是一點兒破綻也不露了，商議已好，兩個人便到宋漢彪開的房間裏來，吳學起見宋漢彪拉着紀丹梅坐在軟榻上卿卿我我的說話，急得他只爬耳撓腮，現在見趙文秀帶着一個漂亮女子進來，不由裂嘴一變，便道，嘿，小趙兒，這是你給我介紹的朋友嗎，趙文秀笑了一笑，回頭對周美芳道，這就是吳處長，周美芳心裏想着的吳處長，倒不料是這般一個長大黑漢，一見之後，未免楞住了，吳學起笑道，咱們一回見面，二回就熟啦，別害臊，請坐罷，周美芳一想，自己幹什麼來的，怕什麼，這樣一想，就對吳學起嫣然一笑，吳學起那裏見得這個，便拉着他問長問短，孫祖武笑道。嘿，吳大哥，你真不客氣，這位來了，咱們都沒有交談。你就先和他好上了，以後有這種好事，還敢請你加入嗎，吳學起笑道，我是一時大意，把你們就誤下了，於是牽着周美芳的手，一一給他介紹，紀丹梅知道周美芳是天橋的角色，很瞞他不起，只是和宋漢彪說話，不大理他，宋漢彪橫躺在牀上抽烟，紀丹梅便伏在牀沿上，拿着十幾根取燈，在煙燈邊擺字，宋漢彪笑道，這麼大人，還是淘氣，你給我燒兩個泡子罷，紀丹梅笑道，我燒泡子，很費烟弄的不好，就給燒焦了，這事我辦不好，別抽烟了，坐起來咱們談談罷，說時，在衣袋裏掏了一陣，掏出一面粉鏡，一疊粉紙，對着烟燈的光，就照着鏡子，將粉紙向臉上撲粉，

在他撲粉的時候，無意之間，粉紙裏面，忽然落下一張字紙，宋漢彪眼快，伸手便檢來一看，原來不是別物，乃是一張當票，當了什麼東西，那是不出來，當的錢，却是七兩二錢銀子。宋漢彪輕輕將他的衫袖一扯，笑道，你掉了東西了，因把當票，給他看道：這是你的嗎，紀丹梅一把搶了過來，便向袋裏一塞，笑道：怪寒蠢的，你別嚷，宋漢彪道：我看那上面的日期，是今天送去的呢，你有什麼急用，這樣等不及，紀丹梅道：我們有什麼等不及，還願意嗎，可是欠人家的，人家真等不及呢。宋漢彪道：你既然知道要和我會面的，為什麼不等着和我見面再說呢，紀丹梅道：我原知道處長會幫我的忙，可是我不好意思說，宋漢彪笑道：這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們這樣好的交情，還在乎嗎，說時，拉了紀丹梅的手，讓他把身子就過來，却對着他耳朵，輕輕說：兩句話，紀丹梅等，兩手，向懷裏一藏，對宋漢彪笑着，哧了一聲，宋漢彪就交這個調調兒，當時哈哈大笑，坐了一會，他一聲不響，掏了兩張十元的鈔票，塞在紀丹梅手裏，紀丹梅在家裏就料定了可以和宋漢彪借錢，不料自己還沒開口，人家的錢就送來了，這真是痛快極了，因此，他便專門陪着宋漢彪說話，那個周美芳也是和吳學起糾纏在一處，因就乘機向吳學起道：我是由京外回來搭班的，他們都不很大理我，你能够抽出一點工夫，再捧我一捧嗎，吳學起道：你無論那個班子裏，我都會去捧你，周美芳道：那有那麼容易，無論那個班子都能去哩，我現在想搭春明舞臺那個班子，他們排擠得很厲害，不讓我搭上呢，你能不能給我想法子，吳學起道：班子有的是，你為什麼一定要到春明舞臺去露，周美芳笑道：這自然有原因的，因為春明舞臺有的是錢，能照着數目給包彩

，而且在那裏看戲的，多半是有些身分的人，只要能搭個週年半載，自然就會紅起來，吳學起笑着將火腿一拍，卜的一聲響，笑道，這話有理。非在春明舞臺露一露不可，露！本手，人家都說好。這名聲就算打出來了。周美芳笑道，你知道這不就結了，他們這兩對人情話綿綿，趙文秀可就不敢搭腔，只是有一句，沒一句，找着孫祖武孔有方兩人說話，吳學起突然的對趙文秀笑道，小趙兒，我派你一個差事，你可願幹。趙文秀聽了這句話，真覺得十二分痛快，連忙站了起來。眯着兩眼笑道，隨便吳處長派我什麼差事，我都從命，我雖然不懂公事，在學堂裏也學過，先生也給我們講過一些公文，科員辦事總擔任的下，吳學起把頭一擺，微笑道，你別犯官迷了，那裏有這樣沒人幹剩下来的科員，讓你當去，我是派你去說合一件小事，不是叫你去當差事，你可聽清楚了。趙文秀碰了這一個大釘子，不翼喝了三斤花雕，渾身火燒一般，覺得是站着不好，坐下來也不好，孫祖武究竟是個識字的人，覺得趙文秀很難堪，便笑道，吳處長是跟你開玩笑的，也許他真有事託你，你給他辦得好好兒的，他自然就會給你差事，吳學起道，這話算我承認了，我來問你，你不是和春明舞臺的經理是親戚嗎，你給周老板幫個忙，給他來一分兒怎樣，你可別推諉，我全知道了，你們那兒的經理，是前後臺一把抓，他也能請角兒的，趙文秀這才定了一定神，把臉上的顏色，轉白了一點，也笑道，我要能說上，還不說嗎，可是我的話不靈呢，請吳處長問一問周老板就知道，依我說，莫如吳處長把經理找着當面，只要一提，事準成，吳學起道，我又不認識那個經理是張三李四，怎樣能够找他。趙文秀道，那我倒可以介紹，就說吳處長是我的朋友，要找他談一

談，他一定會見你的，吳學起笑道，嘿，我是你的朋友，可給你露臉，得，看在周美芳的情分，就那麼辦罷，咱們是那一天見面，趙文秀笑道，擇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我這就去找他來你看怎樣，吳學起走過來，用他的大巴掌，拍着趙文秀的肩膀道，好小子，這樣辦，算你有出息。這朋友算咱們交上了，趙文秀被他罵了，心裏雖然一陣難過，面子上倒也不好怎樣反對，只當好小子那三字沒有聽見，便笑道，我這就去，若是要快一點，最好借你汽車我坐一坐，就是車外邊站着的兩個聽差，也得跟了去，這樣辦，做親他不知道有什麼要緊的事，一定來得快了，吳學起道，好，我全依你，快去快來罷，總盼咐飯店裏夥計，把聽差叫來，告訴了他這話，於是趙文秀坐着站了兩名聽差的汽車，向春明舞臺而來，

### 第七十七回 頗有遺芳半宵增酒渴 言無餘隱二字失佳期

這個趙文秀的表兄王實公。這兩天是常在戲院子裏辦事。所以趙文秀來找他，是十拿九穩可以會着的，當時汽車到了戲子門口，門口站崗的巡警，也不知道來了一個什麼闊人，趕緊靠傍邊一站，及至車門一開，却是趙文秀走出來，倒出於意料以外，向來趙文秀進出，是和門口巡警要笑一笑的，這時下了車，昂着頭進大門，巡警和他笑時，他却沒有理會，走到了經理室，王實公正在寫信，擡頭一見是他，剛要說話，接上又看見他身後站着兩個掛盒子砲的人，倒不由得嚇了一跳，趙文秀先笑道，表哥，我的好朋友吳處長，現在平安飯店，剛才我是坐了他的汽車來的，這兩位就是他的下人，那裏還有宋處長，王實公聽他說了大套，却是

莫明其妙，只白瞪兩眼，望着他。他這才道：我的好朋友吳處長他有幾句話要對你說，特意來找你去談談，王實公道，那個吳處長，我又不認識他，趙文秀道，不認識他不要緊，他是我的好朋友，你和我一路去他得了，王實公道，若是有事，非我去不可，我一定去，但是你也要說出原委來，究竟有什麼事要找我，趙文秀怕王實公不去，就把吳學起要薦角的事說了一遍，只是沒有提到這角兒是誰，王實公聽了一個詳細，心裏這才放下，一塊石頭，原來是不要緊的事，依着王實公，便要坐自己的小汽車去，趙文秀道，何必呢，我們就同坐吳處長長的車去得了，回頭一看，見兩個聽差已走，便低低的笑道，坐他的車，車子外站着兩個聽差，那是多麼威風，而且車子開得飛也似的跑，坐在上面，真是痛快，說時，催着王實公就要他走，王實公被催不過，只得和他一路去，到了平安飯店，和吳學起會面，一眼就看見周美芳，恍然大悟，原來薦的就是他，吳學起笑道，王先生，這周老板，大概你也認識，王實公道，我們原是極熟的人，吳學起道，既然是極熟的人，貴園子裏怎樣不請他唱戲呢，王實公道，原有這個意思，說着，皺了一皺眉毛，因道，無奈人是早請好了的，這個時候，實在不敢加入，吳學起見他有拒絕的意思，就很不高興，臉上的顏色，由黑裏泛出一層淺紫來，眉頭一聳，眼睛一瞪，王實公見他大有不以為然的樣子，怕得罪了他，趕快說道，不過吳處長介紹的人，總要想法子的，讓我回去，和後臺商量商量看，吳學起道，不用商量了，你要回去商量的，不是爲着怕花錢嗎，這一層沒關係，該花多少錢，由我拿出來，你瞧怎麼樣，王實公笑道，那是笑話了，那有這種道理呢，吳學起道，怎麼着，你瞧我不起，說我不能花

這個錢嗎，宋漢彪怕兩人言語鬧僵了，要鬧出什麼笑話，因就對王實公道，我這位吳大哥可是說得到做得到，並不是客氣話。王先生就斟酌辦罷，王實公道，吳處長有這樣的好意，那也是很感激的，可是那樣辦，不敢當，吳學起道，你戲園裏自己捨不得花錢，人家花錢，你又不好意思，說來說去，那我薦的人，一定不給面子了，王實公道，不敢，不敢，周老板本很好，我們就打算請，有吳處長這樣一介紹，格外的要請，不過……吳學起道，別又不過的，乾脆你就算請了他，至於錢多少，我們滿不在乎，可就是要這個面子，王實公見吳學起一再的說，不在錢之多少，料想是不要多少錢，不如就此答應了，遂答道，既然吳處長這樣幫忙，我就負一些責任，算是請了周老板，至於包銀多少，讓我回去商量定了，再答復吳處長，吳學起道，你說這話，就不通，我還在平尖飯店待個十天八天，等你的回信嗎，一了百了，有什麼話當面說了就結了，王實公被他一頓硬話相撞，倒弄得不好意思，又是宋漢彪說道，王先生，你不必考慮，索性把這責任擔一下子，你當面把包銀說定了，王實公笑道兄弟在戲園子裏雖然是個經理，只有請那二三十塊錢的雜角兒，可以隨便調遣，至於好些的，總要和股東會幾個出頭的人，商量商量，吳學起道，我瞧你這樣子，也未必能出個三百二百的，若說百兒八十，那不在乎，我每月只給周老板打一場牌就準有了，你不是說二三十塊錢，能負責任嗎，現在我三十塊錢，也不要你出，只要你出二十塊錢就成了，說到這裏，回頭又對周美芳道，你別嫌錢少，我每月給你添上一百，這一百塊錢是我出，我倒不怕戲園子露臉，說時，臉又向着王實公道，你們對外可別說實話，若是我薦的人，只够二十

塊錢，可就罵苦了我了，王實公不料吳學起費這麼大力量薦一個人，僅只二十塊錢包銀，真是一場怪事。當時便答道，果然如此，兄弟就是可以負責答應，但不知周老板願意什麼時候登臺，吳學起笑道，這個我可不能作主。世上的媒人，只能給你找新媳婦，可不能給你包養小子，周美芳聽他說話，倒有些不好意思，吳學起見他沒有作聲，便道，怎麼着，你嫌錢少嗎，你放心，我答應了的錢，若不算事。我吳某人，就講信用，他這一起誓，滿屋子人都笑了，吳學起道，別笑，我這是真話，紀老板，咱們辦的這事，你可別對外人說，你一說了，周老板就怪寒蠢的，紀丹梅還未答言，吳學起又掉過頭來，對趙文秀道，你可得給他敲鼓吹，你不是要我找差事嗎，你就得把這件事，辦得好好的。我就給你設法，你聽準了，姓吳的說話，沒有失信的，趙文秀心裏是歡喜，恨不得立刻答應幾個是字，無奈當着許多人面前，不好意思說那話，只是乾笑了一陣，人家王實公問周美芳幾時登臺那一句話，始終沒有問出來，自己逆料，這未必就談得到什麼頭緒，談了一會，約着周美芳在戲園子裏再商量，告辭先走。趙文秀在平安飯店又胡混了一陣。直到只剩宋吳二處長，紀周兩老板，他才走了，他聽了吳處長可以給差事的話，就盤算了一陣，心想，要捧周美芳，論到錢，我是沒有資格。除非在報上替他鼓吹鼓吹，這影報的編輯楊杏園，和自己曾有點交情，不如去找找他看，他若肯在副張上畫出一塊地盤給我作戲評，我就可以盡量捧一捧了，但是突如其來的找人，人家不疑心嗎，趙文秀想了大半晚上的法子，居然被他得着一個主意。到了次日，便來拜訪楊杏園，因道，兩個月，我就說了，要請你去聽戲的，只因爲事情一忙，就把請客

的事忘了，昨天有兩個朋友，要我請他聽戲，我就忽然把這事想起來了，因此再也不敢躲誤，今天特來拜訪。請你自定一個日期，將來我好來奉請。楊杏園道，那是很感謝的，但是你老哥並沒有邀我聽戲，恐怕是你自己記錯了。趙文秀道，不錯，不錯，恐怕楊先生正事多，把這個約會忘了，楊杏園對於人家來請聽戲，總不能認爲是惡意，便道，這幾日很忙，沒有工夫去，怎麼辦呢。趙文秀道，若是事忙，可以晚點兒去，只聽一齣齣好戲得了，我們那兒，有一個現成的包廂，隨便什麼時候去，那兒就有位子空。只要你去，你先招呼一聲，我就給你預備一切，明天的戲，我看不大好，不來請了，後日的戲，好還不算，還有一個極美麗的角兒上臺，可以請楊先生去看看，只要楊先生說一聲好，報上再一鼓吹，那末，就是一經品題身價十倍了，楊杏園笑道，你說這話，我可不敢當，而且我的事很多，那有工夫去作戲評，趙文秀道，那不要緊，你若不嫌我的文章狗屁胡說，我就給楊先生擔任這項工作，每日送五百字到府，請你改正，楊杏園一想，他是一個皮簧研究家，很懂一些戲理，若是每日能送四五百字的戲評，倒是一筆好買賣，不可失之交臂，便笑道，若能幫我這一個大忙，我是感激不盡，要我什麼交換的條件呢。趙文秀道，盡純粹戲務，什麼條件也用不着。楊先生若一定要報酬，至多有什麼不要的舊小說書，送兩套給我看看，那就成了，楊杏園笑道，當編輯先生的人，有人送好稿子給他，猶如廚子待着人送大米一般，豈有不受之禮，你老兄有此一番好意，就請早早的把大稿賜下罷，趙文秀道，我雖願意掛門弄斧，還不知道楊先生的主張如何，我們就以後天的戲，作爲標準，一面看，一面討論，討論完了，我記起來，就



是一篇好文字了，後日之約，請你務必要到，楊杏園正有所求於他，也就答應一準去，到了那天，趙文秀幾遍電話相催，下打過一點鐘，就去了，等到周美芳上臺，唱的是女起解，楊杏園認爲很好，不覺誇贊了幾句，一會兒工夫，趙文秀離開包廂，不知道在那裏去了一趟，然後笑嘻嘻走了來，說道，楊先生，你說這周美芳不錯不是，他也認識你，楊杏園道，這是荒唐之言了，我雖然愛聽戲，却和戲子向無往來，何況他是一個新到京的坤伶，和我怎會認識，趙文秀道，這裏面，自然有一層原由，一說出來，你就明白了，楊先生同鄉裏面，有沒有和你借川資回家的，楊杏園笑道，你這話越說越奇了，周美芳難道還是我的同鄉嗎，趙文秀笑道，我不說破你不能明白，這周美芳雖不是貴同鄉，也有一個跟包的，可是你的同鄉，這同鄉姓名不傳，只叫老秋，有這個人沒有，楊杏園笑道，不錯，有這一個人，他在北京飄流得不能回南，和同鄉告盤纏動身，我略略的資助了一點，但是這事有好久了，他還沒有走嗎，趙文秀道，可不是，他現在給周美芳跟包了，他對周美芳一誇獎你，湊上我一介紹，周美芳就說，明天要到貴寓去奉看，楊杏園道，那我預先聲明，要擋駕了，並不是我不願見，我的居停，他最喜歡捧坤角，我就常勸他，坤伶再要去拜我，我未免太矛盾了。趙文秀道，既然如此，我帶你到他家裏去玩玩也好，楊杏園道，向來不認識，前去未免冒失吧，趙文秀笑道，他們本來就是抱開放主義，現在初上台，更要廣結人緣，你去，他極歡迎，一點也不冒失，楊杏園一看周美芳出臺，就覺得他很有幾分秀氣，經不得趙文秀一再鼓勵，只得答應去了，趙文秀也不等散戲，就帶着他到周美芳家來，這裏相距很近，只穿得一條

馬路就到了，這是市政公所新蓋的一帶上海式的小土庫門平房。一幢房子一個小天井，三面包圍着四間房子，兩排房子夾成一間小胡同。屋子小。人家多。乾水桶土筐破桌椅之類，都由門裏擠到胡同裏來，走過一條小胡同，拐灣的地方，有個窄門兒，半開半掩着，門框上貼一張小紅紙條，寫着尙寓兩個字，又有一塊小白木板，寫着李寓兩個字。趙文秀道：「這就是了，上前將門環敲了兩下，正面屋子伸出一張白面孔來，見人就一笑。他正是周美芳，馬上對趙文秀點了一點頭，又叫了一聲老秋，那老秋向外一闖。看見楊杏園，連忙說道：「周老板，這就是楊先生。周美芳直迎了出來，讓他屋子裏坐。楊杏園看那屋子裏正中有一張光腿桌子，桌子下堆了一堆煤球，又是大半口袋白麵。四圍亂放着幾張不成對的椅子，牆上掛了一張麵粉公司月份牌美女畫，還有幾張富貴有餘的春畫，就別無所有了。所幸倒還乾淨。可以坐下，楊杏園萬不料美人所居，是這等簡單，不免有些驚異的樣子。倒是周美芳看出來了，笑道：「我們這屋子實在髒，可真不能招待貴客，怎麼辦呢？趙文秀道：「不要緊的，讓你拿了大包銀，賃了大屋子，再來請我們喝酒得了。老秋搓着兩手，站在屋門口，笑道：「我們這兒周奶奶，正要請趙先生，可是他又剛剛出去了，周美芳道：「何必還要他在家呢，便對楊杏園笑道：「就在這街口上，新開了一家江蘇館子。我請二位，到那裏吃一點點心去，你二位要是賞這個面子，就請同去，不賞這面子，我也不敢撈請，趙文秀笑道：「去的去的，我就不客氣，楊杏園一想，推辭就太俗了，回頭接過來會東得了，也默認了去，周美芳聽說，便換了一件月白綢衫，和他倆一路到江蘇館子裏來，三人找了一個雅座，解人意思的夥計，早把門簾放

下來，周美芳含着笑容，指着上面對楊杏園道，你坐這兒，說時，趙文秀已和他坐在兩邊，只空了上面，楊杏園要讓也沒法可讓。便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就坐下了。周美芳和夥計要了菜牌子，笑着交給趙文秀道，趙先生，請你代表，我可不會寫字，趙文秀道，你不是說吃點心嗎，周美芳道，不，我請你二位喝一盅，來兩樣兒菜罷。楊杏園有心要作東，就不辭謝，趙文秀和周美芳更熟，越不推辭，就要了筆墨，開了菜單，周美芳問楊杏園道，你喝什麼酒，楊杏園道，我不會喝酒，他說話時，手本在抓桌上的瓜子，周美芳却把手心按住楊杏園的手背，瞅着一笑道，總得喝一點，他一笑時，兩腮微微的有兩個小酒窩兒一暈，楊杏園手背一陣熱。覺得有一種奇異的感觸。他便笑道，一定要我喝，我就能喝一點黃酒。趙文秀道，這就好，這裏正陳紹興呢，說定了，就先要了半斤黃酒。菜單交下去，不多大一會兒，酒菜都來了，周美芳接過小錫酒壺。提着壺梁兒，伸着雪白的胳膊，就向楊杏園大酒鍾子裏斟上，楊杏園來不及舉杯相接，只把兩隻手扶着杯子，連說好好。斟完之後。趙文秀倒是不客氣，已經端起杯子，架空等候了，周美芳給他斟上，自己也斟上了大半杯，周美芳笑着說了一聲沒菜，就端起杯子，向楊杏園舉了一舉，楊杏園也笑了一笑，舉着杯子喝了，從此以後，周美芳一端杯子，就向楊杏園舉一舉，笑着一定要他喝酒，楊杏園却情不過，接連喝了三大杯，周美芳看他喝乾了，伸着壺過來，又給他斟酒，楊杏園笑道，周老板，不要客氣了，我的量小，實在不能喝了，周美芳手上提着酒壺的高梁，懸在半空，不肯拿回去，笑道，你不接着，我可拿不回來，楊杏園却情不過，又喝了一杯，於是把一隻手蓋着酒杯，向裏裏

藏，對周美芳笑道，實在不能喝了，我是向來沒有酒量的，回家路很不少，若是醉了，很不方便，周美芳一笑，兩個酒窩，又是一動，便道，得，再喝個半杯，這就來飯，你看怎樣，楊杏園道，若只是半杯，那還勉強，說着，將杯子伸出去接酒，不料周美芳趁着這個機會，把酒盞對着楊杏園的杯子，拚命一傾，楊杏園笑着把酒杯向懷裏一藏，酒杯子裏酒一盪漾，溢了出來，便把胸面前的衣服，潑濕了一塊。周美芳笑着身子向回一縮，說道，我這人不知怎樣辦的，斟酒也不會，說着，便在身上掏出一方手絹，走了過來，俯着身軀，給他揩胸前的酒痕，楊杏園接住手絹，自己拂幾拂，周美芳連說對不住，楊杏園笑道，是南方人老說的話，周老板怎麼也學會了，周美芳笑道，這也是聽來的，說的不對嗎，楊杏園笑道，極對，但是你這樣客氣，還要說對不住，那也太難了，帶說着，可就代酒杯子送到旁邊桌上去，趙文秀笑着對周美芳道，你就別敬酒罷，你再要敬酒，楊先生非逃席不可了，周美芳回頭一看楊杏園，果然面上紅紅的，大有醉意，也就不再勸酒了，楊杏園向來不肯努力喝酒，也就沒有醉過，這種黃酒，進口並不覺得厲害，不料喝下去一會兒，酒在肚裏發作起來，便覺頭腦有些昏沉沉的，平常很愛吃的菜，這時吃起來，却又是一種口味，勉強要了半碗涼稀飯喝了，心裏才覺舒服一點，於是便悄悄的掏出一張五元鈔票，交給夥計，叫他去算帳，一會兒夥計將帳單和找的錢一路送來，楊杏園笑道，帳已會過了，周美芳一見，笑着只說使不得，但是錢已交櫃，也就只好算了，笑道，過一天再請罷，那趙文秀倒是老實，將上的菜湯，陸陸續續，舀着向飯碗一淘，更把湯汁將飯一拌，唏哩呼嚕，連菜夾飯，自吃他的，楊杏

園總覺心裏有些亂，生怕鬧起酒來，在人當面吐了，很不像樣子，因此和周美芳敷衍了兩句，便告辭先回家，回到家裏，趕緊叫聽差泡一壺濃茶來，一面喝茶，一面出神，想到周美芳人很清秀，淪落到以色列相示人，還要用酒食來聯絡人，可見世上吃飯之難，但是這樣殷勤招待，也就難得了，想着，一直把一壺茶喝完，還是口渴，這個時候，酒意兀自濃厚，楊杏園便點了一隻安息香，插在銅爐裏。坐住定了一定神，看見桌上橫着一枝自來水筆，因為筆頭沒有套起來，偶然將筆拈起，就拿桌上練習英文的橫格厚紙，用筆寫着玩，也不知道頃刻之間，怎麼會記起兩句唐詩，便寫道：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寫到這裏，又記不起來了，把紙一推，把筆套起，站立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不覺大有睡意，因招呼聽差，有了開水，把茶還湖上，便拿了一本書，坐在沙發椅上看書，再等茶喝，先看半頁書，還能了解書上的話，看過半頁以後，就不知道書上說些什麼，漸漸坐在這兒幹什麼的，也都忘了，及至睜眼一看，屋子裏電燈，光爛奪目，窗戶裏吹進晚風來，撲在人身，有點涼陰陰地。除了窗子外牆脚下，有幾個小蟲，唧唧喳喳叫着外，其餘並沒有一點聲音，向窗子外看時，天黑如漆，只能看見對面一點屋脊影子，暗沉沉的，原來夜色已深，人全睡了，坐着靜靜一想，我怎麼會靠着這裏睡着了，就在這個時候，微微的有一陣酒氣，夾着花香，在若有若無之間，隱約可聞，想道，我真是醉了，怎樣睡了這久，還是有這種酒的幻象，於是靜靜的注意了半天，看這花香酒氣究竟是從那裏來的，聞了一會兒，忽然大笑起來，原來酒氣，不是由那裏來的，正是自己口裏呼出來的氣，自己靜靜的存

這兒坐着，就會聞到這種氣味，心想：這正是所謂芳留齒頰間了，這一場酒東，雖然是自己出錢，可是周美芳的厚意，也覺可感，坐着想了一會，因為喉嚨裏依然十分乾燥，又把一盞水壺開水，全倒出來，傾到茶壺裏，正要找杯茶喝，只見桌上一張白紙，蓋了一樣東西，紙上寫着有一行字道：何事痛快，使兄爛醉如泥。來時好夢正酣，不敢驚動，特買黃柑一盤，置兄案上，以備不時之需。月斜風定，城上三更，斷夢初回，餘醒何在。揭紙乍觀此物。得毋得驚喜互半乎？一笑。劍塵碧霞同白。楊杏園看那茶盤子裏，果擺陳列着八個黃柑。而且自己那把裁紙刀，也擦得乾淨雪白，放在一邊。他正在口渴，又想吃那物之際，遇到這種東西，極是合意，用刀子切着黃柑，一口氣就吃了三個，吃到四個頭，才覺口渴好一點了，吃了一頓黃柑，方才上牀展被而睡。到了次日醒來的時候，已是上午九點鐘了，披衣起牀，只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還有幾相片。看那信是史料蓮的筆跡，拆開看時，只寥寥幾句話，說是冬青姊有兩張全家影片存在敝處，囑將其一，交與先生，以便與貴處所留李伯母相片，一併寄交青姊。收到此片，請回一信以免懸念。此外並沒有提到別的什麼。楊杏園也明知雙方有一層細細的關係，蹤跡已疏，他當然不好在信上說什麼了，當時楊杏園毫不躊躇，順便就把桌上的英文格子紙，寫了一封回信，不過是說相片業已收到，那以面，自己曾在昨天晚上寫了幾個字，却沒有留意，忽忽的便封好，讓人拿去寄了，昨日既玩了半天，今日又起來得遲了，這工作自然緊擠到一處。就要忙起來，因離房門也不會出，極力的做稿編稿，到了下午兩點鐘，把各事才算辦理完畢。四五個鐘頭，不會停筆。這人也十分疲倦，便在外屋子裏沙

發上，半坐半躺的靠着，直靜坐了半個鐘頭，也不曾動一下，忽聽外面院子裏有人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傷了酒嗎，又病了，又一個，非關病酒，不是悲秋，聽那聲音，先一個是何劍塵，後一個是吳碧波，楊杏園便假裝睡熟，並不理他，他二人進來，一直就奔裏屋，何劍塵道，怎麼沒有人，吳碧波道，雖去不遠，你不看見桌上的稿子，堆着沒理，墨盒子也沒蓋，何劍塵道，我們給他鬧個玩笑，把這稿子收起來，回頭他回來了，你看他技能，吳碧波道，最妙是把稿子收起來，另外弄幾張紙燒了灰，放在地板上，就說把……說到一個把字，只見楊杏園正睡在外面屋子裏，笑道，我們還打壞主意呢，主意還沒有想好，人家全知道了，你聽，他不睡在外面，楊杏園依然不理，只是裝睡，何吳却都走了過來，連連叫道，醒一醒，來了客了，何劍塵道，看這樣子，怕叫不醒，大概他太辛苦了，楊杏園笑着站起來道，不要白心痛我了，還打算要下毒手燒我的稿子呢，何劍塵笑道，我的主意，只是收起你的稿子就算了，還沒有要燒紙來嚇你，這個毒主意是碧波出的，吳碧波道，他快活了，我們應當要嚇他一嚇，楊杏園道，我什麼事太快活了，覺是人人有得睡的，這也算快活嗎，吳碧波笑道，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面色嬌如花，楊杏園道，啊，就是爲這個嗎，不錯，彷彿昨天晚上把這十四個字，寫在什麼地方來看，你怎麼看見了，吳碧波道，你吃了我們留下的密柑沒有，楊杏園道，吃了，謝謝，吳碧波道，我們就爲了你那十四個字，才買密柑給你吃的，今天我們要來問問你，你醉的是那一個人家，好不要撒謊，楊杏園道，這是很公開的事，我爲什麼撒謊，就把昨天下午聽戲，以及周美

## 春明外史

芳請吃飯，自己會東的話全說一遍，何劍塵道，幸而是你會的東，要是他會東，你又够麻煩的了，楊杏園道，那爲什麼，何劍塵道，吃了人家的口軟，拿了人家的手軟，這是兩句老話，你有什麼不明白的，周美芳和你有什麼大交情，怎能一見面就請你吃飯，楊杏園道，這一層，我早已明白，無非是要我們在報上替他來鼓吹鼓吹，他是一個初出山的人，偶然揄揚一二，這也是栽培脂粉的意思，有什麼不可以，吳碧波道，你這話簡直就是給他鼓吹，怪不得在社會上辦事，第一件就是要請客，請客，難怪有這樣的好處，其實那種人物，倒也罷了，楊杏園道，現在不是社交公開的時代嗎，男子可以請女子，女子也可以請男子，爲什麼坤伶請客，就不能到呢，何劍塵道，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說，以爲坤伶之聯絡報館裏先生，無非是想報館先生給他鼓吹鼓吹，吃了以後，還是鼓吹還是不鼓吹呢，若是不鼓吹，你對不住人家，若是鼓吹，你願意捧角嗎，楊杏園道，你這話也顧慮得是，但是坤伶的藝術，果然不錯，我們也該獎勵幾句，不能因爲有捧角的嫌疑，遇到坤伶就罵，何劍塵道，我並沒說坤伶該罵，但是周美芳的藝術，你也未曾看見，你何以說應該獎勵幾句，楊杏園笑道，你二位不辭辛苦而來，就爲的是要駁這一件事嗎，何劍塵道，不辭辛苦而來，這被你猜着了，至於干涉你捧角，那倒不是，我們負有很重要的使命，要和你談談，你能不能容納，楊杏園道，我並不知道你商量什麼事，我怎能先容納你的要求，設若你要砍我的腦袋呢，我也糊裏糊塗先答應下來嗎，吳碧波笑道，雖不至於要砍你的腦袋，但是這件事說了出來，有相當的麻煩，楊杏園一聽他兩人的話音，又看了看他兩人的臉色，就明白這事十之八九，却依然裝爲不知道，笑道



，既然這樣說，我越發要你們說得詳詳細細的了，吳碧波望着何劍塵微笑道，你別怕，何劍塵微笑了一笑，且不說話，對楊杏園的面孔凝視着，楊杏園道，這爲什麼，有話只管一說啊，何劍塵道，說我自然說，我聲明一句，大家實事求是的說話，不許唱高調，楊杏園道，這樣就好，我最怕的是唱高調呢，請說罷，何劍塵笑着，凝了一凝神，然後說道，你是一個聰明人，我們這樣鄭而重之的說起，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我們來談的，並不是別事，就是你本人的婚姻問題，說到這裏，楊杏園身子坐在椅子上微微一起，就有要說話的樣子，何劍塵將手一伸，連擺了幾擺，說道，且慢且慢，你讓我說完，照說，你的婚姻大事，當然無我們插嘴之餘地，不過我們受了人家的重託，既然有話，也不能不對你說，吳碧波笑道，你且聽清楚了這話，這是明白交代，不要當是一個虛帽子，何劍塵道，不要和他開玩笑罷，這樣一來，他越發不注意我們的話了，杏園，我想你自己的事，你是有一番打算，可是到了推車抵壁的時候，你就得自己轉灣，不能一定要衝過壁子去，前天那位方老先生特意請我兩個人吃飯，說是密斯李有萬不得已的苦衷，不能和你的感情，再進一步，而且這類苦衷，你也完全知道，對於李女士這類態度，十分諒解，因爲這樣，李女士很不願因爲他個人的關係，就誤了你的婚姻，所以他就，薦賢自代，至於這位史女士呢，我們見面很少，不能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是就外表看來，也是一個聰明俊秀的人物，不過因爲年齡的關係，較爲活潑，不能像李女士那樣極端的幽靜，楊杏園道，你二位不用提了，你們所要說的話，我全知道，我這事不但要二位來勸我，就是我自己，也時時刻刻勸我自己，不過我現在感到婚姻這件事，與

其帶些勉强的意思，不如無有，絕不是對人問題，我是實說了罷，現在已計畫定了，秋後回南去，一度省視老母，然後再談這一件事，在我未回南以前暫且不提，吳碧波道，你既然說得這樣堅決，你會了伯母以後，要不要去找李女士呢，府上和琵琶亭畔，只一衣帶水之隔，前途是很便利的，楊杏園道，我雖願意前去，他若不見我，我又怎麼辦呢，所以這個主意，我現在還沒有拿定，何劍塵道，你也不用提了，你所要說的，我全知道，你的意思，無非要和李女士當面解決這個困難問題，在未和李女士面談以前你不能拿定宗旨，所以對於任何人來說婚姻事件，你是不能接受的，對與不對，碧波，算了，我們空計畫了一陣子，讓他這樣說，我們的話，是沒法可以入耳的，不必說了罷，我託你請褒揚的那一件事，到很要緊，還是去辦那一件事罷，吳碧波笑道，這是你們新聞記者所常用的話，就這樣急轉直下的，把這一個問題揭了過去嗎，何劍塵道，不急轉直下怎麼辦，還要不識時務，老和他談不入耳之言不成，楊杏園道，你這全是罵我的話，我是主意打定了，不但今生不望褒揚，就是定我及年不婚的大罪，我也願意承何當劍塵道，胡說，我說請褒揚是一件真事，楊杏園道，是誰請褒揚，怎麼要經碧波的手，你不會直接去辦嗎，吳碧波笑道，我現在是專門做這種生意，到處兜攬，你路上有人請褒揚沒有，我可以包請，極快，兩個星期，準可以下來，楊杏園笑道，我看不出碧波，得了一度掛名差事的便宜，就這樣官僚化起來，碧波道，你以為這是什麼鳥七八糟的事嗎，這是極公開的買賣呢，現在內務部是不發薪水，每個人倒存着百十元的代用券，這種代用券，貼在大街上，讓人檢起來，還有一彎腰之勢，不過在本部有一層好處，若

拿這個代用券去請褒揚，一塊錢當一塊錢用，不折不扣，所以有人到部裏去請褒揚，現錢就會由經手的人落下，給你繳上代用券，請褒揚的人，沒有什麼損失，他一轉手之間可就耗廢紙換了現錢用了，這種事情，只有主管司科的人得着，旁人豈能不眼紅，因之部裏索性公開起來，無論是誰，只要是本部的人都可以介紹請褒揚，主管的人，和介紹的人，另訂一種調劑的辦法，這一來，他們就四處打聽，有人請褒揚沒有，只要你肯請，阿貓阿狗，都可以辦，而且另訂幾個優待條件，可以照章程上的價目，打折扣繳款，並且可以指定日子完事，不像從前，平常請褒揚，拖了整年的工夫才能發表。楊杏園道，這倒有趣，是打幾扣呢，吳碧波道，這就早晚市價不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楊杏園道，你並不是內務部的人，你爲什麼倒要出來兜攬這件事情哩，吳碧波道，這我自自緣故在其中，我有一個親戚，在那邊辦事，窮的不得，他自己上了幾歲年紀，懶在外面兜攬，却把那事拜託了我，我想一個兩個人，那是有限的事情，我就和劍塵約起來，各人分頭寫信到兩方去，問有要辦的沒有，說明了，只要來請，準可辦到，不料成績很好，在一個月工夫裏，我們兩人湊起了十幾位請褒揚的，有幾百塊錢的買賣，我想和敵親商量，併案辦理，代用券換下來的現金，就三三十一，各人分一點，留得看電影吃小館，這種事，一方面救濟了災官，一方面又替人請了掙揚，一功而兩得，雖然從中掙幾個手續費，也不能算是造孽錢吧，楊杏園笑道，掙錢的人，他都有要掙錢的理由，不過像你二人，還少這幾個錢用嗎我覺得你們這樣辦，未免細大不捐了，何劍塵笑道，不勞而獲的錢，又管他多少呢，你等着罷，將來我得了錢，可以

請你吃飯。楊杏園笑道。我是貪泉勿飲，請你不必作這個人情罷。何劍塵道。這樣說，我們可以從今天起，畫地絕交。因為我還是個貪人呢。吳碧波笑道。你別忙，你看有了錢，請他吃小館子，他去是不去，劍塵，你在這兒等一等，我到敝親衙門裏去一趟，若是他有相當的答覆，今天晚上，我們就先吃一頓，說時，拿着帽子在手，站起身來就要走，何劍塵道。好，你快走罷，我靜等看你的好音，吳碧波聽了他的話，當真笑着去了。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衙容騷客集 二椽老屋酒蕪古人傳

這個時候，在下午三點鐘，正是衙門裏當值的時候，吳碧波的親戚，梁子誠是一個老部員，除了上衙門，也沒有別的事情，他是天天必到的，吳碧波要找他，到衙門來找，比到他家裏去找，還要準些，所以毫不躊躇，一直找到部裏來，到了他這一科，隔着玻璃窗戶一看，只見俯在一張桌子上，有一個二十來歲的人，戴着大框眼鏡，拿着筆，文不加點的寫下去，好像在擬什麼稿子，仔細看時，並不是擬稿，是將一張報，疊了放在面前，對於報上一篇什麼文字，在那裏圈點，口裏念着，頭是擺着，好像很有趣，這鄰近一張桌上，有兩個人，對坐在那裏談話，一個笑道，今天我得早些下衙門，東安市場，有一個飯局，又一個說道，是誰請客，那個道，是同鄉一個姓吳的，在劉省長那裏當機要秘書，那回劉省長出京，他是再三要我走，可惜我沒有跟了去，不然，現在也抖起來了，這個道，我這兩天的口福也不壞，明天上午有一個飯，他們說到這裏，回頭一看見吳碧波在窗外，便道，子誠子誠，有人找你

的來了，梁子誠正伏在桌上打盹。聽見有人叫他，連忙將頭向上一擡，那枕着手的半邊臉，腫得紅紅的，而且被衣服摺印了兩道直痕，嘴上的口水，直望下淋，他伸了一個懶腰，又哎呀了一聲，那兩個人都笑道，好睡好睡，梁子誠揉着眼睛，笑道，科長呢，下衙門了呢，一個人道，今天總次長沒來，他坐了一會子也就走了，又一個向窗外一擺頭，笑道，沒有走，到對過打詩條子去了，說這話時，吳碧波早已走了進來，梁子誠笑道，你才來，我正等得不耐煩了，吳碧波道，這是怪話了，你辦你的公，我來遲來早，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梁子誠道，我要知道對過打詩條子，我早就過去趕熱鬧去了，還等你嗎，說到這裏，和吳碧波丟了一個眼色說道，晚上你到我家裏去一趨罷，吳碧波道，那就更好，那裏打詩條子，你引我先去看看，梁子誠道，不大便能，引了一個生人去，他們要見怪的，吳碧波道，他們也不會知道我不是部裏人，關起門來，都是一家，誰還瞞得了誰嗎，梁子誠道，就怕科長在那裏，他認得你，其餘的人，倒是不要緊，吳碧波道，科長若在那裏，我不停留，馬上走開得了，梁子誠也是急於要去看，就不再問，取了一根烟捲，燃着吸，背着手對吳碧波道走，我們瞧瞧去，這對面屋子，和這邊隔一個院子，也是一科，和這邊的情形，正差不多，梁子誠口裏抽着烟捲，背了手慢慢的走過來，到了這時，先隔着窗戶，向裏面看了一眼，果然各人桌上，都乾乾淨淨，墨盒也蓋上了，筆也插好了，不見放着一件公事紙，倒有一張桌上，兩個人在那裏下象棋，其餘的人，便擁在西邊犄角上，梁子誠吳碧波一路走了進去，一直就奔西邊桌上，果然七八個人，圍住一張桌子，正位上坐着一個人，口裏啣着一根假琥珀烟嘴，向上一瞞

着，身子向後一仰，靠在椅子背上，靜望着衆人微笑，桌上有一個印着官署銜的信封，正中却用墨筆寫了四個字。乃是鈎心鬪角，信封做着口。套了一疊字條，露着大半在外，乃是用部裏公用信箋，裁開來的，面上那張字條，寫着風風雨雨落花時，一句詩，五六兩個字，沒有寫出，書兩個圈來替代，這句詩一邊，寫着暮春，落花，太平，勸農，嫩寒，一共十個字，是每兩個字作一組，這就是讓人猜的了，梁子誠一見，便笑道，噲，今天學海兄的寶官，一定不弱，文學海道，湊湊趣罷了，子誠兄何妨也試一試，梁子誠挨身向前，靠住桌子，口裏便哼々的吟道，風風雨雨暮春時，風風雨雨落花時，好，落花時好，說時，又擡了一擡頭，在他身邊，站着一個老頭子，用手摸着鬚子笑道，不然吧，據我看，應該是太平時好，五風十雨，爲堯天舜日之時，風風雨雨，就是風吹得不大不小，雨下得不多不少，這豈不是太平之時，風風雨雨太平時，好，很是涵蓄，我就押太平這兩個字。又有一個酒精鼻子小鬚子的人，笑道，這樣說來，勸農時更好了，風調雨順，天時順利，豈不是勸農之時嗎，先那個鬚子點點頭道，學會兄這一猜也很有理，當時你一句我一句，就亂七八糟，亂評了一頓，吳碧波聽了，覺得都不大對勁兒，這時，却有一個人笑着說道，無論如何，風風雨雨嫩寒時是對的，不是這樣，這詩的價值，也要減除一半了，說着，在身上掏了一塊現洋出來，拍的一聲，向桌上一扔，却用兩個指頭，將洋錢按住，笑道，我押定嫩寒兩個字了，學海兄，你讓我押這多的錢嗎，文學海道，我們都是好玩，並不是賭錢何必下那大的注子，呂端明兄，少押一點，留着慢慢的玩罷，呂端明見文學海一定不讓他下許多錢的注，便猜死了，這時條

日，一定隱着嫩寒兩個字，便道，這就下一半的注語，文學海道，大家都是三毛兩毛的，日的都只在取樂，併幾個錢，好買東西吃吃，惟有你這個人特別，偏要幹大的，我現在可聲明，只有一回，下不爲例，呂端明笑道，別廢話了，你開詩條子罷，我猜就是我中了，說到這裏，大家都已下了注，呂端明也是非下嫩寒兩個字不可，多少錢，都不在乎，無非是現一現自己的手腕，文學海看各人的款子都押定了，便抽出詩條來，大家看詩，却是落花兩個字，呂端明一團高興，以爲文學海心虛，見自己押中了，所以不讓下那許多錢，誰知道他偏偏不是的呢，這也怪了，當時便問道，學海兄，你既然看到我所猜的不對，爲什麼不讓我押了，你好收錢呢，文學海道，我爲人不圖眼前便宜的，贏了你的錢，你還要押的，這個例就是由我而破了，我又何必呢。吳碧波心裏想道，怎麼都是些窮酸，很風雅的事，這樣一鬧，就無味了，梁子誠却站在那裏，不住的點頭，口裏說道，我就猜這風風雨雨之下，應該是落花時，風風雨雨，不見落花之時，是什麼之時呢，說時，把腦袋畫圈兒搖着，十分得意，在這個時候，文學海揭過去一個詩條，上面一張，乃是人與黃花瘦一秋，旁邊註比，與，共，似，愛，五個字，這一下子，大家的議論又出來了，那個酒糟鼻子道，這句詩是很熟的，麩捲西風，人比黃花瘦，誰不知道，梁子誠道，那是兩句詞，分作九個字，那樣念好聽，現在七個字併攏一處，用比字不妥當，說時，比着兩手，在屋子踱來踱去，却不住搖頭念道，人與黃花瘦一秋呀，人愛黃花瘦一秋呀，共字好，人共黃花瘦一秋罷，說到這裏，猛一擡頭，笑道劉科長來了，大家昂頭一看，果然，見劉科長從外面進來劉科長笑道，你們下象棋打詩條

子，我倒是不反對，不過你們要斯文些才好，這樣議論紛紜，鬧得裏外皆知，却不大好，大家聽見科長說，望着他笑笑，科長也不說什麼，在身上取出一隻眼鏡盒子，拿出一副大框眼鏡，就向鼻梁上一架，於是坐在公事桌去，拿了一份報，映着陽光來看，吳碧波對梁子誠輕輕的說道，倒是好好先生，大有無爲而治之勢，梁子誠笑道，實在也沒有事可辦，他不讓科裏的人，找一點事消遣，大家怎樣坐得住呢，作官上衙門，無非是這麼一回事，吳碧波笑道，國家造了這大一個衙門，又花了許多薪水，專門養活你們這班人，來消磨光陰嗎，梁子誠連連搖手，叫吳碧波不要說，免得大家聽見了，吳碧波一回頭時，見一羣人後面，有一張小桌子，有一個人獨坐在那裏，比較沉靜，心想，這個人到也是鐵中錚錚的一個，但是他也執着筆，好像在寫什麼似的，不定也是在圈點報紙呢，因慢慢的遶到那人身後，看他寫些什麼，只見他面前鋪着一張紙，正在那裏一行一行的寫着，文前面寫了一個題目，乃是花城一夕記，後面隨寫了幾行小題目，乃是李紅寶多病多愁，史香雲有情有義，走花街笑逢玉老騷，遇柳城巧遇張小脚，文下署名是怡紅公子，再看那正文是，

星期六之夜，兩窗寂寞，甚覺無聊乃電約雙八九二長弓口天諸君，作八埠之遊，先至蓮香部畫到，訪紅寶校書，校書雖爲北地胭脂，面似梨花，身如楊柳，蓮步盈盈，纖腰楚楚，真個是多愁多病，令人魂消，月裏嫦娥，不過如是，而校書九二之心頭肉也，

吳碧波看到這裏，那人猛一擡頭，見着個平有些不好意思，便將稿子紙一翻，把字覆在桌上



，將白紙朝窗外，吳碧波也覺自己冒失一點，便掉過臉去，再看桌上打詩條子，一直看了半點鐘，忽然想起何劍塵還等着回信，便別了梁子誠回去，梁子誠一直送出重門，輕輕的對他說道，晚上我在家裏候你得了，我還等着錢用，最好是快一點進行，吳碧波道，這又不是作買賣，可以想法子拉攏，這是國家獎勵人民的事，梁子誠連連說道，得了，得了，不要說官話罷，過兩天，我請你吃小館子報答你這一番盛情，那還不成嗎，吳碧波道，你既然請客，我就不用客氣，是那一天，請你說明，我也有個指望，梁子誠笑道，你真是厲害，一點也不饒人，就是明天下午罷，至於什麼地點，由你和那位何先生商議好了，我們晚上再定，你看以為如何，吳碧波道，天氣熱，我們上公園逛去，惟有那樣吃才能够痛快，梁子誠點頭道，好，就是這樣辦，可是你也要把事情湊成功，才好意思去吃我的哩，吳碧波一笑而去，到了楊杏園這裏，何劍塵和他，買了一大包蟹殼黃燒餅，在那裏一面閒談，一面喝茶吃着，吳碧波一看，就連挑了兩個蔥油椒鹽的吃了，笑道，這種燒餅，在上海的時候是很容易有得吃，北京城裏，却很稀奇，只有南城，八大胡同裏，有兩三處有得賣，我們住在東城的人，很不容易碰着了，何劍塵道，胡同裏的江蘇人多，他們是專做燒餅給江蘇人吃的，他要到內城去，到那裏去找這種吃燒餅的知音，楊杏園笑道，不是我說句刻薄話，自從北京有了兩班子以後，對於南北人情風俗，他們倒是溝通不少，吳碧波道，何以見得，就在這蟹殼黃燒餅上，能看出若干嗎，楊杏園笑道，可不是，現在有許多北方人吃了蟹殼黃之後，覺得酥香美，遠在北方燒餅硬厚糊淡之上，於是他常常派人到胡同裏買蟹殼黃吃，還嫌不

是一證，其他如拆爛污措油種種名詞，也是由胡同裏傳出的，南班子能溝通南北人情風俗，於是大可見了，吳碧波道：「我也知道他們此處販的南貨，全是稻香村販來的，就靠他那一口蘇腔，引起人家同鄉之念來賣錢罷了，何劍塵道：「說你倒不肯信，有一個賣南菜，發了幾萬銀子財哩，吳碧波楊杏園都不肯信，何劍塵道：「怎麼沒有，而且這個人的生意，還在做呢，這個人叫王阿六，是上海人，一個大字也不識，他不知道怎樣到北京來了，無以為生，就挑了一擔南貨，到南邊人家去賣，他走的人家，和別人不同。別人挑了南貨是到大宅門裏去賣，他挑了南貨，却到南方姑娘小房子裏去瞎闖。無論人家買不買，他總說了一頓閒話再走，因此這些老鴇和龜奴，他認識的實在不少，熟習了，生意自然也不壞，後來他翻然改計不幹這生意，却花了一大筆運動費，在津滬海輪上，弄了一名茶房當着，靠着他在北京南班子裏人很熟，就常替他們向上海帶東西，北京的南班子，和上海的長三班子多是有關係的，東西帶來帶去，無非是班子堂子之間，日子一久，上海長三班子，他又認識人不少了，這一來，南北跑的姑娘，沒有人不知道王阿六，來往坐船，也非等王阿六這條船不可，甚至有些，老鴇子不能親送姑娘，簡直就送王阿六多少錢，請他包接包送，連北京到天津這一段火車，王阿六都代為照應，因為這樣子，他另請一個人替他茶房的職務，自己却北京上海兩頭跑，帶販私貨，帶為姑娘解款項珍寶。總而言之，京滬之間，窩子裏的事，他無所不辦，無往不弄錢，楊杏園道：「我彷彿聽見有個姓王的茶房，在北京蓋了兩幢房子，就是他嗎？何劍塵道：「對了，就是他，蓋的兩幢房子，也是離不了吃窩子，於是貸給窩子裏的人住，據

人說，他手上大概有兩萬多了。作一個茶房，能掙到兩三萬，我們衣冠楚楚之士，得不了他十分之一，說來，豈不令人愧煞，楊杏園道，茶房掙兩三萬，你就覺得多嗎，我聽說，國克玉家裏有一個聽差，家私快到十萬了。那不讓我們聽了。要恨無地縫可鑽嗎，吳碧波道，你兩個人說的，還不算奇，我倒知道一個最妙的財主不知道你二位，有銀行界的朋友沒有，若是有，應該知道銀行界裏有一個甄廚子，說話時，茶几上一大包蟹殼黃，已經吃完，只剩一個椒鹽的，楊杏園是坐着，吳碧波是站着，不約而同的，兩個人都伸手來拿這個燒餅，楊杏園坐得近，就先拿到了，因笑道，我倒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名人，真是枉為新聞記者，你既知道，我很願聞其詳，這個燒餅，我就算是報酬罷，說時，就站了起來，把這個燒餅塞在吳碧波手上，吳碧波也就接着，笑道，這要加點作料做一篇稿子，投到上海各報去登，準可以弄個塊兒八毛的稿費，還不止一個燒餅吃着的價值呢，說着，用兩個指頭拈了燒餅吃着，楊杏園聽他將燒餅吃完，笑道，不管酬金多少，你既然無法退還，當然要給我們新聞了，吳碧波笑道，實在我說的高興，你就不行賄賂，我也是要說的，你又何必多送一個燒餅給我吃呢，我這就告訴你罷，這個甄廚子，他向來是在大華銀行包廚的行裏有上百行員，都是由他開上等火食，他們可放着正餐飯不吃，每人又湊出十塊錢，另辦火食吃，他們總裁的火食，每席是十二塊錢，總裁一高興，也許不要現成的，另外開了菜單子去辦，你想，要辦的不必辦，却又來辦菜可以掙錢掙這樣雙陪的進款，豈有不發財之理，而銀行裏的錢，都是現款，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有，甚至於菜還沒辦，錢可以先支，此外，有些闊人，慕甄廚子之名，家裏

辦酒，以得甄廚子辦的爲有面子，楊杏園道，你先是鄭而重之的說，這甄廚子有趣，現在說了一大串，一點也不趣，吳碧波道，先要不趣的，才有趣的，你慢慢聽呀，這甄廚子是不好聽，但是你見他本人，却看不出來，上年有個林總裁，就任還沒有多久。一天，自己行裏辦公已畢，剛出門口，只見一輛光亮的大汽車，又快又穩，一點聲音沒有，便停在大門口，汽車門開了，走出一個大胖子，穿了一件哈喇呢袍子，罩着玄呢嗶嘰馬褂，胸面前鈕扣上，掛着一串金表鍊頭上戴着厚呢帽子，臉上架着玳瑁邊大框眼鏡，手上拿了一根很精的司的克，吳碧波說時，在壁上取下一根笛子當一根手杖拿着，走出客廳門去，一擺一擺的走進來，楊杏園笑道，這爲什麼，這就是那闊人走路嗎，吳碧波且不答覆這個問題，依然搖搖擺擺的走着，笑道，林總裁一見他這種情形，以爲是什麼闊主顧到了，不免全副的精神服着他，那大胖子頂頭碰到了林總裁，先要躲閃來不及，只得取下帽子，對他微微一鞠躬。林總裁正想回禮時，恰好他的聽差，站在身邊，因搶上一步輕輕的說道，這是甄廚子，林總裁聽了這話，立時把笑容收起，板着面孔，只望了他一望，到了次日，林總裁到行裏來了，就和李副總裁說，這還了得，我們行裏的廚子，都要坐汽車跑來跑去，我們這應該坐什麼車子呢，這位李副總裁，名聲不如林總裁，家私就比他大的多很見過一些奢華的場面，因道，那有什麼法子呢，他有錢，他自然可以坐汽車，林總裁道，雖然這樣說，他究竟是我們行裏一個廚子，外面人看見他這樣舉止闊綽，豈不要疑心我們奢侈無度嗎，副總裁覺得他這話有理，就不好再說，他再說他只笑一笑，這話被甄廚子聽見了，嚇得有半個月不敢坐汽車，這些行員，知他

得罪了總裁，故意和他找岔，甄廚子怕火上加油，把事真弄僵了，因此對於各項火食，一例加厚，就是極普通的飯，間個三餐兩餐的，就有紅燒魚翅或烤肥鴨，有一次我去找朋友，還擾了他一餐哩，何劍塵道，我聽說銀行界裏的人喜歡在觀音寺吃福興居，捧甄廚子倒沒有聽見過，吳碧波道，也不見大家喜歡吃福興居，不過有一批小行員，專在那裏聚會，聚會之後，貧一個逛窯子聽戲都方便，好譬傳說教育部的人喜歡到穆桂英家去，其實也有一小班人了，楊杏園道，我也彷彿聽見說，有一家穆桂英牛肉莊，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吳碧波道，怎麼着，穆桂英這個地方。你都沒有去過。那你在北京二十年三十年，算白待了，楊杏園道，聽這個招牌的名字，好像居停是異性，而且很漂亮，何劍塵也笑道，漂亮極了，現在雖然有幾家新聞的商店，用女店員來招待，究竟是小家碧玉出身的多，不能像穆小姐那樣弱不勝衣，幽嫻貞靜，楊杏園笑道，你不用望下說，我全明白了。他那家館子所以膾炙人口，原因就在於此，未必菜好吃，吳碧波道，那可有些冤枉，他那裏的菜，都是家傳秘訣，穆小姐接着食譜，分別弄出來的，楊杏園道，這穆小姐識得字嗎，何劍塵道，怎樣不認得字，還當小學教員呢，楊杏園笑道，此教育部部員所以光顧之由來乎，也可以說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了，這樣說來，那館子裏，一定陳設得很雅致的，何劍塵道，可不是，就是一層，地方小一點，吳碧波在屋裏子踱來踱去的說道，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館子不在大，有女主人則成，楊杏園道，我看二位，也是捧他的，何妨請我到那裏去吃一餐，何劍塵笑道，我想你的目的，未必在於吃，恐怕是要看一看這位穆柯黎女大王呢，楊杏園道，穆不敬

說是風雅，但是好奇心，是人人都有的，我聽到說有這樣一個以異性為主幹的館子，我就想看看到底是這樣一個情形。吳碧波笑着對何劍塵道，他既這般高興，我們何妨陪他去吃一餐，何劍塵道，好罷，馬上就去。楊杏園也是好奇心重，說走就說，當時三個人坐了車一直就到穆桂英家來，下了車，楊杏園一擡頭，只見是一個小小窄門面，窗門洞開，門內一列土壘菜案子，油味煤氣薰天，七八個人在那裏搓麵切菜，原來是一家純粹的北方小館子，楊杏園把一腔欽慕風雅的念頭，早已減了一半，走進屋子去，首先便見幾個夥計中間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人不過三尺多高，倒有五尺來肥的腰圍，額頭前面，荒着大半邊頭髮，後面打卷捲似的，挽了一個髻，他雖上了年紀，却還是面大如盆，腮上兩塊肉，向上一擁，把一雙單眼皮，擠成了一條縫，耳朵邊下，又印着一搭黃瘡，他身上穿一件深藍布褂子兩隻衫袖，捲得高高的，露出兩隻胳膊，有碗來粗細。一隻手拿着手巾在頭上擦汗，一隻手拿着鐵勺，不住的向鍋裏弄菜，他們進去，正走他身後經過，他却回轉臉笑着歡迎道，你來啦，大家點了頭，就進去了，走進去，是一個大做座，人都坐滿了，夥計一見是三位主顧，不願讓他走了，便道，三位請上樓罷樓上有雅座，三人也是既來之，則安之，便一同登樓，上得樓來，原來是個灰房頂，倒也開闢涼爽，屋頂靠後有兩個小屋子，一排列着，大概那就是雅座了。那裏面都有人說話，已經也坐滿了人就不必進去。只有這屋頂平臺上擺了四張桌子，倒有一張桌子是空的，三人坐下，何劍塵笑道，你看這兒怎樣，不亞於真光開明的屋頂花園呢。吳碧波也笑道，你瞧見穆桂英沒有，小鳥依人，多們美麗呀，楊杏園笑道，不就是

那位老太太囑，你們也够寵我的了。女屠停這一個啞謎，算我打破了，我再來嘗嘗這裏的菜怎樣，何劍塵道。這裏的炒麵片有名，我們一個人來半斤此外便是燉牛肉，炒疙疸，炒牛肉絲，酸辣湯。還有一個拌粉皮，不必要了，留作他們作敬菜夥計站在一邊，也笑起來，說道，這位先生，真是老主顧，全知道了。吳碧波道，不，你們這裏還有一樣，我喜歡的，就是醬牛肉，夥計笑道，是，切一盤尖子來下酒，很不錯，何劍塵道，我們就是這樣吃，你去辦罷。楊杏園道，舊式館子裏敬菜的習氣，實在不好，有一次在鮮魚口吃烤鴨，夥計敬了一碗鴨雜燴。我們另外給五毛錢小帳，他還不以為多，何劍塵道，此非論於穆桂英敬菜是真敬，不算錢的，楊杏園笑道，照這樣說，也許這是以廣招徠之一道，人都是貪小便宜的，只要有點小便宜的，花了大錢去趕，也願意的，譬如中央公園的門票，不過一二十字，只要一開放，准有人花五六十個子的車錢來白逛的，這不是一個例子嗎，大家一面閒談，一面候菜，不料一候不來，再候不來，一直候過去一個鐘頭。夥計才端了一壺酒一盤醬牛肉來，大家將酒喝完，將牛肉吃光，又繼續的等着，還不見動靜，楊杏園笑道，這樣的等法，恐怕不上館子還不見得餓，一上了館子，就一輩子也不會飽，夥計聽了，在一邊笑道，你四五點鐘來就好了，這個時候，可是正上座哩，何劍塵輕輕的說道，你瞧，樓上樓下，這些個主顧，全憑女大王一雙巧手去辦，怎樣不要等，楊杏園道，北京人吃館子真是有毅力，只要看中那家館子，等座兒也行，等菜也行，非達到目的不可，而且只要中意，館子還不論大小，這在南方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不能有的，三人又說了半個鐘頭的話，這才等到酒菜齊上，雖然還吃的

有點味，究竟等得過久，也就樂不敵苦了，楊杏園吃飽，便問道，該誰會東，我可要走了，吳碧波道，你若有事，你就請罷，楊杏園不耐煩再坐，真個走了，吳碧波道，杏園爲人，現在變了，事業，心很重，不像從前那樣逍遙自在了，何劍塵道，他那是事業心重，他是因情場屢次失敗，有些灰心了，吳碧波笑道，失敗乃成功之母，也許將來結果的十分圓滿呢，何劍塵道，你這叫胡說了，別的事，失敗了可以再來，情場失敗了再來，是沒有意思的，譬如一面鏡子，把他來打破了，你雖想盡法子，將他黏在一處，然而總留下一道裂痕了，接着又笑道，我聽說你有一位膩友，熱度很高，大概將來是一面又平又滑，又圓又亮的鏡子了，吳碧波道，你有什麼根據，造我這種謠言，何劍塵道，大概不至於假，我在電影院碰見過兩回哩，吳碧波笑道，你大概是認錯了人吧，說到這裏，他就說些閒話，把話扯開了去，何劍塵也是高興，要話裏套話，把他的話套出來，於是會了飯帳，要吳碧波到家裏去坐坐，吳碧波不知是計，而且有請褒揚的事要接洽，果然到何劍塵家裏去，

### 第七十九回、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 此心匪石境地遜浮鷗

這個時候，何太太早添了一個男孩子，叫小貝貝，這貝貝兩個字是由英語裏小孩譯音的，差不多快一歲了，奶媽正抱着小貝貝站在門口望街，他穿着一件又短又小的海軍衣，露着又胖又光的胳膊和小腿，頭上的紅胎頭髮，蓄着半寸來長，在頭上彎彎曲曲的捲着，見着他父親來了，眼睛看着謎々地笑，兩隻手在空中亂招，何劍塵走上前在他額角上觀了一個吻，便



攜着走進去，走到屋裏，何太太迎了出來，首先一句，就問吃了飯嗎，順手就將帽子拿了過去，何劍塵道，吃過飯了，我們帶着杏園拜訪了穆桂英哩，何太太道，又是在那種小館子裏吃了來，恐怕手巾把子，也沒有一個乾淨的，於是笑着對吳碧波道，還要擦把臉吧，吳碧波點頭道很好，很好，可是一來就要嫂嫂費事了，何太太抽身轉去，老媽子舀了一盆洗臉水來，何太太也就送着香胰子來，吳碧波明知何太太要何劍塵洗臉，自己不過沾一點光，只胡亂擦了一把何劍塵對小貝貝額角上，親了一個吻，將他交給奶媽抱，自己却大洗大抹了一陣，臉盆端過去。何太太就拿一隻綠瓷海，斟了一杯茶，放在何劍塵面前，何劍塵對他一望，何太太笑着望後一退，將腳頓了幾頓，於是對吳碧波道，我這人真該打，有客在這裏，都忘記了，遂把杯子放在吳碧波面前，他一看杯子裏的茶，綠陰陰地，微微有點菊花清香，因笑着對何劍塵道，當你進大門前時候，小貝貝一伸手，我心裏就是一動，一直到聞着道杯香茶，我有四五個感想，風馳電掣而過，你和嫂子，固然是相敬如賓，異乎尋常，但是就以普通的人而論，多少也有些室家之樂，何太太正另找了一個茶杯，斟了一杯菊花茶，放在何劍塵面前，見吳碧波說話，眼光只注意自己的行動，便已了然，因笑道，劍塵每天回來，我都是這樣伺候他的，我想他工作辛苦了，應該安慰安慰他，所以：

……何劍塵笑道，得了，得了，人家正感到寂寞哩，你還故意給我裝面子，碧波你別信他這樣客氣，一年也難逢幾次呢，吳碧波笑道，你怕我妬嫉嗎，欲除煩惱須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何劍塵道，你這人說話，簡直自相矛盾。剛才你說有四五個感想。風馳電掣而過，這

會子又說各有因緣莫羨。何太太笑道吳先生，你怎樣不結婚。吳碧波道，嫂嫂這句話，問得奇怪，我一個人怎樣結婚呢。何太太歛嘴笑道，現在年輕的人，儘管說社交公函，切實論起來，一點也不公開。人家都說吳先生有個女朋友。吳先生自己就一回也沒有提到過。何劍塵道，你這話越發不通。社交公函起來，男女朋友，這就更是不常平常，怎樣有了女朋友就可以結婚。難道認識多少女朋友，就結多少次婚嗎。吳碧波笑道，這算何劍塵說了一句公道話，何劍塵道，儘說閒話。把正事都忘了，我問你，託你到內務部辦的事，怎麼樣了。吳碧波道我那敵親，見錢眼開，已經答應請我們在公函裏吃飯。把這事完全決定，而且還可以給杏園吃一頓。何太太道，劍塵，你出去的時候，不是給楊先生作媒的嗎。怎麼樣了，何劍塵一皺眉道，瞎，我不願意提這事了。這是一個舊情的三角戀愛，說起來真有些酸溜溜的，吳碧波捧着茶杯，一口一口，慢慢的呷着，眼眼望，桌上擺的一盆盆景，儘管微微笑着出神，何太太道，吳先生笑什麼，有什麼辦法嗎，吳碧波笑道，我想這新式結婚的事，有女方肯不肯發生問題的，沒有男方肯不肯發生問題的，何劍塵道，那也不見得吳碧波道，怎樣不見得，我只聽說男子向女子求婚，沒有聽見女子向男子求婚，而且男子求婚，只要女子一答應，事就成了，這豈不是一個證據，不但如此，男子對着女子總不忍讓他難堪的，只要女子有愛男子的意思，男子總會軟化的，所以現在如其和杏園提婚事，莫如向那位史女士提婚事，只要史女士依允了，杏園就不好不答應，若是不答應的話，他和史女士交情也很好的，未免太對不住朋友了，他忍心嗎，況且史女士又是無父無母，原也是個清秀人物，第一，杏園就不

說不好兩個字來。他所以不願者無非爲了李女士。可是這件事，就是李女士希望他們成事的，也就無所謂對不住。何太太聽了這話，仔細一想，覺得也有理，因道：「這位史女士，我也很熟，明天我到學校裏去看他一次，探探他的口風怎麼樣。若是他願意，再和楊先生說，也許可以成功。」吳碧波道：「我這話不錯不是，猶之乎畫畫，總要先把全局的輪廓畫好了，然後信筆一揮，便可成就。」何劍塵笑道：「碧波現在很喜歡研究美術，動不動就談畫，我倒有一把扇子，想找人畫，你路上有會畫畫的人沒有，說這話時，趁吳碧波不留意，給他夫人丟了一個眼色，何太太會意，却接着說道：「扇子上畫西洋畫是不大好看的，要畫中國畫才好。」吳先生路上，有這種人嗎？」吳碧波見他夫婦正正經經說着，不帶着笑容，倒信以爲真當時他答應道：「你們要畫什麼畫，彩筆的呢，還是墨筆的呢？」何劍塵道：「我想要張山水，墨筆彩筆倒是不論。」吳碧波道：「那也很容易，爲什麼就料我辦不到？」但不知你們幾時要。」何劍塵道：「現在天氣很熱了，扇子正當時，自然是越快越好。」吳碧波道：「好罷，今天拿去，明天我們一塊兒吃晚飯，我就帶來交給你。」何劍塵臉上一點不帶笑容，說道：「那就好，我想畫國粹畫的，一定是老前輩，請你人情作到底。」轉託那位老先生，要署上下款，吳碧波笑嘻嘻地，望着何塵道：「看罷，那也看人高興罷。」何劍塵果然就到裏屋子裏去，拿了一柄彷彿古雕刻檀香骨的扇子交給吳碧波，還說道：「這東西就雅致。」老先生一看就中意，吳碧波絲毫未曾留心，談了一會拿着扇子去了。何太太笑道：「你的意思，我全明白，怎樣他一點兒不知道呢？」何劍塵笑道：「我們別自負罷，人家是不是中我們的計，還不知道呢。」何太太道：「倒是他說史女士的話，

我有些相信，明天我到史女士學校裏去一觀，你看怎麼樣，何劍塵點點頭，到了次日，何劍塵也沒提到這話，吃過飯，何太太就預備去，他是有個學生癖的人，現在要到女學校裏去，更要學生裝束，換了一件白底藍色梅花點的長袍，脖子上紐了一條芽黃色嫩綢圍巾，穿着褐色皮鞋，米色絲襪，長袍底擺，小得非凡一走起來，兩隻膝蓋，只撐得衣服前一突，後一裹，何劍塵不覺失聲嘆了一句，何太太正拿了一隻水鑽頭髮夾子，對鏡站立，在那裏將雙鉤式的頭髮來夾着，他聽見何劍塵嘆了一聲，便扭轉身來問道，爲什麼，不願我出去嗎，何劍塵笑道，你不要這樣扭着身子了，這樣一來，衣服裹在身上，越發現了原形，我不是個畫家，是個畫家，我倒不用得出去找曲線美了，我給你商量商量，把你那衣服的下擺解放解放，不要太小，我看你走路，邁不開兩條大腿，怪難受的，走還罷了，一跑起來我看着我有些像戲臺上審李七，戲裏的強盜，走起來，那高跟鞋一跳一跳，像帶了腳鐐一般，何太太嘆了一聲，說道，俗個閒話，現在大家在是格樣穿，在說好看，就是耐看勿過，俗個解放腔，我勿會上過一學堂，耐勿要把我當女學生，何太太說話一說急了，就要把蘇州話急出來的，何劍塵又最愛女子說蘇州話，何太太每和他鬧小别扭，他倒耐着，便笑嘻嘻的不言語，何太太一想，也明白了，便不再囉唆，就轉着身子，四處找東西，何劍塵道，這樣罷了，你找什麼，何太太道，我一枝自來水筆呢，何劍塵道，你該打嘴不是，叫人不要把你當女學生，自己學女學生，還惟恐學不像，你不信，到街上鋪子裏買東西的時候，保管掌櫃的稱呼你作小姐。

請你去接我，成不。何劍塵道：現在早着呢，還有大半天的工夫，還不夠你玩，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去接，但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何太太早已走得遠了，何太太以前曾到這民德實業女校來過兩回，所以進門的時候，當一個女學生走了進去，一直就闖到史科蓮寢室裏來，他那寢室門是半掩着，推門伸頭一望，只見史科蓮穿了一件齊腰短褂，散着大脚短褲，踏着一雙半截鞋，躺在一張藤椅上，左手拿着一本半捲的線裝書，右手拿了一把蒲扇，有一下沒一下的搨着，門一響，他昂頭一望，連忙拋書笑，着站了起來，說道：啊呀，原來是何太太，少見少見，何太太走了進來，說道：怎樣你們學堂裏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史科蓮道：現在是暑假時候，留堂的學生極少，所以這樣安靜，平常這屋子是五個人睡，現在却只我一個人睡，你瞧，多麼痛快，說時，讓何太太在牀上坐着，就拿桌上的茶壺斟茶，恰是茶壺乾了，滴不出一滴水來，史科蓮開着門，就要叫老媽子。何太太連連說道：不必不必，我現在不喝茶，你有工夫沒有，我們一塊兒逛北海去。史科蓮笑道：我除了睡覺吃飯，全是工夫，何太太道：好極了，好極了，請你換一件衣服，我們一塊兒走。史科蓮道：大遠的道來了，應當休息休息，何太太道：出門就坐車子，再遠的道也不要緊，要休息上北海去休息罷。史科蓮道：什麼事，這樣忙法，難得來，來了又不肯多坐一會兒，何太太笑道：正因為難得來，這才願意和你去多玩一會兒，別客氣了我們走。史科蓮因為他催得極厲害，果然不招待，和他一路到北海。他們進的是大門。走過了瓊島春陰，何太太使覺得受累，因笑道：我怕走，我們到漪瀾堂去坐船罷，史科蓮道：走這一點兒路就嫌累，那還了得，越怕累，越不運

動，越不運動，也就越怕累。將來身子一點也不結實。風一吹雨一灑，就會生病。何太太笑道，要運動也不在今日這一天。你別鼓勵我。鼓勵我，我也要學船的。史科蓮也笑道，選到你這種人。就是有金玉良言勸你。也是枉費的了。好罷，就依着你能，二人走到漪瀾堂碼頭上。剛好，有一隻小船，就要開走。買了票，史科蓮先一腳踏上海頭，何太太却牽着一隻旗袍的下擺，先慢慢的在碼頭上移了幾步，一直移到和船相齊了。這才伸過一隻腳來。坐那試的樣子史科蓮走上前，便牽着他一隻胳膊，向懷遠一帶。何太太未曾留意，就站立不住。早是人向這邊一歪，那隻腳也不自主的走過來了。何太太不料他有這一着，嚇了一身汗。史科蓮却沒有事似的，引了他一路進船艙來。因笑道，天下無論什麼事越顧慮越膽子小，一鼓作氣的幹，倒是十有八九成功，你相信我這話嗎？何太太定了一定神，笑道我相信你這話。說時，對滿艙裏一望，見有許多人，便道，我們再等罷，大家默然坐了一會，船已行到海心。這時滿海的荷葉，層層疊疊，堆雲也似的長着，一片的綠色。不看見一點水光，荷葉叢中的荷花，開得正好，高高低低，都高出荷葉一尺或數寸。風一吹來，如幾千百紅鳥飛舞，荷葉中間，一條船行路，只有丈來寬，並沒有荷葉，兩邊的荷葉，倒成了綠岸。這彷彿是一條小水溝了，太陽晒着荷葉，蒸出一種青芬之氣，一坐船上，時時可以聞到，史科蓮伏在欄干上，正看得出神，何太太却在他肩上搖了一下，說道，看看，那邊有熟人來了，史科蓮見前面來了一隻船。船頭上站着一個人。點頭向這邊微笑，正是楊杏園，手上拿了一柄摺扇，摺着拿在手裏，不住的敲着船篷，態度好像很閒雅，兩隻船越走越近，走得極近，兩船相挨而過。

何太太便笑道，楊先生幾時來的，怎樣往那邊進，楊杏園道，我早來了，現在回去呢，何太太道，怎樣回去這樣早，楊杏園笑道，我是一個窮人，太無聊，回去罷。何太太道，現在我們來了，劍塵也會來的，待一會回去，好不好，楊杏園道，我現在到了那邊，復又回來，那往來得一個鐘頭，太費時間了，怎麼二位同來，史科蓮笑着點了點頭，說那時，兩邊相去漸遠，只好遙遙相望，過了一會，船停在一排大柳樹陰下，於是史科蓮，和何太太一躍登岸，這時五龍亭一帶的人漸多起來，樹陰下人來人去，很熱鬧，史科蓮道，我們別上前去罷，那亭子裏全是人，亂七八糟，何太太道，噫，你們天天嚷解放，男女平等，還這樣怕人，史科蓮道，不是怕人，我們不是來乘涼休息的嗎，怎樣到人堆裏頭去擠呢，兩人沿柳陰，在岸邊一面說，一面走，只是徘徊不定，突然有個人在身後說道，兩位小姐，這裏不錯，很涼爽，就在這裏坐罷，何太太回頭看時，見一個穿半截藍長布衫的夥計，肩膀上搭了一條長手巾，站在面前，還沒有理會他，他又笑道，這兒好，沒有人，我給你搬桌子椅子來，何太太對史科蓮道，要不我們就在這裏坐一會罷，一言未了，那個夥計早向着柳陰那邊茶櫃上嚷道，打兩條一剎那間，半空裏飛來一捲白手巾，只聽拍的一聲，這個夥計，已在空中撈住，他將手巾捲打攔，便給何太太史科蓮，各人送上一條，二人接了人家的手巾把子，再不好意思不坐了，只得聽着夥計的支配，就在這裏坐下，史科蓮坐下時，腳踏着一叢青草，椅子背又靠了一棵樹，忽然想起去年和李冬青在這裏喝茶的時候，一個楊杏園加入，自己也是坐在這個地方，和楊杏園開始作正式的談話，時光容易，這不覺已是一年了，那事恍惚如像昨日一

樣，李冬青已遙遙在數千里之外了。史料還想出了神，手扶椅子站着，竟不曉得坐下，何太太看見，笑了起來，說道，史小姐，你在想什麼，都忘記坐下了。史料運被他一句話提醒，笑道，我真是想了出了神，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和密斯李，也在此地坐着喝茶，一轉眼工夫，不覺倒是一年了。何太太道，那天就是你兩個人嗎，還有別人沒有，何太太絕對不知道，那一回還有楊杏園在座，不過白問一聲，史料運被他逼得不覺臉上紅了一陣，好在那天在坐是三個人。而且自己還是和楊杏園初次搭談。這也就無須乎隱諱。自己的椅子，本來不和何太太對面，乃是朝着水的，因搭讪望着水裏的荷花，說道，那天還有那位楊先生在坐，去年這個時候，我還不大十分認得這位楊先生，我看密斯李和他感情極好。結果，是不必猜想的，剛才我們在船上遇見那位楊先生，現在我又坐在去年談話的地方，可是密斯李，就不知道那時會面了，他待我太好，簡直和我親姐姐一樣，我十分感激他，所以遇到這種可紀念的地方，我就要受很大的刺激，何太太一聽他的話，知道他誤會了，所以引了許多話，自念了白，正在肚子裏計畫，怎樣把這話掩飾過去，現在他偏重於李冬青個人，正好把這問題接他過來，因道，我也是這樣，他雖然不過大我一歲，可是我的見識和學問，和他差一萬倍，他就老實不客氣，遇事指教我，史料運道，指教我們那都罷了，最難得的是他對人說話，總是靄然可觀的樣子，別說他的話有理，就是他那誠懇的態度，也可以感動人，何太太道，正是這樣，自從他離京以後，我以爲有兩個人就難堪，第一個自然是那楊先生，第二個就是我，據你說，現在你也是一個了，史料運手端了杯茶，頭上的柳樹影子，正是倒映到杯子裏，



看了杯子裏的樹影，又出了神，何太太說了一套話，他竟會沒有聽見，何太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情場中的變幻更是熟透，他看見史科蓮這種情形，也就知道他心裏有很大的感觸，也就默然，兩個人坐了一會子，閒看着那些小遊船在水裏走，這時有園裏一個採嫩荷葉的小船，直撐進對面荷葉深處，船的渾身都看不見了，船上兩個人，就像在荷葉堆裏溜冰一樣，史科蓮指着笑道，你看這兩個人很有意思，何太太道，這還不好，若是換上兩個十幾歲的女孩，那才像圖畫上美人兒哩。一語未了，只見離船前面，不到一丈遠，一隻雪白的野鴨，撲通一聲，飛上天空，這一隻剛飛上有三丈來高，接上又飛起一隻，兩隻野鴨，比着肢膀，一直飛過金魚玉蝶橋去了，何太太笑道，這一對野鴨，藏在荷花裏面，也許在那裏睡午覺，這兩個人一來搗亂，可就將人家好夢打斷了，史科蓮笑道，密斯李他就歡喜說這種呆話，你這話的，倒有些相像，何太太道怎樣會不像呢，這就叫有其師必有其弟子，史科蓮笑道，我在密斯李當面，也這樣說過，我說他愁月悲花，近於發呆，他就說雖然是發呆，但是擴而充之，却是一種博愛心，人有了這種心，才是一個富有感情的人，你瞧，這種話，他也言之成理，我們能反對他嗎，何太太道，這是因為他書讀得太多了，所以見解得到，我們書讀得少，比他不上了。史科蓮道，雖然如此，他這人有些地方，性情也太孤僻些，在此種社會上，就孤僻了，是沒法生存的，何太太道，可不是，最奇怪他有些地方，很不近人情，這種時代，大家總是愁着找不到相當的人物，不能有美滿的婚姻，他是找到了相當人物，有美滿的婚姻，又偏偏要抱獨身主義，我覺得這事實在有些不對，史科蓮道，這件事我又和他同情了，

美滿的婚姻，雖然是人的幸事，但是誰能保證可以美滿到底，若是抱獨身主義，反正是我自己一個人，就沒有問題了。何太太道：若是爲了這種顧慮，就不結婚，豈不是因噎廢食，你要知道婚姻的事，不過一男一女，兩，有一個往美滿路走，就是一半成功，對手方更遷就一點，就有七八成希望了。還有什麼不成功。史科蓮笑道：據何太太這樣一說，這簡直是不成問題的事。何太太道：可不是不成問題的事。誰說是成問題的事呢，說到這裏，我有一個很好的譬喻，你前有一對表兄妹，感情很好，這表兄就是一個書呆子，不知道什麼叫作愛情。史科蓮笑道：何太太這一向，歡喜在家裏看鼓兒詞。大概這又是新從鼓兒詞上得來的材料。何太太道：你別管我是哪裏得來的。你聽我說完，再說。這表兄原先是在家裏讀書。後來就到姑母家去讀書，無意之中就和表妹認識起來。久而久之，這書呆子就想討那表妹，他的姑母知道了，笑說：這書呆子也會有這種意思。我是料想不到。因看見院子裏，一叢竹子邊，種了一叢桃樹，就選了一個對子給他對。那對子是竹傍桃花，對子也貪紅杏女。史科蓮笑道：這君子是措詞，這書呆子對桃花，很雙關了，何太太道：我也這樣說，但是我也和密斯李談。他可說是很淺薄，你說奇怪不奇怪。史科蓮道：別管他了，你且說那個書呆子怎樣對呢，何太太道：那個書呆子書讀得不少，可是沒有這種偏才。想不起來。想了一會子，始終沒有想出來，到了晚上，他一想，這個對子，是姑父試他才學的。如若對不出來，就休想娶那表妹，因此睡覺也睡不着，只在書房外院子裏走來走去，這院子裏正有一棵楊柳樹，一輪圓圓的月亮，照在樹頭上，那月光可從柳樹裏穿了過來，那種清風光，映着綠色，非常

好看，他靈機一動，忽然想了起來，馬上跑到上房去敲姑父的房門，就說，我對着了，我對着了，姑父正在好睡，讓他吵醒過來，連忙開了門，問是什麼事。史科蓮笑道：你這也形容得太過了。有對子到明天對出來也不遲。爲什麼連夜趕了去對，何太太道：這有什麼不明白，男子對於求婚的事，都是這樣着急的，當時那姑父一問，她就說對子對着了，姑父也不由得好笑起來，就問他怎麼對法，書呆子就指着天邊的月亮說，月窺楊柳，嫦娥似愛綠衣郎，他姑父聽了這七個字，知道他也雙關着對的，便笑着點了點頭說，倒不大勉強，總算你交了卷了，到了第二日，這姑父要探一探女兒的意思如何，就把這副對子，寫給女兒聽，那女兒說，出面很好，對的不響亮。史科蓮笑道，這事吹了，書呆子算白忙一會子了。何太太道，一點兒也不吹，那位姑娘提起筆來，把窺字改了穿字，似字改了原字，就文意一看，這還有什麼話，於是乎就把女兒，許了這個書呆子了，由這段故事看起來，我覺得有了美滿的婚姻，千萬不可錯過，不要遠說，就好譬這一棵柳樹，若是常在馬棚外，臭溝邊，那就沒有什麼意思，現在生長在一片大水邊，又有板橋水亭來配，就像圖畫一般，若是晚上再添上一輪月亮，那真好看了。若是說這一棵柳樹，不要美滿，一定要把他移到馬棚外，或者臭溝邊下，那豈是人情，所以說剛才說的話，我極端反對。史科蓮笑道，何太太說了一段鼓兒詞，原來是駁我的話，但是是一個人怎樣能用柳樹來比，我覺得你這話有些不合邏輯，何太太笑道，你這完全是個學界中人，說話還要說什麼邏輯，你要早一年和我說這句話，那算白說，我一點也不懂，後來常聽到劍塵說什麼邏輯，我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就照邏輯說，我這

話也未嘗不通，就好譬我們兩人罷，在這水邊上喝一碗茶，還要選擇一個好地方，可見無論什麼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難找一個很穩妥很美觀的所在，爲什麼對於婚姻問題，就不要穩妥和美觀的呢？史科蓮道：你這話也很有理，但是各人的環境不同，也不可一概而論，何太太笑道：我要說句很冒失的話，就照史小姐那環境而論，對於婚姻問題，應該怎麼樣辦呢？史科蓮不料他三言兩語的，單刀直入，就提到了自己身上，紅着臉，沉吟了半響，說不出一句話，只是望着水裏的荷花出神。何太太道：我們見面雖不多，但是情性很相投，我今天說一句實話，我看見史小姐一個人孤孤單單，很是和你同情，但是我猜想着，史小姐對於將來的事，一定有把握，我很願意知道一點。或者在辦得到的範圍內，可以幫一點忙，史科蓮被他一逼，倒逼出話來了，就歎了一口氣道：唉，我還有什麼把握。過一天算一天罷了，但是我也不去發愁，作到那裏是那裏，老早的發愁，也是無用，何太太笑道：你所說的，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問你將來的話怎麼辦，史科蓮道：我也是說將來的話呀，何太太笑道：我說的這個將來，有些不同別人的將來，史科蓮笑道：將來就是將來，那裏還有什麼同不同，何太太笑道：你是裝傻罷了，還有什麼不懂得，我和你實說罷，我今天請你來逛北海，我是有意思的，要在你面前作說客呢，我有言在先，答應不答應，都不要緊，可不許惱，史科蓮聽他這樣說，臉越發的紅了，搭讪着抽大襟上的手絹，只是去擦臉，何太太道：這是終身大事，你還害臊嗎？史科蓮將臉色一沉道：何太太有什麼話儘管說，我決不惱的，但是我的志向已經立定了，你說也是白說，何太太道：你的志向立定了嗎，我倒要請教，是怎麼的

定法，史科蓮道，我願意求學，何太太噙嘴一笑道，說了半天，還是鬧得中頭不對馬嘴，你求學儘管求學，和婚姻問題，有什麼關係，史科蓮道，怎麼沒有關係。他這句話說完了。依然是沒有話說，把一隻胳膊撐住了桌子，手上拿了手絹托着頭，還是瞧着水裏的荷花出神，何太太看他那樣子，抿嘴一笑，因道，史小姐，我這就說了，這話也不是由我發起，是李先生，李先生的舅老太爺方老先生提的。他到北京而後。就到我那裏去了兩回，要我和你說這一件事，我覺得這裏面週轉太多，不好提得，可是前兩天李先生直接寫了一封信來，是給劍塵和我兩個人的，要我兩個人分途辦理，我想那一方面，大概是沒有問題的，總得先問一問你這一方面的意思，才好說，史科蓮道，誰是這一方面，誰是那一方面，我不懂，何太太道，你是這一方面，剛才我們在水中間，遇着對面船上的那位楊先生，就是那方面，這話你可聽明白了，史科蓮以爲自己一反問，何太太總不好再向深處說的，不料他毫不客氣，竟自老老實實的說了出來，因道，這是無稽之談，你怎樣相信起來呢，何太太道，怎樣是無稽之談，史科蓮道，我雖和這位楊先生認識，但是交情很淺，決想不到這一件事上去，況且楊先生和密斯李的關係，又是朋友都知道的，怎樣會把這種話，牽涉到我頭上來，何太太道，因爲這個原故，就是無稽之談嗎，第一層，這事原不是你們自己主動，是一班熱心朋友，要玉成這件事，第二層，我和你都已說了，李先生他自己避開婚姻問題，他因爲自己沒有這種希望，不願將這美滿的姻緣，送與別人，所以他親自出面來作介紹人，希望你承當，他這事，有種種好處，第一，那位楊先生情分可補，不覺失望，第二，史小姐就有個人和你合作，不覺理虧。

伶仃了，第三，李先生自己，也就很痛快了，史科蓮道，說起此話，密斯李這人十分聰明，這件事可糊塗得厲害，自己要避免的事情，要人家去上前，那是什麼意思呢，我姓史的就沒有價值，是該給人補缺的，何太太道，史小姐，你可別說這話，你要說這話，埋沒了人家一番好心。嗚呼！平心說，像楊先生這種人，和史小姐不能平等嗎，史科蓮道，我雖十分不董事，何至於說楊先生不如我，何太太道，這個人性情不好嗎，史科蓮笑道，怎說這種話來，況且楊先生少年老成，我很佩服的，何太太道，再不然，他有什麼事，你不滿意，史科蓮道，你越說越遠了，他和我不過是個平常朋友，井水不犯河水，我為什麼對他不滿，何太太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末你就沒有反婚的理由了，史科蓮道，怎麼沒有，何太太道，若是有，你就說出來聽聽，若是你的理由充足，我就不再說，可是有一層，你不要再牽扯到李先生頭上去，因為他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不能談婚姻問題，史科蓮道，這就是我唯一的理由，不說這一層，我還說什麼呢，何太太道，好，我說了半天，算得了一個結果，你的意思，是替李先生為難，現在我就寫信給李先生，請他抽出十天半個月的工夫，親自到北京來一趟，給你當面解除一切誤會，你看這個辦法怎樣，若本來早有這個意思，請他自己來說，但是怕你在這一層之外，還有別的意思，現在既然說明白了，就只這一點，我可以請他來了，至於他能得好結果不能得好結果，那看他的手腕怎樣，我這班乾着急的朋友，就不必多事了，史科蓮道，千里迢迢，叫人跑了來，那是何苦，何太太道，那末，不用得他來，你也可以放允嗎，史科蓮不由笑了起來，說道，你說話老是斷章取義，我不和你說了，說着，將

身子一扭，何太太見他有些不好意思，就覺得話不是怎樣十分難說。跟着他的視線看去，見他正望着西邊荷花中間一片白水。水上兩個小白野鴨，在水面上飄着。何太太道，你看看這兩個小野鴨子，來來去去，總是成雙，一個人還不如一個鳥嗎。史科蓮還依舊望着水裏，却沒有說什麼，何太太道，這種婚姻問題，是自己一生幸福的關係，要怎樣就怎樣，老老實實的辦去，用不着一絲一毫客氣，誰就是自己吃虧，我常聽見劍塵說，人生得一知己，何以死而無憾。若果遇着一個知己，男未婚，女未嫁，若不結合起來，那真是個傻子，史科蓮還是不言語，斟了一杯茶，回轉身去捧着。斜對面的景山，慢慢的喝着，何太太笑道，兩方我都是朋友，我很多望這事辦成功。從明天起，我要努一努力。我也不要你們什麼報酬，只別在我面前說謊，那就得了。史科蓮喝完了茶，扭轉身來。將茶杯放在桌上。恰好和何太太四目相對，他就不由得一笑，道，我着你一個人咕咕咕說到什麼時候為止，這真有味，好像一個傻子一樣。何太太笑道，哼，就算我是傻子得了，但是我心口如一，有話可不放在心裏不說。史科蓮點了一點頭笑道，好罷，我就算心口不如一罷。何太太道，什麼時候有工夫，我打算請史小姐到我家裏去吃便飯。史小姐肯賞這一個面子嗎，史科蓮道，請我吃飯，我是到的。但是不必專請我，最好是我那天到府上去，撞上早飯，就吃早飯，撞上晚飯，就吃晚飯，何太太笑道，撞上我們吃窩窩頭。也就讓我們拿窩窩頭請客嗎，那究竟不好，依我意思，是要約定一個日子，好預備菜，我也不請外人，就找幾個極熟的人……

……史科蓮道，謝謝，謝謝，我是最怕正式赴席的。何太太探他的口風，他竟是不肯去

，也就不再向下說，便談了一些別的事，談到後來，一輪紅日，落在水西邊樹叢頭上，水光反射着瓊島上的塔頂，金光燦燦，史科蓮指着景山頭上，過去一羣烏鴉，因對何太太道，時候不早，我要回學校去了，何太太道，在這裏是閒坐，回去也是閒坐，有什麼早晚，史科蓮道，這時候回去，已經趕不上吃晚飯，再要晚些，厨子走了，要吃什麼也弄不上來了，何太太道，就在這裏弄點東西吃吃罷，史科蓮道，你不必客氣，府上到這兒路遠，也可早回去，何太太抿嘴笑道，不要緊的，我家裏有人來接呢，論到這一層，這又覺得結了婚的女子，有一點好處了，你瞧，他走來了，史科蓮跟着何太太指着的一隻手，向對面望了去，只見那遊船碼頭上，果然是何劍塵緩步而來。不一會工夫，走到面前，史科蓮起來讓坐，何劍塵道，請坐請坐，好久不見了，今天會着是難得的，我要請史小姐在這裏吃晚飯，史小姐沒什麼事嗎，史科蓮道，我剛才和何太太提到，正要回去呢，趁着天色還沒有黑，我要先告辭了，說着這話，史科蓮站起身來，牽了牽衣襟，就有要走的樣子，何劍塵笑道，這倒是我來的不好了，來了，就催着史小姐要走，史科蓮道，我本來要走的，不信，請你問何太太，何太太道，你不是怕，回頭一個人回家去，嫌孤單嗎，回頭我兩個人一塊兒送你回去，你看好不好，史科蓮道，那何必呢，這時候我先走，省得二位送，不更好嗎，他於是將頭微微彎着，對何劍塵道再會，何太太連忙走上前，牽着他的手，笑道，怎樣，真要走，史科蓮道，改日再談罷，於是二人牽着手，沿着海岸，向前走去，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滿座酒興豪錦標奪美 一場驚夢斷蠟淚迎人

一會子工夫，何太太回來，何劍塵道，怎麼一會事，他見了我來，就一定的要走，何太太道，他倒是先說要走，你一來，他更要走了，因為楊先生那一件事，我已經和他提了，何劍塵將眉毛皺了一皺，說道，晴你怎麼性子這樣急，若是說決裂了，把一件好事，從中打斷，豈不可惜，何太太道，我說決裂了嗎，說時，用一個食指，指着鼻子尖，笑道，你們這樣想主意，那樣想主意，都是瞎扯，我就憑一個鐘頭，已經就把這事說妥了，何劍塵道，真的嗎，若是真的，這事只在杏園一人身上，那就容易的多了，他既走了，我們回家吃飯罷，我今晚，要早一點見着他。和他切實的談一談。何太太道，你剛來，又要走，要糟死車夫了，何劍塵道，我是坐汽車來的，何太太道，你又花那冤錢作什麼，我早知道，就不該讓你來接，何劍塵笑道，事情還不清楚，你先別褒貶人，我這車子是自坐，不花錢的，何太太道，是誰的車，何劍塵道，這人你還沒有會過，是我一個老朋友，他現在關管理那裏當副官，何太太道，就是你常說的傻二哥柴士兄嗎，何劍塵道，正是他，他特意到我們家裏要見見你，你不在家，他就要走，我隨便說借他的汽車用一用，他一口就答應着，自回南華飯店去了，他說那邊今晚開饒行大會，汽車有幾百輛，他有事，可以隨便借一輛坐，我們儘官遲些送去，不要緊，他的意思，還要留一個聽差跟車，我怕人家見了笑話，極力的辭掉了，何太太道，既然有汽車，可以回去吃飯，我們走罷，何劍塵會了茶錢，夫婦二人坐了汽車回家，到家不大一會兒，那柴士雄便來了電話，何劍塵以為是要汽車，說馬上就叫車開回來，柴士雄在電話

裏說道：你罵苦我了，我還不知道你回來沒有回來呢。現在咱們管理用不着我，正樂着呢，同事的全進去了，跑的一個鬼毛也沒有，我悶死了，我想請你來，咱們長個樂兒，何劍塵道：我的老大哥，我怎能和你打比呢。我這吃了晚飯，就要上報館去了，柴士雄道：哦，我倒是忘了，但是你來吃一個大菜也沒有工夫嗎，何劍塵道：那個我儘可以請你。柴士雄道：我住在飯店裏，怎麼要你請，當然吃我，你來罷。越快越好，何劍塵掛了電話，夢着汽車，就到南華飯店來，一到飯店這條馬路上，汽車和汽車相連，停在馬路兩邊，中間只剩了兩三尺寬一條人走路，於是車子只得停下，何劍塵下車，走進飯店，只見琴往憧憧，全是掛着盒子砲吊着刺刀的武裝護從，那一種喧嘩笑語的聲浪，只覺四處都是，也不知從何處出來，夾着來往的皮鞋，踏着地板聲，震耳欲聾，何劍塵看見穿了白色制服的茶房，連問幾個人關督理的副官住在那兒，茶房點了一點頭道：在這兒，或者說在幾號，一句話沒說完，馬上就走過去了，就在這個時候，兩個一對，三個一羣的妙女，打扮得奇裝異服，都由面前上樓而去，何劍塵見沒有人過問，等了一個茶房過來，抓住他的衣服，非要他引去見柴副官不可，茶房無法擺脫，只得將他帶去，那柴士雄站在屋子當中，一隻手拿了一瓶汽水，口對着瓶子骨都骨都只往下喝一隻手拿了一份小報，眼睛對住，正看那上面的戲單子，他見了何劍塵，放下瓶子，握着何劍塵的手道：你是怎麼回事，讓我真等久了，何劍塵道：今晚上的飯店裏太亂，我竟沒法子找你，柴士雄道：可不是亂極了，今天晚上關人窰姐兒到齊了，何劍塵失道：你這是什麼話，要讓關人聽見了，真是吃不了，兜着走，柴士雄道：你是說真話，並不是罵他

個，何劍塵道，怎麼樣，今天大叫其條子嗎，柴士雄道，那裏是叫條子，就是傳差，你要聽個新鮮事兒，這裏全有，何劍塵笑道，我是沒有工夫了，你不是請我吃飯嗎，我們就去吃罷，柴士雄道，大飯廳裏是他們佔上了，我們找個小雅座兒吃去罷，於是他引着劍塵在一間小屋裏談天吃大菜，把這些閩人的祕史下酒，越說越高興，何劍塵因為時間到了，咖啡一來，喝了兩口，就告辭而去，柴士雄許多好話，都未曾報告，他心裏倒好像有些不自在，快快的走回房去，頂頭碰見一個馬弁，他笑道，柴副官關督理請你說話，柴副官道，這個時候大家都樂着啦，找我幹什麼，馬弁道，關督理問有誰在家裏，我就說出柴副官來，他聽說就傳副官去，柴副官道，人都跑光了，這不定有什麼麻煩的事來交我辦，馬弁見柴副官不願意，就不敢作聲，但是關督理傳下令來了，柴士雄也不能不去，只得認了倒霉，找着帽戴了，直上大飯廳裏來，這個時候，滿飯廳全坐的是閩人，關督理坐在一張大沙發上，一邊坐着一個姑娘，右邊一個姑娘，歪着躺到關督理懷裏來，伸着手去摸督理的脖子，右邊坐着一個姑娘，捏了兩個小拳頭，只管給他搥腿，他却伸了一條粗腿，橫躺在一張小方凳上，嘴角裏斜啣着一枝煙捲，要抽不抽，那樣子自由極了，柴士雄走上前，舉手行了一個禮，關督理也不起，也不回禮，笑道，你怎樣還沒有走，柴士雄道，這兒的人，都走光了，我怕大人有事吩咐下來，沒有人辦，所以不敢出去，在這兒伺候大人，和關督理坐得最近的，是顧國強督理身他聽了這話，點了點頭，叫着關督理的號，說道，孟桐兄，你這個副官，倒是小壞，關督理見人當面一誇獎，這面子就大了，因對柴士雄道，你這樣做學，很不錯，我就升你做副官處

處長，另賞你四百塊錢。你可以在北京買點東西回去。給你們太太，你看我作事，公道不公道，柴十雄不料留何劍塵在家裏吃了一餐飯，升了處長，又落了四百塊錢，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當給關孟綱督理行了一個禮，就退出去了。顧國強笑道。關督理辦公事是公道，辦家事可不公道。關孟綱道。你這話是怎麼說法。我倒有些不懂，顧國強道。我請問你老哥，這次到北京來，爲什麼把許多如夫人丟在衙門裏，就只帶一個人來呢。關孟綱哈哈大笑道。這可讓你問倒了，其實我是走得匆忙，抓了一個，就讓他跟着上火車，並不是愛誰就帶誰來要是愛的話。這兒還攔的住這兩個，說話時，一隻胳膊，環抱着一個姑娘用巴掌在他兩人肩膀上，輕輕的拍着。這其中有個楊毅漢司令，和關孟綱是個八兄弟，常常和關孟綱鬧着玩的，因道，嘿，老大哥，今天晚上看你耍迷糊了，你是見一個愛一個的你聽今天在座這些個，愛那一個好呢。關孟綱笑道，這話算你說着了。我真不知道愛那一個好，我現在想了一個法子，把到場的小姐都用紙寫上名字，搓成紙團兒，放在一處，回頭咱們用筷子夾那團兒，夾着誰就是誰。大家看這個辦法好不好，一個好字未問完，滿堂的貴客，早已叫起來了就在場的貴人而論，第一就算關孟綱督理，其次就是楊毅漢司令，顧國強督理，烏天雲督理，魏元高參謀，王泰石督理。再次是幾個總長，不過是來湊趣的，那就無足重輕了，至於徵的妓女，却是用十八輛汽車在胡同裏分批接了來的，稍爲好一點的妓女都叫來了，一共有一百四五十位，這大飯廳，花園錦簇人都擠滿了，關孟綱提到抓團，顧國強很是贊成，笑道，這團兒最好，大家有緣法。他門誰也不能賣手段，咱門誰也不能罵心，關孟綱聽了

兩位妓女，聽到這句話，都鼓着兩片小腮，扯着關孟綱的胳膊，把身子不住的扭着，說道：「那樣不好，那樣不好，就是我們伺候大帥罷，關孟綱笑道，別吃那個飛醋了，我抓鬮兒還排知抓着誰呢，也許抓着你兩個人那不更好嗎，這兩位姑娘，都緊緊地挨着他坐下，把頭枕的他懷裏，只是搖撼，鼻子裏也不住的作蚊子哼，關孟綱笑道，好罷，你兩個人也算我的，我也要另外給錢，兩人都有一分這不成了嗎，這兩個姑娘，聽見他說照樣的給錢，也就無話可說，這裏在場的人，都是捧關孟綱的，關孟綱出了主意要派鬮，早就有人忙着找了紙筆，將姑娘的名字，一一寫好，折成小紙卷，放在桌上，又找了一隻牙筷，放在紙捲邊，在場個貴人，由關孟綱起，每人拈一張，夾一個紙捲起來，關孟綱一看，上面寫的是什麼人名字，就由什麼人坐起身邊來陪，關孟綱本家有兩個了，再又添上一個，前後圍了三枝花，說說笑笑，好不熱鬧，當他們拈過以後，就正式入座吃大菜，這是一列長桌子，因為沒有正式的主人翁，關孟綱坐了頭席的主席，所招待的三枝花，左邊坐兩個右邊坐一個，這三個人，一個給他在麵包上抹醬，一個給他用刀叉切盤子裏的菜，一個給他拿玻璃杯子的，接茶房斟的酒，只有他面前最忙，此外桌兩旁，坐着兩排人，兩排人身後，便緊貼着兩，姑娘，把這一些全圍在衣香鬢影，綺羅叢裏，自然是一番盛會，吃過頭一道冷菜，姑娘們不開始要唱，因為這種場面不同，除了拉胡琴烏師，另外有四個幫助，一個掌鼓板的，三在是配琵琶月琴三弦子的，遠遠的靠住飯廳側門擺了四張方凳，他們把臉子板成紫色，一點笑容也不敢露，側着身子坐下，這裏茶房解事，早將一玻璃杯白開水，送到關孟綱附近，看見

一個片燒手端過來，便咳嗽了兩聲，就將杯子遞給他，那個姑娘住杯子喝了幾口水，便捧過臉去，向烏師微低頭聲，下了一句搖板，珠簾寨，便唱將起來，他唱完了，大家就亂嚷了一陣才好，於是各人抓彩或嗚呼的姑娘，都輪流各唱幾句，每唱完一段，換一個拉胡琴的烏師，由關孟綱吩咐，每個烏師給二十塊的賞錢，大家唱完一週，大家吃到了上咖啡，也就快完了，關孟綱站了起來，笑道：大家知道的，我老關見着娘們，是見一個愛一個的，今天到這兒來，唱個部算有交情，有主兒的我是管不得，省得回頭大家吃醋，若是沒有主兒的，我算作一個東，一人送一百塊錢，在座諸人聽說這話，都叫了一聲好，關孟綱對着廳外，叫了一個來，就進來一個馬弁，關孟綱道：你快到我睡覺的屋子裏，把枕頭底下，壓着的一個小皮包拿了來，馬弁答應着進去，不多一會，就將皮包拿來了，關孟綱將皮包向桌上一放，揭開來手裏裏面一掏，就掏出一搭用繩紮的鈔票，他將鈔票向空中一拋，又用手接着，笑道：媽的，不能再好了，這票子都是五十塊錢一張的，每人兩張，數也不用得數，說時拿了切大案的小刀，將繩子割斷，撒了兩張鈔票，兩個指頭捏着，向空中一幌，說道：要的就來，客氣可是自己吃虧了，當姑娘的人，雖無非為的是錢，但是要得好有光彩，當着大庭廣衆之下，走上前去，錢究竟有些不好意思，關孟綱見錢沒有人來接，笑道：真邪門兒，這年頭兒，會有錢沒人要，因對坐得最近的一個姑娘道：你要不要呢，這個姑娘，正是一個倒碇的人，怎好說不要，只得紅着脸走上前，說了一聲謝謝，伸手將錢接過去了，有一個人開了端，這事就好辦，因此挨挨擠擠一個一個的，走到他面前來接錢，關孟綱笑得翹起兩撇鬍子

，來一個就釘着眼晴望一個。人家伸手接錢，他就把鈔票向人手心裏一塞。一個一個的將錢領下，關孟綱就笑嘻嘻的說：「一錢痛快，烏天雲笑道：「關大哥是痛快，我們這些人就白了嘴，關孟綱道：「這錢是大家的，誰和我沒關係。他們還有走。諸君愛怎麼樂，就怎麼樂。你別管各人。我這家不拿外錢。現在要痛快用。我這次到北京來，費了許多錢。才弄到五塊錢。這錢是買還有八千錢可以拿到。但是還不知道那一天到手呢，這五萬塊錢。我想也辦。什麼事。把他拿掉了拉倒，楊毅漢笑道：「關大哥的算盤。倒算挺乾淨，但不知五萬塊錢現在還剩多少。關孟綱拍皮包一拍，笑道：「多沒有。還有兩萬元，怎麼樣，咱們吃狗肉。楊毅漢道：「關大哥的牌九。推得太厲害。我不敢領教。這兒人多，搖一場攤，倒是熱鬧。烏天雲道：「別說錢了，這些條子，咱們該在這上面樂一樂。為什麼把人家丟開，咱們關一們的呢。關孟綱道：「吃也吃了，唱也唱了，我想不出一個樂兒來。顧國強笑道：「咱們來點兒餘興，好不好。關孟綱道：「什麼叫餘興，顧國強道：「就是鬧完了，還來一段很有趣的事兒。關孟綱道：「這事兒我早贊成，還是這有趣的事兒，是怎樣的來法呢。顧國強走進前來，把一隻手捂住嘴，俯着身子，對了關孟綱的耳朵。唧唧噥噥說了一遍。關孟綱笑道：「這事兒有甚。可是真的假的，咱們還沒法子預先知道。顧國強輕輕的道：「咱們先叫人問好了。若要不是，一們就罰他，關孟綱哈哈大笑道：「笑話，笑話，事後要罰人家，也忍心啦，楊毅漢道：「二位鬼鬼祟祟，笑一陣子，說一陣子，到底鬧些什麼，好事別一個人知道，說給大家聽聽，關孟綱道：「說就說，要什麼緊，顧二爺的意思，別人是不能問，咱們住在這裏的人

，明兒早上就要走，得留個紀念。咱們一共四個人，四個都找一個人兒，給他點大臘燭，咱們哥兒們來個臨時的新郎官，你看好不好，關孟綱個子又大，聲浪又高，站起身來一說，把姑娘叢中幾個清信人聽了，都臊得低了頭。關孟綱笑道：咱們的事情，是敞開來辦，在場的姑娘，有點紅臘燭資格的，自己可得說出來，不說出來，就都不許走，這話可又說回來了，不說出來，我們也問得出來的。反正說有關督理在場，決不能虧你們，你們把領家找來，我們這就開支票給他，這些姑娘，誰也知道關孟綱是能花錢的，同時可又怕他蠻不講理，因這緣因，上前應卯是不好，不上前應卯也是不好，有些彼此認識的，都對着幾個清信人注意，有幾個放肆些的，索性把認識的清信人，推上前來。這些清信人含羞答答的，低着頭拈衣弄帶，上前兩步，便又站住，關孟綱一看，一共倒有六個之多，因笑道：我怕還找不着呢，這倒有得多了，在他們說笑之時，這些密姐兒裏面的人，早已打了電話，報告關係方面，這兩華飯店，距離八大胡同，正不甚遠。不到二十分鐘工夫，各清信的關係人，都悄悄的在大飯廳外面聽信，飯廳裏面，笑語喧嘩。正鬧成一片，各清信人輪次的溜了出來，和自己領家商量，領家的目的，只是要錢，其餘的事，倒在所不問，現在這些關老，一個個只說點紅臘燭，可並沒有提到賞錢上面，未免找急，而且這裏是滿堂關人，又不使上前去問，十分為難，就在這時，走來一個穿制服的人，說道：你們的姑娘，都是清信人嗎，大家硬着頭皮答應一聲是，那人道：金廳長在前窗屋子裏傳你們問話，大家平常聽到金廳長三個字，就骨軟毛酥，如今金廳長要當面問話，大家不由心裏卜通一跳，但是有人在這裏傳見，要躲也躲不及



了，只得跟着那人一路來見金廳長，金廳長坐在一張沙發上，有意無意的抽煙捲，進來六個領家，有膽小些的，便跪了下去，金廳長道：「你們認得我嗎？」大家死命的掙扎着，才答應出來認識兩個字，金廳長道：「既然認識，那就不用多說了，現在你們自己說，你們的姑娘，誰真有點紅蠟燭的資格，金廳長見了上司，笑得兩眼會合起縫來，但是他見治下，那就像包拯一般，大有一笑黃河清之勢，所以他見了這六位領家，面孔早是板得鐵緊，黃中透紫，現在說到誰真有點紅蠟燭的資格這一句話，自己就有忍俊不禁，略略放出一點笑容，將兩個門牙咬住下嘴唇皮，瞪眼望着他們，靜等回話，大家都硬着頭皮，說有那個資格，金廳長微笑道：「你們可不要說得那樣乾脆，若是不對，是領不得賞的，恐怕還要受罰，我們知道的，許多紅信人喜歡冒充清信人，而且他們清不清，紅不紅，你們也許不知道呢，說到這裏，索性大笑起來，因道：「你們糊裏糊塗，就能保那個險嗎，去罷，你去和你們的姑娘去商量，共推出四個人來，再來回我的信，我這裏先給你們四張支票，都是一千塊錢，可並不拿你們當差，你們別鬼頭鬼腦的，這不是叫條子打茶圍，我是沒好處的，說時，摸着兩撇八字鬍子，對這六位領家，也就如見了六位上司一般，謎的笑起來了，這六位領家，見黃廳長也隨便說笑，各人的膽子才大了些，說道：「讓我去問問罷，反正請廳長預備四對大紅蠟燭得了，金廳長笑道：「我沒有那個福氣，我預備什麼，有一位領家，格外討好，却問金廳長道：「那有什麼難處，廳長若是願意，我倒可以做一個媒人，說時，也是望着他傻笑，金廳長笑着揮手道：「去罷去罷，你還是去辦你自己的事是正經，這六位領家叫了姑娘，來此商量一陣，結果

，就推出了四個姑婆來，捧燭燭。金廳長來了消息，馬上就向關孟綱來報告。樂得關孟綱翹起兩撇鬍子，笑逐顏開。家裏國裏烏天雲，三督理，一共四大金剛都是明天要走的，所以大家湊趣。來了一套俗套，其中催王泰，年紀大些，性情也老實一點，笑着搖手道：我可以不來，讓給楊漢。關孟綱道：嘿，二哥，你客氣什麼。咱們是明天要走，金廳長辦這點小差，給禮制家來了，你裏是不幹，人家可沒有面子。烏天雲道：關大哥說話老是夾槍帶棒，你說人家沒有面子，還是金廳長沒有面子，還是姑娘沒有面子呢。金廳長站在一邊，臉上紅起來，笑着叫了自己的名字說道：佩書有什麼面子不面子。正說着，那四個清倌人，也和商家商量好了，重進飯廳。臉上都是斷紅變暈，喜氣洋洋，楊毅漢看見，先鼓着掌道：嘿，好漂亮新娘子，他一聲喝着，全堂的人，都鼓起掌來，楊毅漢笑道：這應該送新人入洞房了，預備了大紅蠟燭沒有。關孟綱笑道：不要胡說了。點紅蠟燭，那是一句話，誰見人真會點起紅蠟燭來，楊毅漢笑道：爲什麼不能真點，真點起來，才是有趣，不瞞你說，我早給你預備好了。說道這裏，使對馬弁道：叫他們拿上來，馬弁答應一聲退出去，却引着四個人，捧了四個錫製大燭臺，各插着一支胳膊粗也似的大紅蠟燭，拿了進來之後，完全放在大餐桌上，楊毅漢用手對在場的姑娘一點，還有十二個人，笑道：好極了，因對他們笑道：遇到這種好喜事，你們也別鬧着呀，勞你們的駕，請你們自己分配用八個人捧燭臺，四個人攙新娘子，捧燭臺的在前走，攙新娘子的在後跟着，各是三人一組，辦完了。我給你討喜錢好不好，這事本來就有趣，加上楊司令當面說了，可以討喜錢，這班姑娘，遇到這種事，無

不屑飛色舞，先有兩個大方些的上前點燭，其餘的也就一擁而上，四位清倌人可就各紅着臉，坐到一邊的矮沙發上去。這些姑娘也就湊起趣來，說道，去呀，到新房裏去呀，清倌人都笑着把身子扭幾扭。關孟綱哈哈大笑，慢來慢來，你們說這新娘進房，不問三七二十一，向那裏送，那個新娘是我的，那個新娘是別人的呢。這纔罷，他們再來抓一回鬮，抓着是誰就是誰。大家看好不好。在場的人，都是愛鬮的，就嘖嘖叫了一聲好，關孟綱笑道，這鬮還不讓別人寫，我才相信沒有弊端，因要紙筆，寫了四個紙塊，自己鄭鄭重重，一筆不苟，寫着一二三四四個字，關孟綱當衆寫字，這却是大家少見的一樁奇聞，大家都異常的注目，及至他寫完，却原來是一二三四四個字，大家又要好笑起來，他把四個小紙塊捲紙煤似的捲着，然後用手點着四個清倌人道，你是一，你是二，你是三，你是四，話可說明，這會子，你們暫且別動，讓我們把鬮拈過去了，這就分出一個彼此來了，你愛怎麼樣辦，就怎麼樣辦，說着，把四個紙鬮向桌上一拋，因道，這個紙鬮兒是我作的。我可不能先拿，你們來罷，願國強究竟爽直，他走上前，就拿了一個，烏天雲見有人拿了，笑着摸摸鬚子道，看我和誰有緣，於是也取了一個，王泰石坐在一邊，只是微笑，却不肯上前來取，關孟綱笑道，王大爺，這是怎麼着，剩了兩個，你全要讓給我嗎。王泰石笑道，讓給你我就讓給你，那也沒有什麼關係。關孟綱笑道，究竟不能夠，咱們說好了，是一個人一個的，這會子我要一箭雙雕，可就有些不講理了，他於是拖了王泰石一隻手，給他按住在桌上，王泰石就趁此機會，抓起一根鬮來，各人依着鬮上的字，各人帶笑去親熱所得的姑娘，楊毅漢拍着手笑道，得了得了，

別鬧了，應該送人家入洞房了。關孟綱笑道：「就這變辦。那二位是我這一邊送紅燭的，跟着我請在頭裏走罷，果然有兩姊妹捧着燭臺跟住了他。更有一個姑娘攙住那位新娘一隻胳膊，這新娘因為飯廳人太多，越坐越不好意思，低頭走了，這下子兩枝紅燭引着一個清倌人，就分頭各向各房間去了。關孟綱這屋子裏的，叫着美情，今年才十六歲，小小的身材，穿了一件豆綠銀條紗的長袍，露出一大節白絲襪，小腰只好一把大，配上一條漆黑的辮子，辮子梢蓬蓬的，有四五寸長，就像一把黑絲繩子一般。美情處處是小孩子打扮，越顯得身材瘦小，和關孟綱這一個彪形大漢一比，真正是個兩走極端了。關孟綱見美情一挨身在牀面前沙發椅上坐了，雪白的圓臉，添上兩道深暈，電燈一照，像蘋果一般嬌豔，心裏大喜之下，一摸身上，還揣着一搭鈔票，於是將送新人進房的三個姑娘，一人送他一張五十元的鈔票，這三人都是喜出望外，稱謝而去，接上楊毅漢率領一些閹員，闖進房來。有一位教育廳長曹祖武，倒是和關孟綱接近的人，因之他說笑起來，比較自由些，他這時看着美情羞不自勝，含情脈脈坐在那裏，却也神出了神，關孟綱和其他的人說話，眼睛可放在曹祖武身上，他啣着一枝很粗的雪茄，仰着躺在一張睡榻上，睡榻邊正是一張桌子，他却用胳膊平放在上面，屈着五個指頭，將桌面當鼓打，不料曹祖武看呆了，竟不會埋到關孟綱身上，關孟綱一把無明火起，放開巴掌，轟的一聲，將桌子一拍。把桌上放的幾個茶杯，震得翻過來了一個，陰郎陰郎，滾到地下，在地板上砸了個幾多塊，他接上嚷道：「曹祖武好小子，你不要腦袋了，曹祖武正看出了神，突然被關孟綱一喝，驚出一身冷汗，一顆心，幾乎要由口裏跳將出來，他呆

住了臉，望着關孟綱，不知爲了什麼事，關孟綱道：「我的人，你看得這樣饞眼爲什麼。你的意思，打算怎麼樣，要割我的靴子嗎，曹祖武聽了，心裏越跳得凶，這位先生說惱就惱，反起臉來，是不認得人的，因站起來勉強笑道，督理有所不知，這位姑娘，非常像我的舍妹，關孟綱被他這樣一解釋，早去了三分怒氣，因瞪着眼睛問道，真的嗎，曹祖武道，實在太像了，我是越看越像，關孟綱道你舍妹幾時丟的，不會就是他吧，這可不見鬧着玩的，曹祖武道，舍妹現在天津，並沒有丟，不過這一位姑娘，實在像得厲害，若不是他說出話來，口音不對，我真要認錯人了，關孟綱哈哈大笑道，鬧了半天，不過是有些像，我倒以爲真是你舍妹呢，這也不要緊，難得遇着這樣巧，你們兩人就拜爲乾姨妹罷，今天晚上，你可臨時多來個大舅子，這話說出來，曹祖武臊了通紅一張臉，關孟綱倒毫不以爲意，學到美情一張沙發椅子去，拉着他的手，指着曹祖武道，認這樣一個哥哥，還對你不住嗎，曹祖武見關孟綱有些很喜歡美情的樣子，也上前一步，站任面前說道，若論起來，像是真有好些像，你若不嫌棄，我就算老大哥了，說畢，也接上一陣哈哈大笑，這才把難爲情掩飾過去，大家見關孟綱的情形，似乎不願意人在這裏鬧，因此大家借着這點事情，一閃而散，關孟綱見屋子沒有了人，便笑嘻嘻地拉住美情的手道，你今年十幾歲，美情將牙齒咬住下嘴唇皮，半晌，才笑道，十六歲了，關孟綱在身上一掏，掏出一捲鈔票，便向美情手裏一塞，笑道，你拿去花錢，以後你就知道我這人不錯，美情知道那票子，都是五十元一張的，估量着約也有四五百元，她真不料這人有這樣慷慨，不由得從心裏笑出來，連叫了幾聲謝謝，關孟綱笑道，我送你作禮

太太，你願意不願意，美情道，沒有那好的福氣。關孟綱道，怎樣說沒有福氣，我是願意的了，只要你一願意，這事就算成功，有什麼福氣不福氣，你到底願意不願意呢，美情點頭道，願意的，關孟綱伸手輕輕的拍着美情的脊梁道，你這小小的東西，倒會灌米湯，美情抿嘴一笑，說道，督理想想，我是初做生意的人，今天督理招呼了，以後就伺候督理，那我就算有始有終了，關孟綱雖然愛玩笑，他倒很贊成舊道德忠孝節義，美情這幾句話，正中了他的意思，笑道，你這話是不錯，可是我的姨太太很多，你知道嗎，美情道，這要什麼緊，各看各人的緣法罷！，關孟綱被他說得心癢難搔，連說好孩子，今天這個不算，明天我再給你錢，美情心想，這個錢是沒有第三個知道的，大可以私落下來的，關孟綱多給一個，自己就多得一個，千萬不可放鬆，因為心裏一打算盤，就斜靠着關孟綱懷裏。逗他玩笑，關孟綱笑得前仰後合，指着桌上，點的那對紅蠟燭笑道，你瞧瞧這一對蠟燭，點得這樣紅紅亮亮的，這個彩頭兒不錯，你若是願意做我的姨太太，對着這紅蠟燭，咱們就這樣一言為定，美情心裏一想，答應就答應，反正我是有領家的，我也不能作主。因笑道，好，就是這樣說，只要將來督理多疼我一點就是了，關孟綱連連點頭道，成，成，不過你也要好好的聽話呢，兩個人你勸我，我勸你，這一番情形，實在濃密到了極點，但是關孟綱鬧着點紅燭原是餞行酒之後，鬧一點餘興，已經和幾位要出京的闊人約好，明天早上八點鐘，就一律出京，這句話，本來要和美情提一提，因怕提了之後，美情要不願意，先就沒有告訴他，後來說到要討美情作姨太太，這話更不便告訴他了，到了晚上三點多鐘，府裏忽然來了電話，說是四位督

翻身之前，五點半鐘，要到府裏去開會，他睡覺的屋子裏，有分機電話，關孟綱接了電話一聽，只是唯唯答應，也沒說什麼，年紀輕的人，是愛睡的，早上四五點來鐘，更是正好睡覺的時候，當關孟綱起牀進府去之際，美情一個人正睡得又酣又甜，那裏知道一點，等到美情醒了過來，已經是九點鐘了，睜開眼睛一看，牀上沒有人，屋子裏也沒有人，靜悄悄的，只聽見桌上放的那一架鬧鐘的擺輪，嘎嘎嘎的響，窗簾垂着，並沒有捲起，屋子裏是陰暗暗的，美情心裏好生奇怪，在牀上撐起半截身子來一看，屋裏放的幾件行李，却也不見，這分明是人走了，別的倒罷，不知道昨晚關孟綱給的一捲鈔票如何，趕緊將手在枕頭底下一摸，還。那裏，掏出來一看，依然是原來的數目，並未少却一張，美情將錢揣在袋裏，坐在牀上，發了一會子呆，究竟也猜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穿了鞋，走下牀來，掀起窗簾，向樓外一看，只見人家屋頂上，已是一片太陽，回過來一看鐘，這才知道是快到九點了，飯店裏的客人，都睡得極遲，所以到了這般時候，都未起牀，依然是沉靜，美情看那桌上關孟綱應用的小件東西，都已帶走，惟有一把茶壺，幾隻茶杯，是飯店裏的，卻依然還在。杯子裏有半杯剩茶。還是自己斟給關孟綱喝的。放在桌子上，倒沒有動，那一對高錫燭臺點的紅燭不知幾時點完的，由燭籤子一直到燭座上油淋淋的，堆了大片蠟淚，美情隨身向沙發椅上一坐，自己呆呆的想着，倒不料昨晚上有這一件事，他和我昨晚才認識的，說了許多廢話，今天一早，他倒跑了，不知道的，說我不會作生意，我還有面子嗎，美情想到這裏，倒真疑心關孟綱是生了氣，一怒而去，他這一去不要緊，無非走一個客人而已，若是領家追究起來，爲作

麼把客人得罪了，以嘗答對，將來姊姊班裏，把這一件事傳揚出去，說是給美情點大蠟燭的客人，不到天亮，就生氣走了，這豈不是生意上一場大笑話，以後還怎樣站得住腳，因此越想越害臊，越想越臊，一個人不由哭將起來，正在這時，只聽見房門上簌簌打幾下，一疊連聲，有人叫老五，美情一聽，是自己房間裏阿姨的口音，連忙擦了擦眼淚，站起來開門，誰知門已鎖上暗鎖了，竟開不動，美情道，這門是誰鎖上了，這裏屋子除了我這裏沒有人，一定是由外面鎖上的，你找一找茶房，叫他們打開罷，阿姨在外面聽見，便找了茶房來，茶房將門推了一推，見是鎖的，也奇怪起來，說道，這門的鑰匙，是在屋子裏桌子抽屜裏的，裏面不鎖上，外面沒有鑰匙，怎樣鎖上的呢，一定是裏面的姑娘鎖上了，他不肯開門呢，阿姨一想，也是，沒有人住在裏面，反來鎖上門的。於是捏了兩個拳頭，又簌簌的打着門，口裏喊道，老五不阜了，還開什麼玩笑呢，要睡回去再睡罷，美情在裏面頓腳道，誰開玩笑呢，我也是剛醒，我怎樣會鎖起門來，我又不尋死，關了門作什麼，這一說，大家更是不解，裏頭沒鎖，外面沒鎖，是如何鎖上的，要知道這門怎樣開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病 淵泉有自夙慧佛邊緣

却說美情被鎖在房間裏，外面都沒有鑰匙開門，大家非常的找急，阿姨便問茶房道，你們這房門的鑰匙都差不多的，你不會到別處借一把鑰匙來開門嗎，茶房笑道，若是別間屋子的房門，也可以同用，這房間的鑰匙，那就不應慎了，阿姨道，那怎麼辦，就把人鎖在這屋子裏



一輩子嗎，茶房道，你不要發急呀，這又不是我鎖的，那能怪我，今天早上關督理走的時候，是我在這裏伺候的，並沒有關門，不過他留了一個副官在這裏，也許他知道，讓我去問問看，美情在裏面拍着門道，快去罷，我要急死了，茶房回關督理還留了副官處長柴士雄在這兒，便去問他知道不知道，柴士雄在衣袋裏掏出一把鑰匙來，笑道，在這兒，那姑娘醒了嗎？茶房道，睡醒了，關着不能出來哩，他們班子裏又來了人，站在房門外，只管要我開門，柴士雄道，這是我忘了，我好意倒反成惡意，我去開罷。因此在前走，走到房門口，見阿姨一手撐着門，站在那裏發呆，因笑道，你不能怪我，我好意，督理走得早，這房門虛掩着，一個小姑娘睡在裏面，可是危險，你別聽這些茶房，全沒有好小子，他要趁天不大亮，冒充督理……

那阿姨笑着頓腳道，我的太爺，你就開門罷，人家正等的發急哩，柴士雄開了鎖，一推門，見美情蓬着一把辮子站在一邊，就向他一笑，美情看見人進來，退了兩步，紅着臉，用手去理髮髮，阿姨還不明白他睡着，並不知道關孟綱已走，因問道，關督理一早就走了，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嗎，美情點了點頭，柴士雄站在一邊，却對他微笑，美情道，督理昨天晚上，並沒有說今天早上要走，爽走了，我倒是不知，你們知他為什麼事走了嗎，柴士雄笑道，你問這個話，問別人不成，你得問我，昨天晚上的支票，還是我開的呢，美情對他點點頭，阿姨道，究竟關督理到那裏去了，你知道嗎，柴士雄道，他上那兒去了，他回任去了，這個時候，火車開過五六百哩地去了，說時，望着美情微笑道，早上他睡得真熟，督理走了，這門是虛掩着，是我在勸他

拔了鑰匙把門關上了，你瞧我這人好不好，美情一想，自己睡着的時候，他一定進房來，倒不好意思，也並沒開口，阿媽想很詫異道，什麼，關督理回任去了嗎，柴士雄道，可不的，不但關督理回任去了，昨晚晚上住在這裏的四位督理，都回任去了，說時，烏天雲招呼找那位姑娘監妃，聽見這屋子裏有人說話，披了一件藍色的印度綉單斗篷，兩手向前抄着，也是蓬着頭髮，走進房來，對美情道，老五，你剛醒嗎，我們烏督理也是一早就走了，要走的時候，他只說是到府裏去，一會兒就來的，現在聽說是回任去了，是嗎，怎麼一點也不對我們說哩，柴士雄笑道，慢說是在這兒，就是在衙門裏，什麼時候要走，太太也不知道呢，大家一聽，才覺得這些大人物對於兒女私情，實在是無憑証的，姑娘讓大人招呼了，犯不着去責他們什麼虛榮，只嫌弄他幾個錢，也就是了，倒是美情看到柴士雄給他關房門，其情非常可感，不住的看了柴士雄幾眼，柴士雄笑道，你在那家班子裏，有空，也許我可以去看看，你，阿媽連忙說道，我們在五雲樓，你老爺若是肯去，我們是極歡迎的，柴士雄點頭笑道，一二天之內，也許就來，說到這裏，美情才實實在在知道關孟綱是回原任去了，男子漢是這樣粗心，倒是預猜不到，剛才以為怕是把人氣走了，嚇得哭了一場，真是白費眼淚了，這飯店裏也無所聞，大家都悻悻而去，柴士雄跟着後面，送到大門口，目覩美情監妃阿媽三人坐車而去，自己便站在飯店門口，圍攔着街上，不到五分鐘工夫，只見何劍塵坐了自已包月車，飛馳而來，下得車，柴士雄便笑道，來得早，昨晚睡了我一頓，沒有睡，還要來讓我請你吃早茶嗎，何劍塵道，別在街上嚷了，進去說話，二人走進去，到了柴士雄

屋子裏，何劍塵笑道，我這早來，一半爲私，一半爲公，爲私呢，昨天我接了你的電話，你升了處長，應該請我，爲公呢，聽說這四巨頭，一早就進府去了，然後出京的，望你把確實的情形告訴我，柴士雄伸了一顆大拇指，笑道，噫，報館裏的人，耳朵真長，怎麼全知道了，何劍塵道，你們遇到這樣的上司，真是不錯，他若有什麼軍事行動，叫你們賣力，你們也只好硬幹了，柴士雄微笑道，那可又是一件事，何劍塵笑道，要聽你這話，當軍閥的，真要冷了大半截，像老關這樣待你們，你們還不能賣力，若是待得更不如你們的，可想而知了，柴士雄道，乾脆一句話，誰願賣命，不過到了那個時候，一半跑不掉，走不脫，一半又想再升官發財，只好幹罷了，何劍塵道，想發大財，總是要冒險吃苦的，像我們吃不了大苦，也發不了大財了，二人接上又談了一陣，何劍塵已得了不少的消息，便告辭回去，柴士雄想何劍塵，陪他玩，很是客氣，又要把來的公事汽車來送，何劍塵因坐了自己車子來的，倒是謝絕了，到了家裏，何太太道，那位吳先生來了。他說內務部的那一位親戚，請你今天晚上在來今雨軒吃晚飯，他們七點鐘在那裏相會，這大概就是請褒揚的事。他要謝你們了。他這事由你們經手，要分個二八回扣，另外還要人家來請，你們也特難了，何劍塵道，有什麼特難，那是我們願意的，你想，他們熬兩三個月，才可以望到五六成薪，這一下子，他們落下現款，把代用券繳帳，就要得百十元，何樂而不爲，何太太笑道，我不是說他，我是說你和那吳先生，爲什麼要敲人家的竹槓，何劍塵道，我們給他弄一筆財喜，就白盡義務嗎，我們這已經足萬分，客氣了，聽說介紹請褒揚的，還有半分帳的呢，何太太道，做官的人，做到了這種

樣子，那也沒有意思，要是我，我早就改行了，何劍塵道，太太們只會說便宜話的，改行誰不知道，沒有本領怎麼去改行呢。說時，乳媽正抱了小貝貝來了，何劍塵接着抱了，笑道，將來你作官不作官，小貝貝舞着兩隻手，只是傻笑，何劍塵笑道，你這孩子倒不怕吃苦，於是把兩隻手將小貝貝舉着逗他說笑，一眼看見他胸前懸着一塊玉，用豆綠絲線打了絡子，掛在脖子上，何劍塵道，噯，你真有閒工夫，這一塊玉，你還打一箇絡子給他掛上呢，你不知道這是杏園給開玩笑的嗎，他照紅樓夢上所說賈寶玉那塊玉的樣子，讓玉器裏給洗磨出來，分明說我們的孩子是賈寶玉，我是存了這個心願。等他娶了夫人，頭一胎就弄個女孩子，我馬上照着薛寶釵的鎖樣，打一把金鎖給他，這個時候讓小貝貝帶玉去，我看他怎麼辦，何太太笑道，你那種家主意，等到一年才實行呢，況且杏園娶了太太，不見得頭一胎就是小姐，你這條計，不是白想了嗎，我現在這們玩笑，就給他鬧得很大了，昨天我把硬紙剪了一個樣子，請史小姐打個絡子，我只說給小孩子絡一塊寶石，他毫不思索，就答應了，他是一箇快性人，說辦就辦，昨晚就做好，他剛才就讓校役送來了，我想這玉是楊先生的，絡子是史小姐做的，把他兩人的東西，併攏在一處，讓他明日來看見了，那才有趣呢，何劍塵道，這個却使不得，杏園正避諱這一件事，你這樣給他糾纏上去，仔細他爲這一點小事惱羞成怒，開玩笑看什麼時候，這個日子，那能和他們說這種笑話呢，何太太笑道，你倒看得鄭重其事，我不掛就是了，提到楊先生，我倒記起一件事，聽他前幾天舊病復發了，現在好了沒有，何劍塵道，這幾天，他還照常到報館去的，他沒有什麼痛苦的樣子，也不知道他的病怎

樣，據他說，十八歲的時候，就吐過一團血，後來好了，到北京來過一回，不大重，連兩年來，他境還還不十分壞，身體強壯得多，更不會生肺病，不知道近來怎麼一回事，他常說有些頭昏腦暈，我看不是傳染的肺病，莫是用心過度吧。這倒不要緊，讓他休息兩天就是了，我因為他照常到報館去，所以沒有留心，報館裏不便說心事。今天我讓他到公園裏去談談，看他究竟怎麼樣，何太太道，你們有人請吃飯，叫他去白望着嗎，何劍塵道，杏園爲人，就是這樣容易交朋友，他絕對不拘形跡的，我告訴他，讓他吃了飯去得了，何劍塵說畢，就用電話通知報館聽差，說是楊先生來了，請他打一個電話來，我有事和他說，聽差答應了，到了下午四點鐘，楊杏園到了報館，就給何劍塵通電話，何劍塵將用意告訴了他，問他可到，楊杏園道，正想走走公園，便答應了來，到了下午七點鐘，何劍塵到來，今雨軒去，外面平臺的天棚下，已經坐滿了人，吳碧波梁子誠在靠欄杆的一個座兒坐了，吳碧波站立起來，在椅子上拿了草帽，向空中一招，何劍塵見了，老遠的點了點頭，梁子誠一面拱手，一面站立起來，笑道，諸事都費神幫忙，非常感激，何劍塵笑道，這也無所謂，不過吳碧波對我說了，我是替得作一個人情，梁子誠早就遞了一根烟捲過來，又問是喝汽水，是喝茶，何劍塵坐下說道，我們免除客套，一切隨便，我想什麼就要什麼，梁子誠道，那就不客氣了，何先生現在歡喜還在那個衙門，何劍塵笑道，我就是幹新聞事業，此外沒有兼差，從前倒也混過幾塊掛名的事，如今辦事人員，都拿不到薪水，何況掛名的，所以我們索性不想這種橫財，梁子誠道，自然是財政部或是交通部了，何劍塵微笑點了點頭，梁子誠道，他們都不討饒，從前

交通部路政司長是敵親，兄弟劉也愛了一點事，別什麼罷了，就是應酬大一點，那邊陳次長是個大手，說着，把大拇指伸了一伸，笑道，每日非打牌逛胡同不樂的，爲了公事，他也常傳兄弟去談話，待僚屬却很和氣，有一次，他打牌湊不齊角兒，一定要我頂一個，我沒法子推諉，四鬮牌幾乎輸了一個大窟窿，以後我們就很認識了，他是在南邊很得意，我打算去找他，何劍塵道，他是在南邊很得意，不過去找他的人也很多吧，梁子誠道，正是這樣，說到這裏，將眉毛一皺，又道，可是北京這地方，山窮水盡，也實沒有法子維持下去，今年翻過年來，半年多了，只發過一次薪，那還罷了，衙門裏的辦公費，也是窮得不可言狀，這兩個月以來，部裏的茶水，都是茶房代墊，他們不但領不到工錢，而且還要湊出錢來買煤球燒爐子，買茶葉沏茶，本也就很爲難了，自從前天起，他們約着，不發薪不沏茶，也不打手巾把，我事先又不知道，那天坐了半天，連喊幾聲都不見一個答應，我們部裏的茶房，這兩個月來，本來就成了茶房大爺，不來也就算了，拿起茶壺，斟了一杯茶，却是一半杯開水我剛說了一句混蛋，屋子裏的一個同事，連連搖手說，你就算了罷，這一壺開水還是大廚房裏弄來的，已經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你還想喝茶嗎，我一聞，這才知道是茶房罷工了，這兩天以來，衙門裏地也沒有人掃，公事桌也沒人收拾，糟得不像個樣子，至於茶水二字，更是不必提了，梁子誠越談越有勁，說得忘其所以吳碧波笑着輕輕的說道，不要哭窮了，這裏人多，讓人聽見，成什麼意思，何劍塵笑道，這事很有趣，大家也是樂於聽的，吳碧波笑臉，別告訴他了，他這是探訪新聞呢，梁子誠道，我正也是希望報上登出來，看那些關

者，天天大吃大喝，見了報上登着這段消息，慚愧不斷，吳碧波道，這也不算怎樣窮，窮得不離開門的機關，還有的是呢，梁子誠聽了他這話，接上又要說，吳碧波笑道，我肚子是餓了。我們一面吃一面說罷，對茶房招了一招手，叫他拿了菜牌子過來，大家看了，隨便換了一兩樣菜，梁子誠是個守舊的人，用起刀叉來，就覺得不大合適，所以不很大吃大菜。這會子別人換菜，他不知道那樣子好，那樣子不好，將牌子看了一遍，就交給茶房道，好罷，就是他罷，一會兒，菜房托了一託盤小碟子來，裏面全是冷食，他見吳碧波和何劍塵挑了幾樣冷葷放到盤子裏之外，又另外要了些小紅蘿蔔去，碟子裏小紅蘿蔔就只幾個。吳何二人都愛吃，竟是包辦了，臨到他面前，素的除了幾樣醬菜之外，便是一碟生白菜葉，他見人家並沒有吃醬菜，又以爲素菜是不體不要的，於是叉了一大叉白菜葉在盤子裏，何劍塵笑道，梁先生真喜歡吃生菜，梁子誠道，是的，他也沒加醬油和別什麼，將叉子向白菜上戳了一陣，菜葉貼在盤底上，老不上叉，就把刀一夾，向刀尖上一送，這一下子，倒不算少，便很快的送進嘴去，嚼裏一咀嚼，不但清淡無味，還有一種生菜氣潤人。吐是不便吐的。只得勉強咽下去，所幸盤子還有冷葷，趕快吃了兩片火腿，才覺得有滋味。第二下子，是紅柿牛尾湯，他看見通紅的一盤子湯汁，熱氣騰騰，有些牛肉膾味，自己向來不吃牛肉的，這不知道是牛肉不是牛肉。只好用勺子舀着喝了。這一分湯喝下去，倒不惡酸，第二盤菜，却是罐頭沙丁魚，何吳二人，都換了別什麼，梁子誠却是原來的。茶房將一盤沙丁魚放在他面前，他看見是大半條魚，旁邊有生菜葉，生菜是領教了，這魚是圓滾滾的一節，料想還不錯，舉起刀

又，就叉了一塊，送到嘴裏去，咀嚼以後，既覺得腥氣難聞，又是十分油膩，而且很淡，這一塊又得太大了，簡直難於下咽，勉強吞了下去，再要繼續的吃，實在不能夠，不繼續下去，又覺原物端了回去，怪難爲情的。正躊躇着，吳碧波可看出來了，笑這怎麼，這沙丁魚，你忘了換嗎，這個東西，除非吃魚腥有訓練的人，不然是吃不下去，我就最怕這個，你大概以爲是炸桂魚，所以沒換，我勸你不要吃鱸，吃着下去，膩人得很，梁子誠道，我倒是不怕膩，僅是嫌口味不大好，我也不要吃了，說到這裏，吳何都向平臺外點頭，梁子誠却也認得是吳何的朋友，楊杏園來了，梁子誠站了起來，連忙讓坐，說道，好極好極，平常請不到的，大家在一處談談，於是就將茶房遞菜牌子給楊杏園，楊杏園搖手道，請不必客氣，這幾天不大舒服，平常只吃一點湯飯和稀飯，葷菜也不愛沾，西餐更罷了，吳碧波讓他坐下，笑道，我是半主半客，我作主，請你吃一分布丁如何，楊杏園道，我怕那種怪甜味，來一弄檸檬冰淇淋罷，何劍塵道，什麼，西餐不能吃，倒能吃冰淇淋，楊杏園笑道，涼東西我是一概怕冷，就是不嫌這個，吳碧波道，這裏的冰淇淋，大概是熱水做的，吃了不礙事，就讓他來一併聽，梁子誠道，就是不吃飯，也可以吃些點心，楊杏園道，我向來不會客氣，倒不論生熟朋友，在吃上我不肯吃虧，梁子誠笑道，既然如此，我就不敢勉強了，在這一陣過旋，梁子誠已讓茶房把沙丁魚端去，這個膩了一層負擔，他們吃大菜，楊杏園陪養慢慢吃冰淇淋，梁子誠道，楊先生身上有貴恙罷，楊杏園道，是的，可也說不出來是什麼病，就是覺得心裏像火燒一般，一個人好好的會發生煩腦，在表面上看，是一點病也沒有，梁子誠道，



請大夫瞧了沒有，楊杏園道，那末太嬌嫩了，這一點小病，何必去診治，何劍塵道，不然，小病不治，大病之由，況且你這，好像潛伏在心裏，你還是請大夫瞧一瞧的好，就是病不要緊，檢查檢查身體，也是好的，梁子誠道，不知道楊先生相信中醫還是相信西醫，楊杏園道，中醫的藥是不假，就是治法不對，我以為西醫是根據科學治病，總比較穩當一點，梁子誠道，若是楊先生相信西醫，我倒可以介紹一個人，這人既然懂中醫，又在日本醫科大學畢業，用西藥治人的病，極是對症，他叫陳永年，自己私立了一個醫院，吳碧波道，不必介紹了，他自己有個很好的朋友，是位西醫，何必再去求別人呢，楊杏園道，你不是說劉大夫嗎，他也說了，對於我這病很疑惑，怕要成肺病，主張我靜養，我不相信他這話，倒要另請一個人診察診察呢，何劍塵道，既然如此，你就到這位陳大夫那裏去看看吧，如果是肺病，只要吐些痰，讓大夫化驗化驗，總看得出來一點，楊杏園一皺眉道，我博學別什麼重病，睡個十天半月，我都不願意害癆病，不死不活，拖着很長的日，而且害這種病，總是自己不衛生所致，何劍塵道，那倒不盡然，凡是憂思過度，或積勞過度的人，也容易害這種病，楊杏園道，果然如此，我就難免了，梁子誠笑道，楊先生若有爲了第一個問題，怕要生病，我倒有一個法子，可以來治，這叫做心病還要心藥醫，吳碧波笑道，你以為他是害相思病嗎，梁子誠正用刀在那裏切盤子裏的烤鴨，手上連忙將刀舉起來，擺了擺，笑道，不是不是，說這話時，臉都紅了，楊杏園笑道，不要緊的，我們在一處，不開玩笑，心裏是不會發火的，我果然如梁先生所說，心裏好像有一種什麼事放不下，每每一個人會發瘋發狂

來，梁子誠道，我說句冒失話，這是失意的青年人，同有的毛病，若要治這個病，又有四個極腐敗的字，乃是清心寡慾。這慾字並不一定攪着淫慾之慾，一曰嗜好，都可以包括在內，一個人要做到清心寡慾，是不容易的事，但是第一步，就要看佛書，兄弟我佛學倒也有些研究，……他說到這裏，吳碧波却把脚在桌底下輕輕的敲楊杏園

的腿，臉上略略有點笑容，楊杏園以為他是坐朋友，還是很注意的聽，梁子誠不明就裏，見楊杏園聽了入神的样子，却笑說道，楊先生不嫌這是迷信嗎，楊杏園道，佛學也是世界上，一種偉大的哲學，並不是說研究佛學的就婆婆媽媽似的，要逢廟燒香，拜佛磕頭，不過看了佛家的書，滅除嗜慾，發現人的本性，梁子誠被他道着癢處，將刀叉一放，一拍桌子道，這非深於佛學的人，不能斬釘截鐵。說出這一針見血的話。我會到許多談佛的人，他們都談得不對勁，以為佛學，不修今生，就是修來生，若果如此，學佛倒成了運籌差事，恭維那位大人物，就想那位大人物給他學了，不瞞你先生說，自從衙門不能發薪，家裏又發生許多岔事，比前幾年高車駟馬，肥魚大肉的日子，真是相差天壤，但是我因平空看了幾本佛書，心事自然淡了許多，倒不怎樣難受，就是一層，對於家庭有骨肉之情，拋不開他，既拋不開，還得幹事，佛學是佛學……吳碧波笑道，以下幾句，我替你說了罷，

要錢是要錢，作官是作官，吃大菜是吃大菜，楊杏園道，你不懂佛學，所以這樣說，其實佛人出家作和尚，未嘗不知強人所難，這也不過是取法乎上，斯得乎中，但願人安分守己，知道一切是空的，不强取豪奪，也就很好了，梁子誠越聽越對勁，用三個指頭拍着桌

子，不住的點頭，何劍塵拿了一把乾淨的刀子，平着伸了過來，輕輕的敲了楊杏園兩下手背笑道，你從那裏學得這一套，楊杏園道，你就藐視我，不能看佛書嗎，早兩年我就看過一部金剛經，不過因為沒有註解，只粗粗的懂得一些小意，覺得有些道理，這些時候，朋友送了好幾部詳註的經書給我，我一看之下恍然大悟，原來這書上的問答，正和孟子一般，越辯越越奇妙，越奇妙理也越明瞭，梁誠子道，那金剛經，本來有大乘有小乘，是佛家預備雅俗，共賞的書，若是蓮花經，楞嚴經，還有那大乘起信論，……吳碧波皺着眉道，得了，我們雖也不能去作和尚，管他九斤八斤，我們還是談我們的生意經罷，我們的款子，一切都預備好了，明天就可送到府上，只是公事日期，望你催着提前一點，乾乾脆脆，我就是這幾句話，因為天一黑，何先生就要回報館去的，梁子誠笑道，你這小孩子，總是這樣頑皮，我們不能做好人，說說好話也不成嗎。吳碧波道，不能做好人，說說好話，那更是要不得，還是我這人壞嘴也壞，胡鬧一起好些，梁子誠本來佛學談得很起勁，無奈吳碧波極力的在裏面搗亂，沒有法子說下去，只好休手，西餐吃完，梁子誠會了帳，大家散開，吳何二人，便陪着楊杏園在園裏大道上散步，楊杏園笑道，碧波你今天又沒喝酒，怎麼瘋瘋癲癲的，吳碧波道，你是說我不該和那位親戚開玩笑嗎，你不知道，他有兩件事，不可以和人談，一件是衙門裏的弱狀，一件是餉事，若是一提，三天三晚，都不能歇，偏是你都招上了，我不裝瘋攔住怎麼辦呢，何劍塵道，既不是失戀的病，為什麼你心裏老感着不痛快，楊杏園道，我也莫名其妙，也許是積勞所致，吳碧波道，這位梁先生介紹你去請一位陳大夫瞧瞧，你何

妨試試，楊杏園道，若是要住院呢，

吳碧波道。我可以替你

兩天工夫，何劍塵道，病也不是那麼沉重，不至要住院，果然要住院，我們自然責無旁貸，替你工作。楊杏園笑道，若我死了呢，何劍塵道，當然由我們替你辦善後，可是你要去治病，或者早去或者晚去，不要中午去，那個時候，正是這位大夫出診的時間哩，說罷時，將社稷壇紅牆外的樹林大道，已經繞行了一週，依着吳碧波還要到水榭後面，山坡上走走，楊杏園說了一聲哎喲，扶着走廊的欄杆柱子，一挨身就坐下，兩隻手攏着拳頭，不住的槌腿，何劍塵道，你這是怎麼了，真個有病嗎。楊杏園道，精神有點疲倦似的，我要回去了，吳碧波道，你不要把病放在心裏，越是這樣，病就越要光顧了，走，我送你還走走。楊杏園也不作聲，微擡了一擡頭，站起身來，背着兩隻手，隨着走廊，就哼了出來，吳何二人隨到門口，各自坐車回家，這時，天色已然昏黑，街燈全亮了，楊杏園回得家來，見富氏兄弟把桌子移到院子中間，就在月亮底下吃飯，楊杏園道，今晚的月亮又不大亮，怎麼不把檐下的電燈扭着來，富家駒道，一扭了電燈，就有許多綠蟲子飛來，滿處亂爬，討厭極了，楊杏園說着話，人就向裏走，富家駒連聲喊道，我們這還沒有吃哩，楊先生怎不吃飯，楊杏園道，我不想吃飯，有種飯倒可以來一點。富家駒道，你真是有病了，我看你有好幾天不能吃飯了，楊杏園道，大概因為天氣熱的原故，說着，自己便走進自己屋子來，扭着電燈，見桌上茶杯涼着兩盞杯菊花茶，地板上又放一盤綠絲衛生蚊香，心裏就想着，主人翁如此待我其忠且敬，樣樣妥貼，人生只要有這樣的地方可住，也就可以安然過日子，何必一定要組織家庭呢，腋下長

衫，於是就在一張藤椅上躺下，心裏彷彿難過。可是又不想讓厲害，只得靜靜的，眼望桌上鐵絲盤裏，雜亂無章的，疊着許多稿子和信件，都得一一看過，報館稿子，一點也沒預備，還有兩篇自己要動手撰述的文稿，也還沒有一個字，翻過手背上的手表一看，已有九點鐘，這都是明天一早就發出的稿件，現在還不動手，等待何時呢，一挺身站了起來，不覺長歎了一口氣道，春露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未乾，坐到書桌來，喝了一杯菊花茶，往日是不大喝涼茶的，今天心裏焦灼難過，喝下去，倒像很是舒服，索性把那一杯也接上喝了，心裏涼了一陣，似乎精神一爽。於是把鐵盤裏的信稿。一件一件的料理，工作起來，就不覺得時間忽忽的過去。忽然聽差捧着大半個西瓜，又是一碟截片的雪藕。一路送了進去，楊杏園問道，你們少爺剛吃飯，又吃涼東西嗎，聽差道，這都快十二點了，還是剛吃飯嗎，你是作事都作忘了，楊杏園道，哎呀，這樣久了，我倒要休息一會子，身子向後一仰，只見一把銅勺子，插在西瓜裏，聽差道，我知道你是不大吃水果的，可是你說心裏發燒，吃一點這個不壞，楊杏園看了這涼東西，也覺得很好似的，扶起那白銅勺子只在瓜裏一攪，就攪起一大塊藕來就吃，吃在嘴裏，不覺怎樣，可是吃到心裏去，非常痛快，放下勺子，於是又接上吃了幾片藕，有意無意之間，不覺把一碟白糖藕片都吃完了，西瓜究竟不能多吃，就讓聽差拿了走，這時心窩裏覺得有一絲涼氣，直透眸子眼，人自然是涼快的，於是繼續的趕稿子，稿子趕完了，就着臉盆裏的涼水，擦了一把臉，一看手表，還只有一點鐘，料着富氏兄弟或者乘涼還沒有睡，正要變到前院來找他們說話，忽然肚子裏骨都一聲響，肚子微微有點痛，心裏想，

不要是西瓜吃壞了吧。正自猶豫着，肚子就痛得一陣緊似一陣，於是拿了草紙，繞出這裏的走廊，到後院廁所裏去大解。果然是涼的吃壞了，大瀉特瀉起來，事畢走回屋子，兩隻大腿麻木得不知痛癢，走起來，腳板彷彿也沒有踏着地，扶着窗臺，走進屋去，洗了一把手，便想找點預備的暑藥吃。偏是肚子裏又鬧起來，一溜兒工夫，來來去去，倒跑了七八回，夏天夜短。一宿沒睡。就看見窗外的天，由淡淡幾個星兒，變成魚肚色，由魚肚色變成大亮。一片金黃色的日光，就從樹葉裏，射到另一邊牆上。富家駿屋子的窗戶，正對後院。聽見楊杏園一宿跑來跑去，知道他鬧肚子，一清早醒了，推開窗戶，見他背着手，在院子裏徘徊，說道，楊先生昨天晚上吃了一個虧，楊杏園一頭暈，臉瘦了不少，兩隻眼眶，陷下去很深。他笑道，這都是那個半個西瓜，一碟藕的毛病。富家駿道，西瓜是新破的，不會有什麼毛病，就是那藕，是用冷水洗過的，怕不大好。楊杏園沒說什麼，皺了一皺眉毛，又向後院去了。他回來之後，精神已是十二分疲倦，扶到牀上，便睡了。恰巧有些南風，天氣還涼爽，一直就睡到下午一點，醒過來肚子還是不能舒服，預料今天萬難工作，只得把所有的事，一齊讓聽差打電話告了假，他本來是有病的。這一來，越是身體支持不住，富學仁早得了子姪們消息，便特意來看他，他這屋子窗格上，新換了綠色鐵紗，房門外又掛着一幅綠紗簾子，映着院子外的樹。陰屋子裏陰沉沉地，富學仁走進屋子來。見他側着身睡在牀上，蓋了一牀白緞毯，牀面前放了一張茶几，上面一把茶壺，斟了一杯極濃的茶，在那涼着，他枕頭邊斜放一卷木本妙法蓮華經，這邊竹案上花瓶裏，插了一枝半凋萎的玉簪花，又是一個黑色古鼎，

燃了兩枝線香，不由得笑道，痛感太重了，這句話却把楊杏園驚醒了，一翻身起來，見是富學仁，笑道，學仁兄怎樣知道我病了？特意來探病的嗎，感戴感戴。富學仁見他一笑，露出一排白牙，正是顯得瘠瘦。說道，杏園兄，你這病不能一味蠻抵抗了，應該瞧瞧去，楊杏園笑道，關肚子不過一天半天的事，不久就會好的，富學仁道，我不是說關肚子，我是說前幾天那精神疲倦的毛病，楊杏園道，我正要去看病，不想又鬧起肚子來，我是先想吃點藥，去除肚子裏的雜病富學仁道，那個不用請大夫，我家傳有個清暑祕方，好人都可吃，尤其是伏天吐瀉以後，可以吃這個清清肺腑，因願我就叫他們給你到同仁堂，先抓一劑試試，楊杏園雖不贊成中醫，料到這種平常藥，可以當茶喝，用不着拿科學的眼光去看他，便點了點頭，富學仁見他如此說，就坐在做作事的位上，開了那方子，交給他看了看，上面除了二三樣特別的藥材外，其餘也不過竹葉甘草之類，於是大膽吩咐藥差照單去抓藥，富學仁道，不知道杏園兄看佛經是好玩呢，還是研究佛學，近來我覺你是常看這東西呢，聽着，指着他枕頭邊的蓮華經，楊杏園道，原是好玩，現在有些研究的意味了，富學仁道，既然如此，我有些東西奉送，你得必然十分滿意，我是與佛學無緣，留在家裏，也是廢物，楊杏園道，好極，我猜必定是些很好的經書，富學仁道，我現且不說明，讓我送來了的時候，你再看看，便問他還想吃什麼不想。楊杏園道，只因爲嘴饞，才病上加病，這應該餓兩天了，富學仁道，你靜養靜養罷，我不和你談話了，說畢便自走了，這天下午，他果然送了許多東西來，楊杏園看時，有一尊一尺高的烏銅佛像，一掛佛珠，又一副竹板篆刻的對聯，乃是集句，一聯是一花

一世界，一聯是三藐三菩提，另外一軸繡邊的小中堂，打開一看，却是畫的達摩面壁圖，楊杏園非常歡喜。馬上就叫聽差掛將起來。那個時候聽差把那劑藥抓來，已經給他蓋上了，楊杏園喝下去之後，覺得舒服些，便拿了一卷楞嚴經，讀在藤子簾，入一疲倦，安然入夢，醒來，電燈又亮了，富家駿在窗外聽見屋子裏響動，便問道，楊先生好些了嗎，我叫他們熬了一罐荷葉粥等你吃呢，楊杏園道，好些了，也許是你府上那個濟暑秘方有些靈驗，心裏居然舒服呢。富家駿說着話，就踱進來了。說道，既然如此，就多吃兩劑罷，明天照舊再抓去，楊杏園聽了，倒也不置可否，富家駿一見佛像高掛，笑道，了不得，楊先生已經是沉迷佛學了，現在家叔又送了這東西來，越發是火上加油，我很反對，我們不是七老八十歲，為什麼要這樣消極，前途很大，我們應當奮鬥，造成一番世界，為什麼抱這種虛無寂滅的主意。把自己好身手燬了，楊杏園手上正拿着一本經，望了他一望，又微笑一笑，富家駿道，楊先生笑什麼，你以為我不配談佛學嗎，楊杏園道，不是不配，不過你們年青的人，正是像一朵鮮豔的香花一般，開得十分茂盛，招蜂引蝶，惟恐不熱鬧，我們是憂慮餘生，把一切事情，看得極空虛，終久是等於零，用你的主觀，來批評我學佛，那完全是隔靴搔癢，富家駿微笑道，無論怎樣說。我總覺得和尚是世界上最上一種寶物。大可不要，楊杏園笑道，我又沒作和尚，你怎能因為反對有和尚，就反對我學佛學，富家駿因為他是師兼友的人，不便竭力和他辯駁，而且他的病剛有起色，也不願意問他多話，只得微笑一陣，後又道，楊先生這病，其實是虛火，既然那種濟暑秘方吃得很對勁，明天就可以繼續的吃，楊杏園道，反正當茶喝，我也



贊成，富家兄弟，對楊杏園的感情，本來極好，聽了這個話，知道楊杏園是不反對，到了次日，因為上街之便，就親自到大湖關同仁堂去抓藥，這個時候，背着櫃臺外面，一個挨一個，由東到西，整整站了一排買藥的人，富家駿竟無隙可乘，只得站在一邊稍等，背着手看那櫃臺裏的夥計來來往往，只是忙着開藥架上的抽屜，却是有趣，忽然眼面前有一個影子一動，已經有一個買藥的走了，富家駿正要上前補那個空，忽然有個女子和他一樣，不先不後，也要前去補那個空，各出於無意，幾乎撞了一下，這一下子，彼此都注意起來了。

##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

原來那女子正是楊杏園的朋友史科蓮，富家駿與他雖未交經過，但也認識，於是兩人各笑着點了一個頭，史科蓮要讓富家駿上前，富家駿却又讓史科蓮上前，兩個人互相謙遜起來。史科蓮只好上前，因為不便不理人，要理人一刻兒又找不到一句相當的話，不覺又問了一句，楊杏園先生在家嗎，富家駿道，他病了，我正是給他抓藥，史科蓮道，前幾天會到他，不像是有病的人，富家駿道，他原來身上有點小病，前天又加了新症，因此就躺下了，史科蓮道，哦，是這樣，富先生回去，請你轉告一聲，就是我本當就要來看他，但是家祖母在親戚家裏也病得很厲害，離不開來，請他不要見怪，富家駿笑道，那也不至於的，史科蓮抓完了藥，對富家駿道，我先走一步了，說時點了點頭，就先出店門去了，他本雇的是來回車，檢藥的時候，車子就在鋪門外等着，他這時坐上車去，車子拉了幾步，他又連忙喊道，停住，車夫以

爲他遺落了什麼東西在鋪子裏，果然停住，史科蓮下了車，復又走進藥店，當家駱一團頭，見他又來了問道，密斯史丟了東西嗎？史科蓮道，沒有丟什麼……丟了

一件手絹……說時，當地路看了一眼，說道，一條破手絹丟了算了，當

先生你回去見了楊先生，請你告訴他，我現在回親戚家裏去了，明日上午，我去看他，當家駱道，可以可以，他這幾天，我們勸他在家裏靜養，一定在家裏的，史科蓮道了一聲勞駕，然後坐了車。上他姑父余家而來，到了余家，提著藥包，一直走回史老太太的屋子裏，這時史老太太睡的一張舊銅牀上，垂著那灰舊的珍珠羅帳子，史老太太將一條毯子，蓋了半截身上，側着面孔向裏睡，毯子外邊放了一把小茶几，上面放着半碗稀飯，一碟子什錦鹹菜，史科蓮一看，定是祖母吃了稀飯，已經醒了，且不去驚動他，窗外走廊上，本有炭爐預備熬藥的，因就在窗臺上拿了藥罐，自己到燒茶水的小廚房裏，上了一罐自來水，由這裏正要經余三姨太太房後面，忽然有一句話，透入耳朵，是老的若個三長兩短，這孩子還不是跟人跑嗎，我們這裏不能容留他，他也不會要我們容留，他有的是朋友接濟他的錢，怕什麼，你不信，就算他的學費，老的有幾個錢津貼他，他出去以後，做了不少的新衣服，又是那裏來的錢呢，哼，這事情總很糟吧，史科蓮聽了這話，不由得渾身抖戰，手上拿的那個藥罐子，一鬆手，就向地下一滾。所幸這裏兩邊是很深的草地，只中間一條石路是人走的，藥罐子裏裝滿了水，是實的，又落在草地上，沒有硬東西抵抗，只流出去一些水，罐子未曾打破，老人家是最忌諱打破藥罐子的，以爲這是根本解決，因此藥罐子一落下去，他臉都嚇白了色。

，現在檢起來一看，並沒有破壞。趕快去重上了水，送到走廊下去熬藥，端了一個一尺大的小凳，便坐在爐子邊候着藥好，忽然屋子裏哼了兩聲，史科科趕快走了進去，便隔着帳子，叫了一聲奶奶，史老太太慢慢翻身過水，史科蓮將他一邊帳子掛起，史太太揉了一揉眼睛，擡起頭，看看他的臉道，你又哭什麼？我不見的就死哩。史科蓮笑道，我那裏哭了，我是剛才咳嗽一陣，咳出眼淚來了，說時，史太太襟鈕扣上抽下手絹，便去擦眼淚，史老太太道，我剛才做了一個夢，夢見李小姐來了，他是來了嗎？史科蓮笑道，你怎麼把做夢當真事呢？史老太太道，我倒是很記他，前天那位方老先生還到這裏來了，我就說望他來，史科蓮聽了祖母如此說，知道要提到自己婚姻問題上去，便道你好好養病罷，不要掛念旁的事，病好了，什麼事都好辦，史老太太道，前天方老先生說，那楊先生人有些不大舒服，是真嗎？史科蓮道，我今天到同仁堂去的時候，碰見他那富家的學生，在給他買藥，聽說躺在牀上呢，史老太太道，你沒問什麼病嗎？史科蓮道，大概不會輕，要是輕的話，那富家的學生何至於親自來和他抓藥呢？史老太太道，這話很對，你應該去看看才是，人家待我們不錯，這一睜兒面子上的人情，也不敷衍一下，心裏過得去嗎？史老太太是有病的人，說了許多話，精神就來不及了，頭躺在枕頭上，望着史科蓮靜等回話，史科蓮心裏，憑空添了許多感觸，祖母一問，要完全說出所以然來，又不好意思，若直截答覆不去，又覺不對，好久不言語，史老太太是詫異，問道，你爲什麼不言語，平常送信接信，你也去過的，人家病了，正大光明去瞧瞧，有什麼不好意思，你若是覺得不便，就說我吩咐你去的得了，史科蓮道，去一

繼倒不算什麼，他們這裏人多嘴雜，恐怕又要生出是非來的。史老太太道：「你去一會兒就來。」誰也不會知道的，正說到這裏，余太太派了老媽子來問，外老太太吃什麼不吃。史老太太回說不吃什麼，老媽子自去了。隨後余瑞香買了一大包梨脯葡萄乾蜜棗之類，陪着談了一陣，他祖孫的話，就不好說了。史科蓮自向長廊下去煎藥煮茗，史老太太對余瑞香道：「你表妹回來，什麼東西也沒帶，我明天還叫他到學堂裏去一回，也好把換洗衣服帶來，余瑞香道：「就隨他去罷，要換洗衣服，把我的衣服，先換一換得了，史科蓮隔着窗戶說道：「我還要拿我的書呢，余瑞香道：「姥姥，你聽聽。他還是分彼此分得這樣厲害。史老太太道：「他要去拿書，也是實情，你想我這病，這一鬧下去，知道那一天好，我的病不好，他也不能離開的，這日子一長久，又把書送還先生，他拿了書回來，閒着的時候看看，倒也不壞。余瑞香道：「什麼時候去，表妹我們一塊兒去，好嗎，史科蓮正沖了一小盞西湖藕粉進來，便笑着點點頭說：「明天再說罷，但是有了這一層約會，史科蓮倒顯得爲難，到了次日，只得在九點鐘出門，這個時候，余瑞香還沒有起牀，自然是知道了，史科蓮出了門，坐着車子，一直就向楊杏園寓所來。到了那裏，前面富氏兄弟，早已上學去了，史科蓮故意把脚步放響些，踏着地的得的得響，接上又輕輕咳嗽了兩聲，站在走廊上停了一停，這時走出來一個聽差，伸頭一望，便笑道：「史小姐，你好久不來了，史科蓮點頭笑了一笑，問道：「楊先生病好些嗎，聽差道：「倒是好些，現在看佛經呢，你請裏面坐。也就在前面引路，走到後院，就聞到一陣沉檀香氣，在本廳揚揚靜靜的垂下着，一點氣息沒有，就在這時，楊杏園在屋子裏，笑了出來。

來，史科蓮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比往常到這兒來不同，臉上先是一陣發熱，不覺低了頭，因問楊先生不大舒服嗎。家祖母也是人不大好，讓我前來看你，楊杏園把他讓到自己炕子裏來坐。自己却坐在一張沙發榻上，史科蓮見他穿了一件嘩嘩長衫，亂蓬蓬的一頭長髮，兩臉顯出蒼白色，瘦削了許多，那榻上幾卷木刻大本書，又是一串黃絲線穿佛珠，看那樣子，那書就是佛經了。案上古鼎裏正燃着一撮細檀木條子，史科蓮笑道：這久不見。楊先生佛學的工夫又有進步了，楊杏園笑道：病裏頭借這個消磨光陰罷了。說這話時，聲音似乎很急促。史科蓮道：你病病能，不必客氣，楊杏園道：不要緊，有人談談我倒願意坐起來，史科蓮此來之目的，是在問病，但是仔細的盤問，又像過於關切，似乎不便，除了這個又沒有什麼話可說。反而沉默起來，楊杏園見他如此，便問道：快開學了嗎，史科蓮見他忽然談到學校去，倒以為他又有什麼資助的意思，便道：倒還有兩個星期。現在經濟方面，比較活動一點，倒可以安心讀書了。說了這句，依舊是默然起來。史科蓮走近前，拿了一本佛經，翻着看了一看，楊杏園道：史女士，這上頭的話，也懂嗎，史科蓮搖着頭笑道：一點也不懂，倒好像譯音外國人名地名一樣，都是在字面上看不懂的，楊先生看這個看得很有趣，就奇怪了。楊杏園道：研究佛經，不是趣味問題，要看這人有緣無緣，正說到這個緣字，外面院子裏，早有人叫了一聲杏園，楊杏園一聽，是何劍塵的聲音便道：請進罷，何劍塵走進，何太太也來了，何太太一見史科蓮，連忙走上前，拉着他的手笑道：你早啊，史科蓮道：家祖母也病了，昨天到同仁堂去抓藥，遇到這兒的富先生，他說楊先生也是身體不舒服，所以我一早

就來看看，我早剛到呢。何劍塵只和他稍微調笑了兩三句話，因對楊杏園道，今天怎麼樣，你覺得舒服一點嗎，楊杏園道，舒服一點了，不過沒有氣力。想照常工作還是不行，何劍塵道，既然如此，你就躺着罷，都不是外人，不能說你是失禮節，楊杏園道，坐坐也好，有人談話，心裏一爽快，就忘記疲倦了。何劍塵道，既然如此，我們就老早的來，很晚的去，整日的陪你談話罷，讓你精神上多痛快一點。何劍塵本是一句無心之言，但是說出來之後，何太太下死勁的釘了他一眼，何劍塵忽然醒悟過來，才想到自己的不對，連忙說道，你這病應該切實的應驗，不要模模糊糊，喝點藥水就了事，頭回他們不是介紹一個陳永年大夫嗎，我勸你明天可以去看。楊杏園道，過兩三天再說罷，真是不見好我就瞧去。史科蓮道，這個大夫醫院，可在東城，這兒去，不見得遠嗎，何劍塵道，只要把病瞧得好，路遠倒是不緊，杏園，你明天早上去試一試罷，楊杏園却也同意，點了點頭，史科蓮還要上學校去拿東西，不敢耽誤久了。馬上要告辭，大家挽留也挽留不住。史科蓮去了之後，何劍塵笑道，你們的友誼不錯啊，他來探病，比我們倒先到了，楊杏園道，這真是騎驢撞見親家公，知道你非說閒話不可，但是都做開來說，朋友交情是朋友交情，婚姻關係是婚姻關係，不能因為史女士到這兒來了，就是婚姻問題有了進步。何劍塵笑道，剛才你們談些什麼呢，我彷彿聽到什麼有緣似的，何太太皺了眉道，你這人說話，真是有些不知進退，楊杏園笑道，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事無不可對人言，不錯，我是提到了有緣無緣這一句話，但是是我所謂有緣無緣，是掛舉佛而尋，並不是說別什麼事情，何劍塵道，人家來探問你的病，你倒對人談一陣子佛事

揚杏園道：「可不是，何劍塵真美，從前雖患有病，我佛堂與女前來散花，羣弟子圍聚，道心堅定的，天花就撒不上身。你道，揚杏園敬笑道：『我雖然不敢說道心怎樣堅定，但是在這一剎那間，果有天女前來散花，我總覺天花不會撒到身上來。』何劍塵微笑道：『果然是真話，你剛才和史女士說話，你的面相是怎樣的，你還照得這樣給我看。』揚杏園說：『便收住笑容，露胸襟，目不斜視的，坐了半坐在軟榻上，左手上拿著佛珠，就一個一個的，用大拇指頭指着。』何劍塵笑道：『好，這個態度不錯，我來問你，你爲什麼不動心。』揚杏園道：『絮已沾泥便不飛，何劍塵道：『不帶一點強制的性質嗎。』揚杏園道：『豈到三眼那有絲。』何劍塵道：『還說，你不是爲禪，你是無可奈何而出此了。』揚杏園道：『閱盡滄波自到天。』何劍塵道：『現在還在乎渡吧，揚杏園聽他說到這裏，揚杏園微一笑道：『笑外豈堪撥亂中，何劍塵道：『如此說來，你是決定出來了。』揚杏園道：『石自無言豈有禪，何劍塵道：『一切一切，你都放得下手嗎，揚杏園被他問到這裏，不覺心裏一動，半晌沒有答應出來，對着何劍塵點了一點頭道：『長城萬里關山在，天下如今不姓秦。』何劍塵道：『解得透澈，算你覺悟了，我來問你，何太太道：『你兩個人鬧些什麼，儘管打聽謎，我一點也不懂，還要望下聽聽，我給你膩死了，何劍塵笑道：『不但你不懂，就是把你老師李女士請來，也不能全懂，何太太道：『要說就說，要問就問，爲什麼要那樣文縷縷的，我覺得真有些酸味，何劍塵對揚杏園道：『你聽，這也是催租吏有斷髮了，揚杏園笑道：『不談也好，若是老掛在口頭，那真成了口頭禪了，何劍塵笑道：『當然是口頭禪，難道還是心頭禪不成，我來問你，設若李女士來了，你能不能轉』

一念頭，官爲到空是色呢，楊杏園笑道，他決不聽來，就是來了，我也是不更改態度的，何劍塵聽說，對他夫人望了一望，何太太笑道，楊先生，你這話說得不大好，將來要露馬脚的，現在李先生已經來了信，說是一個月之內，準到北京來，你要憂滿口要假和尚，豈不讓他傷心，楊杏園笑道，這話話，沒有真憑實據，我決不相信的，何太太忍不住了，在衣袋裏一掏，掏出一封信來，交給楊杏園，笑道，請你看一看，這是他本來的親筆，我們能撒謊嗎，楊杏園抽出信箋一看，果然是李冬青親筆，約定一個月之內就來，請何太太給他預備一間住房，這很簡單，並沒有提到別什麼，也沒有說爲什麼要來，將信交還何太太道，這很奇怪，好像只有他一個人要來，究竟爲着什麼呢，何劍塵道，我敢猜個九成九，必定是給你作媒來了，我們在家裏研究了一天，以爲他決計不是自己答應你的婚事，要是他自己答應你的婚事，寫一封信來一談着解決了，何必自己來呢，楊杏園道，你說得很對，然而未免多事了，說畢，頭便靠在沙發上的高頭，微微歎了一口氣，何劍塵道，請教你陪兩批客談話，未免太累了，你好好的休息罷，我們去了，明天下午你務必到陳大夫那裏瞧瞧去，不要自己誤自己的事，楊杏園笑道，人沒有不忙死的，我爲怕死起見，也要趕去醫治的，這倒不會誤自己的事，他談時，已經站起身來，何劍塵道，你就着船罷，還不着你送了，他夫婦二人，告別而去，楊杏園真個覺得累了，一歪身躺下，便睡了一大覺，醒來時，只見書桌子上，放着兩樣裝璜美麗的錦匣，拿過來看時，一匣子是西湖藕粉，一匣子是杭州白菊花，匣子旁邊，放着一張史料進的名片，那名片上寫着杏園先生，尊慈請多珍重，禮來敬儀兩樣，極爲可貴，則表敬



意而已，字是用鋼筆寫的。大概就走出去以後，買一試叫人送來，搥了隨身的自來水筆，寫這幾條字，並差信好送來，楊杏園便問東西是誰送來的，聽差說，你睡着了的時候，史小姐又來了。他走到前院，把單遞交給我，又去了，我見你睡着了，只虛留一聲，沒怎麼停留。他這杏園知道史科連困難，受他這兩樣東西，老大過意不去，但是東西已經送了，也無可如何了。到了六日，自己急於想病好，便在本上九點鐘到陳永年醫院去診治。正好看病的人多，只好在診室裏坐着，不料不到五分鐘，史科連也來了，楊杏園說真，便上前問道：「密密史，你怎麼也來了，史科連道：『我們那兒，到這裏很近，家祖母也想到這裏來醫治，讓我先來打聽醫院的規矩，楊先生今天可好些。』楊杏園道：『還是這樣，還沒有好，究竟不是道是病潛伏在身上不是。』史科連道：『若是病症不輕，我很主張楊先生住院，有醫生和看護婦照顧，總比住在別人家裏好得多，就是因為路近……』也可……』

以多察探察及問，說這話的時候，聲音低微極了，繼續繼續幾乎聽不出來。楊杏園道：『是不是一院。』我自也沒有覺，只好聽大夫吩咐，我到這裏。診病室裏出來一個治腳疾的，院役就叫楊杏園進診病室去診病。一推開門，圍着一個花布六折屏風，那陳永年大夫，穿了一身白布身服，坐在屏風邊，圓圓的臉兒，沿上嘴唇蓄着一小撮短鬍子，架着大框眼鏡，見了楊杏園進來，只微微點了點頭，用手指着面前一張方凳，讓人坐下，桌上本放着一張掛號單子，他一面拿那單子，一面拿桌上的聽脈器，將兩個橡皮管的塞子，向耳朵裏一塞，楊杏園知道要聽胸脯前面的，便將衣服的鈕扣解開了，他拿了那個聽脈氣的頭子，在胸口，乳

毒，兩管，各接了一管，寫下藥單，拿了一個小酒壺，裏面裝着藥水，大瓶也  
不過兩三分鐘，取出調製器，拿起來就着陽光看了一看，於是取了調筆，便將桌上調尺鎮壓  
的紙單，抽了一張，連英文書讀完，黃列着開了四五行。就對楊杏園道，這六案，吃兩瓶藥  
水就好了。楊杏園道，這藥水，大夫偏要路過了一想說這大藥，是說這藥水已經好了，給  
了院役進來，拿把單子交給他，隨對他道，傳十二號，楊杏園道，這藥水，以六七分鐘  
夫，病已看定了，只得走出來，一出門，却是一個爛腿的進去了。楊杏園道，你們  
這兒，幾位大夫，院役道，就是我們院長一個人，楊杏園道，內科外科小兒科花柳科全是你  
們院長一個人包辦嗎，院役笑道，是的，忙也就是早上這一會兒，楊杏園道，你們早上能掛  
多少號。院役道，總掛四五十號，說這話時，史科蓮已迎上前來，問道，楊先生就看完  
真快楊杏園笑着點頭，道，你看這廊下長椅上，還坐著十三四位呢，他要不趕快一點看  
，兩個鐘頭內，怎樣看得完，怪不得治外科另外要手續費，因為看一個外科要看好幾種內科  
，實在是就誤時間，史科蓮道，這院長很有名，這醫院也很有名，何以這樣模糊，楊杏園道  
，因為有名，他下生意好，就來不及，仔細了。史科蓮道，看醫院外面，像大一個門面，倒  
不料裏面就是一個大夫唱獨腳戲，楊先生打算怎樣，楊杏園道，我的朋友，都能診斷出我的病  
，所以我老遠的跑來，這位陳大夫，本事是有，不過只憑四五分鐘的工夫，就能診斷出我的病  
來，我不大相信，吃了這藥下去再說罷，楊杏園說話時，看見走廊盡頭，還有一張長椅，一  
轉身就坐下去了，史科蓮道，楊先生，看你這樣子，很累，藥還沒有拿吧，我給你拿去，每

不好，楊杏園覺得過一下也好，便拿了錢讓他到配藥處去取藥，他把藥取來，一直拿到楊杏園上了車，將藥瓶子交到他的手裏。然後自己雇車回家去，到家，一直就睡。祖母像夢裏去，一看史老太太，還是睡着的，就不作聲，就是剛才看見楊杏園的事。本來史老太太告訴他，也就一字不提，順抽了一本書，斜坐在牀面前看，他在學校裏拿回來的書，本都擺在一張小條桌上，另有一個小匣子，就盛着自己一些來往的書信，以及帳單之類，這時剛伸手到桌上去拿，只見書都亂列得參差不齊，好像有人動了。再看那個匣子，蓋子並沒有合攏，露出一條縫，在那縫裏，正好露出一截信封，自己的東西，向來是收得好好的，何以會這種樣子呢？揭開蓋來，只見裏面文件，亂七八糟，原來分類整理的，這全都變動了，這用不着猜，一定他們曾來搜查文件。想到這裏，不由自己冷笑一聲，我一點錯處沒有，那怕你們查，就是有錯處，我早也收起來了，還會讓你查着嗎，是誰來查了，祖母一定知道的，等他醒了，他一定會說，先且不要問他，因此也就安然放心，沒有攔在心上，不料史老太太病勢由此加重，睡了老是昏迷不醒，史料蓮一急，更不能掛記旁的事了。但是從這天起，余家人見了他，都帶一種冷笑的樣子，越來越凶，竟會當面說起俏皮話來，有一次，又是到菜水壩上去沖水，走三姨太太房後過，三姨太太隔了窗子，看得明白，她提高嗓子說道，而今是改良的年頭，女孩子什麼不知道，先就談自由戀愛，見了人鬼頭鬼腦，好像二十四分老實，一背轉身，和男朋友酒館進旅館出，有誰知道，女孩子要到外面去讀書，都是假。要結交男朋友倒是真。史料蓮聽三姨太太這種話音，分明是罵自己，好在自己早已知他們有這種閒言閒語的，却也不睬。

他，那三姨太太又道：「來來往往，那也罷了，爲什麼還要把這種事寫在信上，不怕糟塌筆墨？」史科蓮聽到這裏，心裏一動。剛才檢查我的信件匣子，就是他騙。但是我自信沒有什麼虧心事，也沒有什麼文件，可以做他們的話柄。他這句話，從何而來？無奈自己不能問他，也只得罷了。上了一壺水回房來，重新把木匣打開，將信件查了一查。想起來了，內中有兩封楊杏園寫來的信，已經不見，一定是他們拿去了，這信上都是冠冕堂皇的話，並不涉於曖昧事情，還有什麼可以說的，若要捉我誇錯處，除非說我不該和男子通信，其餘的話，我是不怕的。檢着信件，靠住桌子，發了一會子呆。只見史老太太躺在牀上，還是雙目要閉，昏昏的睡覺，兩個額骨，高高的挺起，越發覺得脛腿瘦削，在額骨下面，微微地有一層慘淡的紅暈。那正是溫度增高，燒得那種樣子。人睡在被裏，一呼一吸，兩肺震動得那蓋的被也微微有些震動，就只這一點，看去病人無恙。不然，老人家直挺挺的睡着，真不堪設想了。史科蓮一想自己因爲有一個祖母，所以不得不寄人籬下，自己總想奮鬥一番，找點事業，來供養老人家。現在一點成績沒有，倒惹了一身是非。而且老人家也是風牛馬之燭，想到此，眼睛一陣熱，淚珠兒突然落下來，就在這個時候，房門一推，余瑞香伸進半截身子來，輕輕的問道：「姥姥睡了嗎？」史科蓮道：「老人家的病，怕是不好，睡了老是不知醒。」余瑞香就輕輕進來，說道：「表妹，老太太在病裏頭，遇事都忍耐一點，他們說什麼話，你只當沒有聽見，史料道：「你這話從何而起，余瑞香道：「你如何必瞞我死，剛才我就在三姨太太屋裏，看見你過去，他才曉起來。我知道你對於他說話，心裏是極不痛快，史料道：「我到府上來，實

原书缺失121-122页

老太太的額角，四通臉來對二位夫人搖了一搖頭道：「這樣子，老人家不中用了，文出一筆款子來預備後事罷。」瑞香道：「你且送老太太一會，不要大鬧鬧，有什麼變動，就來告訴我。」他說這話，臉却不整看史科蓮。三姨太太勸余瑞香笑道：「只留在這兒坐，可別亂翻人家東西，有些東西，人家是要保守秘密的。」史科蓮便和余梅城一路走了。余太太是無所聞，看是來敷衍罷了。並不作聲。史科蓮跟着來跟着去。史科蓮明知這話是贈射他的，無可奈何，只得忍受着。若在往日，拚了和他爭辯，也要說幾句，無奈祖母的病，十分沉重，一心只望老人家化凶為吉，對於這種話，也只好由他。余瑞香和他同坐，兩個鐘頭，先說些閒話，慢慢的又談到那封信的問題。後被余瑞香道：「我聽見梅雙修說，李冬青要給你作媒，這話是真嗎？若是真的，我倒贊成。」史科蓮道：「我心裏已經碎了，你還有心和我開玩笑。」余瑞香道：「我不是和你開玩笑，我是實心眼兒的話。梅梅梅杏園先生，我倒也見過，似乎是個忠厚少年，他的生活能力，也還可以，不至於發生問題。姥姥這大年紀了，你還能倚靠他一輩子不成，設若他有個三長兩短，你的前途，也有個歸宿。要不然，我也不說這句話。姥姥的病，到了極點了，你不能不早點打算盤。今天廚子上街買菜，回來說：『說到這裏，望着史科蓮，又微微一笑，史科蓮忽然想明白了，是了，今天早上到醫院裏去看梅杏園，曾送他上車，一定被廚子撞上了。怪不得今日一回家，門房裏就在自己身後有一陣嘻笑之聲，今天他們對我的輿論格外不好，大概就是爲這事引起來的了，便正色道，不敢，我今天到醫院裏去看梅杏園的，我自信是正當的行爲，余瑞香笑道：「你這人真是多心，我是一番好意，才這

樣把直話告訴你，你倒以為我是說你不正當嗎。史科蓮道：我並不是說你，我也不是說那一個，但是這種行爲，我是知道爲社會所不能諒解的，那也只好由他了。余瑞香笑道：你的心裏正難受，不要再提這事了，坐在這裏。也怪說的，我們來下一盤象棋，混混時候，說着，叫了老媽子取了棋子棋盤，就攤在牀前一張案几上。史科蓮道：我心裏亂極了，那裏還敢安心去下棋，余瑞香道：原是以爲心裏亂，才要你來下棋，好說說。史科蓮也是覺得無聊，只好由着他。但是下不到四五着棋，史科蓮已經就把士象做了一半。余瑞香下了一個沉底砲去假車，史科蓮只知道撐起士來，却不走士路，把士撐到象眼裏，余瑞香道：你是怎樣走的，士走起直路來了，史科蓮兩個指頭，夾着一個棋子，却不住的抖戰。勉強笑道：我實在心慌得厲害。沒有法子下了，說着，就把棋子一推。兩隻手伏在棋盤上，頭又枕着兩隻胳膊。好像是要睡，余瑞香見他這樣，知道他心裏，已是難受萬分，便不下棋了。將手推了一推他道：不許只是想心事了，吃飯罷，我去叫把我的飯開到這裏來，我們兩個人吃。史科蓮正怕見余家人，他說在屋子裏吃飯，正合其意，這一天，兩個人吃飯在一屋裏，談話也在一屋裏，十個月以來，姊妹們的感情生疏已極，這樣一來，又似乎恢復原狀了，這天過去，病人依然是昏睡，沒有大變動，到了次日清晨，便是陰雲暗暗，不會有日光放出，這已是七月下旬，西風吹將起來，陰天格外涼快，風吹在院子裏樹上，樹葉子吹得沙沙作響，史科蓮一肚皮心事，一早就醒了，身上只穿了一件單褂，便在院子裏靠着樹，兩手互相抱住，擡頭看那樹葉子翻動，却發了呆。伺候余瑞香姊姊的胡媽，正來開病，見史科蓮一動不動，

着樹發楞。也覺得他心裏一定異常難過。不免也動了測學之心。便道：史小姐，你老太太病了，你應該保重一點。爲什麼這一早晌，就出來站住，院子裏又刮風又下雨。你怕涼嗎？史科蓮道：那裏下了雨，胡媽道：你不進屋地上，史科蓮低頭一看，果然，院子裏面的磚塊，和花盆上的葉子，都已濕了，這裏並排的兩棵樹，樹陰底下，却依舊是乾的，乾濕顯然，這裏倒成了一圈白圈，不覺失聲道：下了雨，我倒一點也不知道，於是走到樹外擡頭一看，那半空中的雨，細得像煙絲一般，風一吹，無千無萬的小點，灑了一團。向人身上撲來。格外有一種涼氣。史科蓮一人自言自語的道：斜風細雨，好淒涼的天氣，胡媽聽說道：你說天氣涼，爲什麼還穿了一件褂子，站在院子裏發涼哩，涼了可真不好。進來罷。史科蓮也覺手涼如鐵，便帶胡媽一路進去，去看史老太太。胡媽却逼他換了一件褂子，另外還加上一件坎肩。史科蓮笑道：誰也不理會害病，要你這樣掛心。這就冷了，在大雨裏頭拉車的，那才不是人呢。胡媽還沒有答話，史老太太在牀上就說了，說道：我不冷，倒是想點茶喝。史科蓮聽說，連忙伏到牀沿上，連叫了幾聲奶奶，史老太太披著蒼白的頭髮，微微睜開一線目光，哼了兩聲，史科蓮道：你老人家覺得心裏舒服些嗎？史老太太在被裏伸出一隻枯槁似的手，讓他掖着，微微的點了一點頭，慢慢的拖着聲音道：好一點了，我要茶喝，胡媽聽他這話，早已斟了一杯溫熱的茶，在牀邊等着，於是史科蓮托住了他的頭，將茶送到他嘴邊下。史老太太將嘴抿着茶杯，一直喝了大半杯茶，才睡下了。史科蓮問要吃什麼不要，他又說沖一點藕粉罷，史科蓮見祖母的病已有轉機，心中十分歡喜，高高興興的伺候，上午大夫沒有來，也不會去



催，以爲藥水還有。大夫緩一個鐘頭來，也不要緊的，不料到了這天下午，史老太太依然是昏迷不醒，呼吸也慢慢的感到不靈，只是喘氣。兩點鐘的時候，大夫來了，坐在牀邊拿着聽脈器聽了一會。那態度異常的冷靜，將測溫器放在史老太太嘴裏停了一會，抽出來一看，依然還是不做聲。史科蓮貼着牀柱，靜靜的站着，就禁不住問道，先生，病不要緊嗎？大夫已經站起身來，有要走的樣子，便道，沉重多了。上了年紀的人，血氣衰了，這也是自然的歸宿，說着，一面向外走，史科蓮跟着出來問道，不要給點藥水喝嗎？大夫就停住了腳，說道，本可以注射一針，但是老太太的病太沉重了，不注射也能，史科蓮聽了他這話，加倍的呆了，站在走廊下，一步移不動。眼淚如拋珠一般，由臉上直向下滾，也不知幾時，余瑞香走到了他身後，抄住他的胳膊，說道，你站在這兒哭做什麼呢，你還是到屋子裏去看啦，史科蓮哽咽着道，據這大夫說，人是無用的了。我想還求求姑父，再找一個中醫來瞧瞧看。明知道，是不中用的了，盡盡心罷，余瑞香見他這樣，也是眼圈兒紅紅的，說道這個你放心，老人家事到臨危，無論如何。醫藥錢是不會省的。我這就去說。馬上請中醫，你回房去罷，史科蓮聽了，掏出手絹，勉強擦乾眼淚，就悄悄的進了房，走到牀面前，看看祖母還是昏迷的樣子，那膝兒裏的痰聲，格外響得厲害了。余家三位太太，知道老人家是不行，也來看兩次，並吩咐兩個老媽子，常川在屋子裏看守。余佛香這一向子，是寄宿在西山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得了電話，知道外祖母病重，也回來了，史科蓮雖然十分悲哀，幸而各事都有料理，過了一會，果然請一位中醫來了，中醫接了一按脈，也沒有開方就走了。史科蓮更覺無望，

想起十餘年來，一老一少，飄泊天涯，相依爲命，不料到了現在，竟要分手，索性屋子裏也不坐了，端了一張小方凳坐在走廊下，兩手抱住膝蓋，看着院子裏樹葉發楞，盡情的流眼淚。眼淚滴下來，並不去擦，由面孔上向下流，把兩隻膝蓋上的衣服濕了一大片。這個時候，天氣已經昏黑了，滿院子都是濛濛的細雨，被風一吹，直刮上走廊來，人身上也不覺有雨撲了來，但是有一陣一陣寒氣襲人罷了。院子裏樹葉上細雨積得多了，也半天的工夫，滴一點雨點到地下來，這種雨點聲，最是讓人聽了心裏難受，史科蓮坐在走廊下哭了一陣，不知道屋子裏的病人怎樣，又擦乾眼淚進來，到了晚上，史老太太醒了過來，便問幾點鐘了，史科蓮道，奶奶，九點鐘了，你老人家……說到這裏哽咽住了，史老太太喘着氣，舉着枯蠟也似的手，對牀面前站的余佛香姊妹招了一招，二人便都擠上前，伏着牀沿上，叫了一聲姥姥，史老太太道，好孩……

……不成了，……看你死去的母親面子，照應這妹妹一點罷，他姊妹倆聽了，也禁不住流下淚來，各執着老人家一隻手，說了你放心三字，就說不出來，余佛香掉過身來對胡媽道，趕快請老爺來，外老太太不好了，一聲說完，這屋子裏已哭成一片，一會兒余家人都來了，大家圍着牀，史科蓮倒擠不上前，他抱着史老太太睡覺的一個舊枕頭，倒在旁邊一張小藤榻上，只是亂滾，哭也哭不出聲，將臉偎傍着枕頭，用手撫摸着枕頭，口裏不住的叫道，奶奶呀，我的奶奶呀，可憐的奶奶呀，我只剩一個人了，怎樣得了呢，大家看他哭得這樣慘慟，就有止住了哭來勸他的，史科蓮那裏禁得住，只是緣一陣

流淚一陣也是哭了兩個鐘頭。一時心裏發慌，就是覺了過去。大家便擡着他在隔壁屋子去睡下，史科蓮醒了過來，已經有一點多鐘了。隔窗一看，並沒有和奶奶睡在一個屋子裏，不知如何睡到這裏來了。也不知奶奶的病怎樣了。在枕邊上猶豫了一會，這才想起祖母已經去世了，自己是哭着過去了的，一陣心酸。又流下淚來，這屋子裏是向來史老太太抽旱烟袋和人講閒話的地方。臨窗一張躺椅。就是他常坐在那上面的。現在只有椅子。卻不見人。越發是酸上心來，屋子裏並沒有多人。只有兩個老媽子，共圍着一個大柳條籃子。在那裏折金紙錠兒，柳條籃上，却斜插着一根佛香。他這一聲不響語。只是折，金紙錠兒。就往籃子裏扔。這個是候，雨已變大了，風吹着一陣一陣的雨點灑在樹葉上。嘩啦啦作響，讓人聽了，心裏更加慘。史科蓮哼了兩聲，便坐了起來，扶着牀柱，就想要走，老媽子看見，便道，史小姐，你躺躺罷，你哭得暈過去了，這就好了嗎，史科蓮道，不要緊的，於是扶着壁子走。一步一步走到間壁屋子裏來，史老太太睡牀，她下了帳子。一牀被將她蓋了，臉上另蓋着一塊紅手巾，牀前擺了一張茶几，茶几上一對燭臺。插着兩枝高大的白蠟，有一個小磁香爐，斜插着一束信香，一口大瓦盆。燒着紙錢灰。將屋子裏釀成一種奇異的氣味，史科蓮一眼看見老太太那個綠色的眼鏡盒子，還掛在壁上，便伏到老太太牀腳頭，又放聲哭了起來，他就是這樣停了又哭，哭了又停，足鬧了兩天兩夜。余家因為官場中人，雖然是個外老太太，也不能不照俗例辦喪事，一直到送三之後，史科蓮才不是那樣混哭，然而嗓子啞了，眼睛也腫了，人更是瘦得黃黃的。一點血色沒有，混一下午。便是頭七。過了頭七。余家便不能讓棺材停在

家裏。次日就出殯。將靈柩停在道泉寺，余家並無多。送殯。只派余佛會姊妹，共坐一輛汽車前來，靈柩在廟裏安安當當。史科蓮又是一頭大哭，哭得人又暈過去。余瑞香看得他傷感過甚，已經發了病。便自行作主，送他到醫院去醫治。

## 第八十二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 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

史科蓮原不是內症，在醫院住了三天，病也就好了，因為依着看護婦的吩咐，要在院裏散散步，就走出來，倚着欄杆站了一會，只見楊杏園穿了一件深藍色的綢緞夾袍，戴了呢帽，慢慢的由上面診病室出來，因此就遠遠的叫了一聲。楊杏園見是史科蓮，走上前來便問道：「賽斯史也看病嗎？我看你這樣子，病像很重呢。」史科蓮道：「沒有什麼病。可是家祖母去世了，說到這裏，噙子一硬，便無法說下去。楊杏園道：「什麼老太太去世？」史科蓮道：「今天已去世十幾天了，我覺得他老人家很可憐。而且他老人家一去世，我越是六親無靠，怎樣不傷心，是我表姐作主，一定要送我到醫院裏來，依着我，倒不如死了乾淨，楊杏園一想，他真成了毫無牽掛的孤獨者了，聽他說，也未免黯然，低着頭，連頓兩腳道：「連說了兩個唉字，楊杏園不說話，史科蓮更是不能說話，於是兩個人對坐着半天，也沒有作聲。靜靜的，默默的，彼此相望着，望得久了，倒是史科蓮想起一句話，問道：「楊先生怎樣還到醫院裏來，病體沒有見好嗎？」楊杏園道：「病是好一點，但是身體老沒有復元，一點精神沒有。現在我是每天到這裏看一看，密斯史身體怎麼樣，不要緊嗎？」史科蓮道：「要緊不要緊，那成什麼問題。就是一病

不起，也不過多花親戚一副棺材錢，楊杏園微笑道，老人家這大年紀壽終正寢，這也是正當的歸宿，沒有什麼可傷的，密斯史又何必說這樣的話。噫，像我這樣的人，有了白髮高堂，不能事奉，反是常常鬧病，瘦千里迢迢的老母掛心，更是罪該萬死了。史科蓮道，男子志在四方，這也。算什麼事。楊先生辦事，是肯負責任，若是能請一個月半個月的假，回鄉去一繼，就可以和老太太見面了。像我呢，現在睜眼望望，誰是我一個親信的人，兩個人站着，你勸我幾句，我勸你幾句，話越說越長，真正的談了一個鐘頭，看護婦却走到史科蓮身後，輕輕的說道，密斯史，你站得太久了，進去休息休息罷。史科蓮被池一說，倒紅了臉，便道，我並不疲倦。看護婦道，你們家裏來了人了，楊杏園也不便就這樣老站着，點頭道，再會罷，逕自去了。偏是事不湊巧，今天來看病的，正是史科蓮的姑父余先生，他本來隨着看護婦走的，一見史科蓮和一個男子站說話着，便停住不上前，史科蓮見姑父前來看病，以為是破格的殊榮，很是感激，那余先生一見面，便問是和誰說話，史科蓮因為這事值不得注意，便隨口告訴他道，是一個同學的親戚。余先生聽了，也沒說什麼，也不進養病室，掉轉身，逕自走了。這時史科蓮才恍然大悟。姑父對於這件事不滿意。心裏一想，早就和余家脫離關係了。因祖母病，才回去的。自己就本打算搬回學校裏去的。只因爲害了病，又耽擱了幾天。現在姑父既然還是不以本人爲然。連醫院也不住了，就回學校裏去罷。至於後事如何，到了那時再說。主意拿定，這天且住了一宿。到了次日，也不問醫院同意不同意。硬行作主就出醫院，好在身上還有些零錢，也不怎樣痛苦，所有存在余家的東西，就寫了一封信給余瑞香，請他

檢了送來，這個時候，到開學時間，已經很近，寄宿舍的學生，紛沓的來了，很是熱鬧，自己一肚子苦悶，也就無形中減去不少，不過開學時間就近，學校裏的學膳宿費，都得預備繳了，自己的意思，是原等李冬青來京以後，再和他從長計議，把自己的終身大事，也解決了，現在學校裏催款催得厲害，沒有法子，只好不避嫌疑，再去找楊杏園，仍舊是求他接濟，這日下午，照着往日去訪他的時候，到楊杏園寓所來，進了前座院子，富氏兄弟，都出來了，前面空蕩蕩，沒有一個人，後面院子裏，却有兩個人說話，聲音很高，史科運一聽，是楊杏園和方好古老先生說話，自己心裏一動。走到月亮門邊那牽牛花的黎巴下，就不願上前。且站一站，聽着自己是否可以進去。若是不能進去，人家一見面，更難爲情了。當時就聽見楊杏園道：你老先生不用說了。只要李小姐到了北京，這事就會明白的，方老先生說，冬青所以要到北京，實在是他願意犧牲，完成你二位的婚姻，你以爲他來，還是爲着自己不成，楊杏園道，我說了半天，你老先生豈沒了解我的意思，老實說，我是爲着灰心到了極點，反正今生無婚姻之分，認識女友，也不要緊，所以我不避嫌疑，就幫助他，若是我現在和史女士談到婚姻問題上去，我這人未免其心可詭了，李女士苦苦的給我和史女士說合，真是給我一種痛苦，我原以爲他身世飄零，才認他作一個朋友，常常幫助他一點，若是這樣，彷彿我對他別有用意，我只好不再見他了，史科運聽到這裏，不由得心裏一陣發慌，連忙向後一閃，貼住了月亮門邊的白粉牆，呆呆的站着出了一會神，心想，還站在這裏做什麼，於是歎了一口氣，低着頭就走出大門，自己要想走路，已經分不出東西南北，胡亂蹣跚了一頓

車子。就向學校去了。進了寢室衣鞋也不脫。就伏在衾被。一直挺挺的。已是人事不知。同寢室的學生見他形跡可疑，也慌慌起來，便連連的叫他。那會答應。總至少是暈過去了。同學一陣亂，把學監請了來。趕快就打電話請醫生。幸而醫生將近。又是校醫。多大一會工夫，醫生就來了，據他說是不要緊，給史料運注射了一針，又灌了一小瓶藥水。人就清醒些，學監將他移到養病室裏，讓得好好的養。兩天，也就復原了，史料運這兩天一個人睡在養病室裏，十分清靜無事，消磨時光，就在楊杏園的話前後仔細一想。自己心裏為自己解釋，李冬青和楊杏園感情好極了，為什麼要拒絕他的婚姻呢。從前我老是不明白，我現在覺悟了，原來為的是我，我因為楊杏園很接濟我，感謝他的心事是有的，談到婚姻二字，我是知道有冬青在前，那裏會想到呢，不過祖母在日，老有這個意思。我雖然反對，他和冬青說了也未可知，況且我在冬青面前，既常說不忘楊杏園的好處，又和楊杏園常常來往，這樣一來，冬青必然疑惑我和某人有締婚的意思，因為愛楊杏園，不忍叫他不快活，所以自己願退出這個愛情的範圍，讓我們好就成事，唉，這實在是錯錯了。偏是我一刻又沒想到，並不反對這樁親事，於是冬青格外灰心。極力舉我代他。楊杏園以為有我，弄得他的愛人疏遠。就最怕我提親事，不過可憐我，又不願和我斷絕關係，所以這個問題，就越鬧越糾纏了。史料運想到這裏，以為我其始對楊杏園並無所謂，我何必不和楊李二人表白一番，退出是非圈，讓他們團聚，而這樣一來，不但他兩人的痛苦，可以解除，就是余家對我一番揣測，也水落石出，自然明白，我就只一個無掛無累的身子，能活就多活一天，不能活就死，到那裏也是方便的。我又何必要什

麼婚姻，主意決定。心裏寬了許多，便靜等李冬青來了，把話和他說明，順便和他商量。請他想一個法子。解決自己生活問題。心裏一寬慰，病也就爽然若失。學校裏會計和他催款，他就一口答應，十天之內，作一次繳款。決不少一個銅子。若是沒有錢，繳清欠帳，馬上搬出學堂，會計見他說得這樣斬釘截鐵，料想他一定有把握，就老實等他十天。過了兩天，那方老先生接到李冬青一封信，說這一星期之內進到，又特意到史料蓮學校裏來，把話告訴了他，史料蓮就更安心等了。不料過了一天，又是一天，一直到史料蓮自定的限期，只剩一天了，依然沒有消息，打電話到方老先生公寓裏去問，他也說是不知道，自己是說了硬話的，到十天一定繳款，現在怎樣辦呢。本來自己生活問題，還沒有解決，讀書不讀書，更談不到。現在若把自己的衣服當了賣了來繳學費，把後路斷絕，更不是辦法，不如再等冬青一星期，看他消息沒有。若是依舊沒有消息，自己就做自己的打算，如此一想，倒先安了會計，說款子有點事延誤了，還得過六七天，會計因他是先聲明的，也就答應了。史料蓮說：這話之後，頭兩天實在發急，誰既不上，吃飯也吃不飽，睡覺也睡不安。一天到晚，只覺得心裏向火一般，自己也說不出來，究竟有什麼痛苦。過了三天，心裏復又坦然，無論遇到什麼事，覺得也無意思，這個時候，就是有人走上前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將自己飽打一頓，也覺得不必和人計較，心裏不是那樣吃了辣椒似的。只感到空空洞洞，胸中絕沒有一件學記掛着，飯到了時候就吃飯，睡覺的時候，倒在牀上，也安然入夢，一天到晚，見人就微笑，却並不上課，同學們見他先是發愁，現在又很快樂，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喜笑無常，他自己却不在



乎似的，並沒有留心有人注意，到了第六日，恰巧是星期，同學們都走了。他卸開了寢室的門，寫了一天的信，這許多信中，就有一封給李冬青的。有一封給楊杏園的，信寫好了，把其餘的信暫收箱子里，給李冬青的信，便藏在身上。當日下午，便一直到何太太家裏來，何太太正盼望着他，見他來了，很是歡喜。及至史科蓮說祖母死了，何太太道：「怪不得呢。我到貴校去了兩回，說你辭回去了，我想，我又不認識余府上，不便去拜訪你，預料你總有什麼事就誤了，不然，你不能離學校這樣久。老太太這大年紀歸西去了，也是人生落葉歸根的事，不必去傷心，你是難得來的，我要留你飯晚飯，肯不肯吃？」史科蓮笑道：「可以，我正有話和你談呢，本不能來了就走的，何太太，這樣就爽快，你有事就說罷，我早就承認極力幫忙了，史科蓮知道他獨自誤會了本人的意思，笑道：「我沒有什麼話說，我就是有兩封信，請你轉交給兩個人，說時，便在身上將信取了出來，交給何太太，何太太一看，是交給楊杏園和李冬青的，心裏就有些疑惑，冬青總是要來的，有話可以面談，何必還要寫兩封信，讓自己去轉交呢。史科蓮見他躊躇的樣子，便也猜中了他的心事，因笑道：「這裏面寫什麼，你就不管了，這兩封信，請你在一個禮拜之後，才可以拿出，一個禮拜內，無論如何不要發表，何太太皺着眉偏了頭冥想。史科蓮笑道：「我事先不便說，一個禮拜之後，拆開信來，反正也瞞不過你。你又何必想呢，何太太見他笑嘻嘻的，逆料這裏面有許多兒女私情，既然來要一個禮拜之後交，想必又他的理由，自己也就未便追問，笑道：「好罷，我就猜一個禮拜的謎，將來打開信來，我看究竟有些什麼奧妙，史科蓮道：「自然有奧妙可是一層，你要不到時候就

發表，那是不靈的，何太太道，好，我一定忍耐一個禮拜，看你是怎樣的靈法，史科蓮見他答應了，心裏很痛快，有說有笑，當晚在何太太夫婦家裏吃晚飯，還喝了一點酒，晚餐的時候，何劍塵也同席，他這樣歡喜，出乎意料以外，以爲他究竟年輕，現在婚姻有了著落，連祖母喪事也都忘了。吃過飯之後，史科蓮要走，對何太太道，送送我罷，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會面呢，何太太聽說，果然不替他雇車，送出大門口，還陪他走了一條大街，他這才雇車去了，坐上車還連說了兩聲再會，何太太見他很高興的回去，以爲他今天必然是十分滿意而歸，回家就對何劍塵道，史小姐對於楊先生的婚事，總是千肯萬肯十分滿意的了，但是楊先生總是咬定什麼嫌疑不嫌疑，這件事叫我們旁邊人怎樣去措詞，何劍塵笑道，不要忙，我有一個機會，下次我們探吳先生的口氣，他不是有了情人嗎，昨天晚上，你探得最確實的消息，他和同鄉朱韻桐女士，已經在西山訂了婚了，我們正要捉住他，喝他的喜酒呢，碧波的字寫得很好，朱女士又會畫水山畫，因此他辦了許多合作的扇面條幅，預備宣布婚約後，就分送男女朋友，作爲紀念，你想，他兩人雅人深致，快活不快活，何太太道，這和楊先生又有什麼相干，何劍塵道，青年人見別人結婚，沒有不羨慕的，我要對碧波說，叫他招待賓客宣布婚約的時候，辦得熱熱鬧鬧，把史女士也加入這宴會，香園自然是到的，就趁那個時候，向他進言，何太太笑道，我以爲你真想了什麼法子，原來就是這樣一頭屎主意，要是楊先生那樣容易受感動，早就解決了，還等今日嘴，何劍塵笑道，其實我是真沒有法子，不過這樣說得玩，我倒要在李女士沒有來以前，探探他的口氣，若是他非娶李女士不可，我們就轉

過來勸李女士罷，何太太笑道，你簡直是傻瓜，越說越遠。李女士要願意結婚，還用得着我們現在來勸嗎，何劍塵道，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各人自掃門前雪，我不管他們的閒事了，何太太笑道，你說出這話來，簡直該打五百下手心，你不想想當年我們的事，人家是怎樣幫忙的，到了現在我們就不應該幫人家一點忙嗎，何劍塵笑道，你這人倒是知恩報恩，今天晚上他要上報館來的時候，可以對他說說。何太太道，他的病好了嗎，何劍塵道，那裏好了，他自己不好意思請假，勉強作事呢，他不但照舊作事，而且又另外加了兩件事做，何太太道，那爲什麼，不難受累嗎，何劍塵道，我也是這樣勸他，據他自說，這兩年以來家道中落，南邊全靠他寄款子接濟，他自己的錢又用空了，不能不努力。何太太道，我就常說楊先生不知道什麼叫算帳，還是他一個大壞處，這個樣子，每月掙一萬也是窮，何劍塵道，你以爲天下人都要像你們一樣，抱着一本奶奶經，掐着指頭過日子不成，何太太道，又是楊先生那句話了，銀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餘積幾個不好嗎，楊先生若是能餘積幾個，何至於現在生病還要賣苦力作事呢，何劍塵道，各人有各人的心機，你以爲這話有理，人家還以爲這話是多事呢，我不和你說了，何劍塵說到這裏爲止，就上報館去了，到了編輯部，只見楊杏園撐着頭，一隻手在桌上寫字，身邊站了一個排字小徒弟，正在等稿子，何劍塵一偏頭看他，見他緊鎖着眉，一語不發，手上捏的正是一枝無尖秃筆，只聽得一陣細微的瑟瑟之聲，在紙上響，連書帶草，在那兒趕着作稿子，電燈映得他那兩頰，越見得蒼白，再看那做的稿子，子是一篇散文，已經寫好題目是三大快活主義，何劍塵不由笑了起來，說道，你貧病

交加，還說三大快活主義，你真是能苦中做樂的人了，楊杏園道。我幹的這個買賣，不是要給讀者一種興趣嗎。依你說，我該天天對了讀者痛哭才對呢，何劍塵道，不是那樣說，你以然有病，應該多休息些時候，何必這樣拚命的掙扎着來做呢，楊杏園長歎了一聲道，我的責任太重了，我的負擔也太重了，春蠶到死絲方盡，寧人負我罷。何劍塵本來要慢慢的和他談到婚姻上去，現在見他滿腹牢騷，就不願意再談那個，因笑道，碧波的事情，你知道嗎，他和朱女士訂婚了，楊杏園道，我原也彷彿聽到這一句話，但是不知道爲什麼要守秘密，今天上午伯平來看我的病，我問他，他說碧波有些小孩子脾氣，還是頑皮，打算擇一個日子，他和朱女士各人單獨下帖子，請各人的客。這地點可在一處，等客到齊，他們做起主人，臨時宣佈婚約，讓人家意外的驚訝，而且還有許多合作的書畫小件，當場送人，不過這事究竟守不住秘密，他已經公開了，打算三五天內，就要請客，請客的地點也特別，在香山甘露旅館，約好了地點齊集，他賃了兩輛長途汽車載鬼一般裝了去，何劍塵笑道，不要胡說，人家是喜事，去的客都也沾些喜氣，你怎樣把賓客當鬼。那主人爲成了什麼呢，楊杏園笑道，我一時不留神，說時這句話，你千萬不要和碧波提起，他縱然不忌諱，也不能認得這話是好話，何劍塵道，那自然，你和兩方面都認識，大有作證婚人的資格，楊杏園道，不錯，還朱女士是李女士的朋友。我也在李女士家裏會過兩次，他怎樣認識碧波的。我倒不知道，何劍塵道，碧波這上十個月，不是開始研究圖畫，加入了什麼書畫研究會嗎，這就是他們認得的原由了，楊杏園道，是真的，現在男女社交，還不能十分公開，大家只有借着什麼研究會，

什麼文學社的幌子，來做婚姻介紹所，我也變心變波怎樣好好學起畫來，原來他是學着畫眉呢，說話時，楊杏園已將文稿寫完。將筆一擱，昂頭長歎了一聲說道：「累够我了，何劍塵道：『你回去罷，稿子著是不好。我來和你設法子。』」楊杏園對他拱了一拱手，微笑道：「感恩非淺，於是立刻就坐車回去，到了家裏，脫衣上牀便睡。富家駿這幾天正趕着修理自己的舊作，預備出單行本。每天晚上，總要到十二點鐘以後，才能睡覺，他房後一扇窗戶，正對着楊杏園的房間，他這一理稿子，臺頭一看，只見對面屋子裏黑漚漚的，心想：『剛才電燈亮了一陣怎樣又滅了，難道楊先生沒有回來嗎？』正好聽差進來沏茶，一問時，他說：『楊先生今天回來，茶也沒喝一杯，就睡下了。』富家駿知道楊杏園的病沒有好全，怕是病又復發了，因此輕輕的走進他屋子裏去，將電燈扭着，只見楊杏園向裏側身而睡，桌上有一個貼着快信記號的信封，旁邊亂鋪着幾張信紙，有一張信紙，却落在地下，富家駿俯身給他拾了起來，無心中却看見上面有一行觸目的字樣，那字是：『今年歲收荒歉，家中用度，愈形緊迫，信到之後，務須查照前信，籌洋一二百元寄來。』富家駿只看了這幾個字，知道是楊杏園的家信，不便望下看，就給他放在桌上，那末，楊杏園所以力疾從公，這大可以想見了，當時也不驚動他，依舊息了電燈出去，到了次日，特意回去，見了富學仁，把楊杏園經濟恐慌的話告訴了他。富學仁道：『既然如此，我這裏開一張兩百塊錢的支票，你送給他，就算是你們的東修，他是常說不亂要錢的人，你這話可要好好的說。』富家駿也覺他叔叔這事辦得很痛快，趁楊杏園不在家，把一個信封將支票封了，信封寫了幾個字，奉家叔命敬獻薄儀以代東修，學生家駿上，楊杏

園回來，將信拆開一看，就知道富學仁是有心救濟自己，不覺歎了一聲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自己正要錢用，用不着虛僞謙遜，就收下了。吃晚飯的時候，親自告訴富氏兄弟，叫他轉為致意道謝。次日便忙著把款子匯回家去。款子剛匯走，當日又接家裏一封債，說是銀線週轉不過來，家裏要賣了房子還債。以後接濟家款，日子就不可差移，免得再舉債。本來想這款子寄回家去，就要辭了一兩件事，輕閒輕閒，看到這封信，又不敢着手了，自己轉身一想，天天這樣幹下去，也不見有什麼痛苦，大夫雖說病根未除，作營生的人，是過分的細心，用話來嚇病人的，自己又不痛，又不癢，有什麼病呢？這樣一想，把繼續工作的心事，復又決定，過了兩天，也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不過飯量減少，懶於動作而已。這日清早起來，剛一醒過來，忽聽得聽差在外面說，趕快去告訴楊允盛，這是一件喜事，他聽見了，一定十分快活的。楊杏園聽了此語，以為是李冬香到京的信來了，一翻身爬起來，踏着鞋，走到玻璃窗下，掀起一塊紗窗，向外看去。只見聽差手上拿了一個很漂亮的花信封，由外面進來，楊杏園便問道：「是我的信嗎？」拿進來瞧瞧，聽差送進來，接過來看時，是一個很潔白紙面，上面一個犄角，印着幾片綠色的葉子，聞着兩三朵菊花，用紅格包了一個匣子，中間就寫着收件人的姓名，那字寫得非常端正秀麗。楊杏園一看，就知道是吳碧波筆跡，翻過來看時，却是紅色印的彷彿宋字跡，那字道的是：「我們因為彼此情投意合，一個月以前，已經訂婚了，近來許多好友，曾問及這一件事，而且許多好友，只認識韻桐和碧波一個人，我們為彼此介紹和諸位朋友見面起見，特定於月之一日，在香山甘露旅館，潔樽候光，當日並備有

長途汽車迎送，諸位好友，均請至西四亞東茶館社齊集，以便登車，務請光臨，朱韻桐吳碧波敬啟，楊杏園心想，這樣好的紙和這樣美觀的印刷，我以為要寫上些很雅潔的小啟，不料却是這樣平俗的文字，碧波也是之乎者也，常常咬文嚼字的人，何以遇到這樣好的機會，不賣弄賣弄呢，正在這時，何劍塵來了電話，也是說接到了這一封帖，楊杏園便告訴他這帖子，何以用白話寫，何劍塵道，我聽到說了，他本來打算做一篇好四六小品的，這位朱女士說，他們的朋友新人物多，若要那種文字，是丟在臭毛坑裏三十年不用的東西，恐怕朋友們要笑的，而且他也說了，料得你的佳期，也不過在重陽佳節前後這一段風流韻事，情願讓給你去幹了，楊杏園在電話裏聽了，也笑個不止，何劍塵道，如何，猜中了你的心事不是，便商量着要不要送喜禮，楊杏園道，訂婚是用不着送禮的，不過我們交情不同，我本可作幾首歪詩賀他，既然他跟着夫人轉，嫌腐敗，我們就買點雅致的小紀念品得了，我這一箇子疲倦極了，不能上街，東西就全由你買，等他結婚的日子，再送禮罷，何劍塵道，你身體弱到這樣，西山還能去嗎，楊杏園道，到那天再說罷，掛上電話，楊杏園拿了那帖子出一會神，心想，以情而論，不能不去，剛才不該說再看的話，很是後悔，偏是何劍塵又把這話通知了吳碧波，說是杏園身體弱，你可以勸他，香山不必去了，吳碧波覺得也是，又親自來見楊杏園說道，由宮門口到甘露旅館，上山有半里之遙，若是找不到轎子，恐怕你上去不了，你就不必去罷，他這樣一說，楊杏園覺老友體貼週到，越是要去，說是並沒有什麼病，應該參與喜事，讓精神上愉快愉快，吳碧波道，你若一定要去，我另雇輛車子接你罷，長途汽車，坐得不舒

服，楊杏園笑道，那自然是好，但是你未免太破費了，吳碧波笑道，那也說不得了，誰教我們的交情很厚呢，楊杏園見他如此說，更是要去，便認定了必到，可是就在這日晚上，有些發燒，到了次日燒得厲害，竟睡了大半天的覺，好在赴香山的日期，只有一天，料着也總不會恰在這個時候，就會生大病的，晚上要表示無病，還掙扎到報館裏去了，何劍塵等他稿子發完了，就拉他到編輯室隔壁屋子裏去，笑嘻嘻的道，恭喜恭喜，你的鴻鵠星動了，說時，在身上掏出一封信，交給他道，你看看，這是那位史女士託我轉致的一封情信，你什麼時候能作尊呢，楊杏園接那信封一看，上面寫着煩代交楊杏園先生史託，楊杏園倒很為詫異，他爲什麼有信不直接寄我，要轉交過來呢，心裏默計着，總不外婚姻問題，在這裏看了，是有些不便，就微笑了一笑，揣在身上說道，又不知道你們弄什麼鬼，等我回去看了再說，何劍塵道，這可不干我事，人家託了，我不得不交給你，至於信上說的是些什麼，我一點不知道，楊杏園道，這時我也不和你分辨，讓我看了信再作計較，當時各不言語，楊杏園先自回家，坐在車上一路想着，史女士爲什麼寫信給我呢，答應我的婚姻嗎，不能夠，無論女子如何解放，沒有反先向男子談判婚姻問題的，拒絕我的婚事嗎，也不對，我和我的朋友，只是背地裏討論這件事，並沒有誰和他提到這一層，我的意思如何，他也不知道，又怎樣能無的放矢的來拒絕哩，一路想着到了家，什麼事也不管，首先就把這一封信拆開來看，倒是厚厚的有幾張信紙，那信道，

杏園先生惠鑒，在你看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到了上海了，我這次南下，沒有帶定



的方針，要到那裏去，也不必計畫着到那裏去，反正活一天算一天就是了，原來我的意思只圖報你和李冬青女士的恩惠，別的事情，我是不計較的。

楊杏園劈頭看了我已經到上海了一句，心裏已經是卜通一跳，看到這裏，這次南下，却是爲着本人，這就很可詫異。我有什麼事得罪他，逼得他要南下呢，這倒要看他所舉的理由，再向下看時，那信道：

二位對我的恩惠，也不必來說，你二位也當然認爲有的，我雖不能像孔夫子所說的話去做，以德報德，但是無論如何，我總不能以怨報德，我既不能以怨報德，我就只有一走了之，是最好的的一着，因爲先祖母去世以後，我孑然一身，就灰心到了極點，我在北京沒有家，到別處去，也是沒有家，所以我就覺得無論走到那裏去，無非是一個人，走與不走，沒有關係，不過因爲許多朋友，曾把先生和我，涉及婚姻問題，我爲這件事，考量又考量，就決定了等李女士來再說，這話怎樣說呢，以先生品學情誼和我來締婚，我當然無拒絕之餘地，但是我仰慕先生，或者有之，先生對我，恐怕談不到愛情二字，既然沒有愛情，婚姻從何而起呢，

那信原是八行紙寫的，第一二張，還行書帶草，寫得勻勻的，現在寫到這裏，字跡更潦草了，字體固然大了許多，墨跡也很淡，下面寫得是：

我很不明白李冬青女士的意思，爲什麼苦苦要促成你我的婚姻，其先我一想，或者李女士擬你待我很好，會有愛情作用，所以這樣辦，但是無論如何，你和李女士的愛情，也

是公開的，我萬萬趕不上百分之一，他何以這樣不解你的意思哩，其後我又想，他或者憐惜我，讓我爲終身之靠，所以寧可犧牲自己，來幫我的忙，然而這下非救人的行爲，我也不大信任，最後我聽人說，他立誓要抱獨身主義，他落得做個人情，促成你我的婚姻，而且多少有些薦人自代的意思，我原不敢答應這件事，因爲你和李女士兩方面的關係人，都來勸我，我想你兩方必然早商量好了的，我有這好的婚姻，倒也不可失之交臂，不料我有一次到貴寓處，聽見你和方老先生談話，你和李女士的情愛，是萬萬不破裂的，朋友提你我的婚事，乃是多事，你不願意這件婚事，那已是絲毫不錯，但是李女士又何必退後呢，是了，李女士必然疑惡我感謝，我們有離婚的意思，不過礙着他，不好進行罷了，因此，他特意退出情愛範圍，來主持這件事，這正是他愛你之極，不願你不快活，同時也是成全了我的一生，他却不知這完全出於誤會，先生原不會愛我，我又何曾望嫁先生呢，總而言之，都是爲了我，使你和李女士，橫生了一種隔閡，由此說來，李女士忽然消極，爲的是有我，先生堅決的要李女士到北京來，也爲的是有我，我不去，二位的互相誤會，恐怕不容易明白，不但不會明白，也許再添些糾纏，我與其費許多唇舌筆墨，來解釋這個誤會，不如釜底抽薪，先行走開，那末，李女士一到京，聽我說了，自然把疑雲揭去，先生也不疑心我有所謂了，

楊杏杏園看到這裏，才把一天雲霧撥開，情不自禁的，將脚一頓道，他自己完全誤會了，還是我們誤會，這不要命嗎，再往下看是，

因爲如此，我就在寫佛的第二日雨下了，我將我所有的東西，和先祖母所遺留下的東西，一齊變賣，共得一百多元，我得了這個錢，我就可以去找我的歸宿之所了，我第一步，是到上海去找我一個遠房的叔叔，聽說他在一個工廠裏管帳，我和他找點工作，若是不行，我就設法回雲南故鄉去，因爲那裏還有些家長，或者可以給我一點安身之所，不過我有一句題外的話，要告訴先生，我受了一回教訓，我決計守獨身主義了，不獨守獨身主義，除了找生活的地方而外，不和一切親戚朋友來往了，因爲我覺得人生在世，不得人的諒解，就不必往來，然而誰又能諒解誰呢，自然，一個十幾歲的女子，守獨身主義據身到社會上去，是很危險的事。但是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還有什麼危險可怕呢，楊杏園看到這裏，心裏未免有些惻然不忍，歎了一口長氣道，聚九州十三縣鐵，不能鑄此大錯也，再看下去是，

既然我不怕死，那裏也可以去，縱然是載途荆棘，我也看成是陽關大道，有一天路走不上前了，我就坦然坐着，等死神降臨，所以從此一別，也許三五年後，也許五十年後我才死，也許三十天五十天我就死，人總有死的一日，我不必歡迎死神，我也不必苦苦的和死神去抵抗，這就是以後我的下場，請你轉告我的朋友罷，大家永久不見了，也不必掛念了，先生對我援助的地方，今生不能報答，若有來生，來生決不忘的，若無來生，就算天下多一個負你的罷了，除函告先生外，並另有一函將此意告之李冬青女士，書盡於此，望先生垂鑒珍重。

楊杏園將信看了兩三次，越看越難過。心想，一個十幾歲的女子，要子身隻影，去飄蕩江湖，這豈不是危險萬分的事。若是他有些好歹，又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了。我好意助他，倒不料生出種種誤會。種下這種惡果，看他這信，竟是很鍾情於我的，不知道聽了我什麼話，憤而出此，我一向夢夢，不知他很有意於我的，我真負疚良深了，幾張信紙，放在桌上，他却兩手相抄，靠住椅背斜坐了，只是出神。半晌，歎口氣自言自語的道，今生已矣，這個時候，業已夜深，楊杏園儘管坐着，只覺兩隻脚冰冷，冷到極點，也坐不住了，只得上牀去睡。

##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

次日還未起牀，華伯平就來了，站在牀面前連連喊道，杏園，杏園，怎麼還不起來，今天有盛會，忘了嗎。楊杏園醒過來，用手揉了一揉眼睛，見是華伯平，便坐了起來，強笑道，你來得早呀，華伯平道，起來得早嗎，今天碧波在香山請客，還要把汽車……

……說到這裏，逼近了他的臉看了一看，問道，呀，這是怎麼了，你的眼睛，有些腫了，臉上也似乎清瘦了許多，你熬了夜了嗎。楊杏園道，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並沒有熬夜，不過我的電燈用得光太強了，常常總是眼睛鬧毛病，華伯平搖搖頭道，你這不是光鬧眼疾，精神也很頹喪，你這一晌，身體不好，自己又不善於保重，常害病，我看你是勞動不得，今天你到不到香山去呢，楊杏園道，我自然去，他還為我另雇了一輛汽車，我

能說不去嗎，華伯平道，罷去固然是極好，但是我一看你臉上的氣色極是不好，不要爲這個再受了累，於是就把旁邊茶几上放的一面小鏡子，交給他手上，說道，你照一照看，楊杏園照了一照，將鏡子向牀上一扔，笑道，這算什麼病容，不過昨晚睡覺沒有睡好，把眼睛睡腫了過一兩個鐘頭，就會好的，說着，打起精神，就坐起穿衣，衣服穿好，一看桌上的小鬧鐘，還只八點半鐘，笑道，伯平，天氣很早，我們到胡同口上咖啡館裏去吃一些點心罷，你看看，吃起來，我就不像病人了，華伯平見他談笑自若，也以爲他真沒有病，果然和他上咖啡館去吃點心，回來之後，又高談了一個鐘頭，汽車才到，這汽車就只華楊兩個人坐，很是舒服，開到香山宮門口，正有吳碧波兩個同學，穿了西裝，胸前掛了一個小紅條子，站在宮門口，見了華楊二人，就上前招呼，楊杏園原怕自己走不動，想騎頭上山驢子到甘露旅館去，現在有人招待，不便先說，就由一個招待員引導，順着上山大道，步行而去，上了幾次臺階，只到旅館大門，楊杏園就有些支持不住了，他們又不休息，接着就一直向上去，弄得他面紅耳赤，氣喘不止，到了靈堂，只見東西對列，擺着兩張長桌子，裏裏外外有許多男女，最可注意的，就是去年給李老太太賀壽那一會的外賓，如梅雙修朱映霞江止波都在這裏，那梅雙修和史科蓮李冬青比較是親切一些的朋友，所以他也認識楊杏園，當時見了他，笑着微微一點頭，楊杏園也就笑道，梅女士，我們好久不見了，梅雙修道，密斯李回南去了，好久不見，那位史女士怎麼也好久不見，楊杏園隨便答應一句道，是，也有好久不見了，說到這裏，有一個西裝少年和梅雙修打個照面，他就走開了，當梅雙修說話時，見他手摺上帶着一

個定婚戒指，現在看那西裝少年手一揚，也帶有定婚戒子，這就了然了，梅雙修穿了一件墨綠綢旗衫，那少年穿一身青嗶嘰便服，都把皮膚反映得雪白，真是一雙璧人，楊杏園看着，真添了無窮的感慨，心裏正這樣想着，又看見朱映霞和梅守素，一對未婚夫婦，同站在石欄邊，向着山頭眉指點點，忽然有人從背後輕輕的拍一下，笑道：「什麼事看得這樣出神，回轉頭看時，却是吳碧波，見他穿了一件新製的西裝，領襟上插了一朵新鮮的小紫菊，便攔住他的手搖了兩下，笑道：「老弟台，大喜呀。吳碧波未曾開口，那朱韻桐女士，正走過來，只見他穿着一條淺霞色的素緞旗袍，漆黑的短頭髮上，又紮了一根淺霞色的絲辮，在左耳上，紮了一個小小的蝴蝶兒，這淺霞色就是俗傳的印度紅，顏色非常鮮豔，他人本清秀，今天又薄薄在臉上敷了一層粉，在兩額之上，又薄暈了一層胭脂，真個是明露朝葩，東風醉蝶，雖濃豔却不傷雅，而且喜氣洋洋，和別人的氣色又不同。彼此原曾認識，楊杏園和他彼此一點頭，吳碧波笑道：「這不用得我介紹了，楊杏園笑道：「還是要你介紹的，從前是朱韻桐女士，現在……」說到這裏，忽然一變，這話說糟了，現在人家未結婚，還是女士呀，便改口道：「雖然還是朱韻桐女士，和從前不同，從前不過是朋友認識的朋友，而今因為你的關係，直接是朋友了，在這個關鍵上，你負有說明的責任啦，吳碧波微笑，朱韻桐却在頰上便增了一層紅暈，楊杏園笑道：「人事真是不可料想的，我在李女士家裏赴壽會的那一天，認識了朱女士，不想今天會由朱女士來請我，吳碧波笑道：「說這話，似乎有些感慨係之呢，但是一時的失意，你也不必介意，不久的時候，我相信你的問題，也就

解決了。楊杏園笑道：「我的什麼事，快解決了。我到不明白，朱韻洞以爲楊杏園有意裝傻，就向之嫣然一笑，不過他一對未婚夫婦。今日是主人，要到處招待客，和楊杏園只說了幾句話，就走開了。這個時候，客已到齊多時，吳碧波就請大家入席。那張大餐桌，一邊是吳碧波主席，一邊是朱韻洞主席。其他的各一席上，都已寫好男女來賓的位次紙片，却是不分男女，間雜而坐。吳碧波特別看得起杏園，將第一席分給了他。他的緊鄰，是那位楊愛珠女士，對面恰又是梅守素朱映霞夫婦二人，楊杏園看了，正躊躇着，華伯平在他身後牽了一牽他的衣服。楊杏園會意，就跟着他走了一邊去，華伯平輕輕的笑道：「你知道嗎，碧波的意見，是要一對一對的排下坐着，若不是一對夫婦，他也要用別的方法，想法讓你配成一對兒，你看你的緊鄰，不是楊愛珠女士嗎，你姓楊他也姓楊，這也勉強可以說是一對兒了，楊杏園一想，果然，笑道：「這未免太無聊了，我寧可不入席，我也不坐。華伯平道：「寫好了位次，那是不許再讓座的，你要再讓座，就豈蛇添腳了，說時，吳碧波已親自走過來，拉他入席，楊杏園爲情面所拘，只得坐下。一看滿席的人，都是翩翩少年，和紅粉佳人，席上自融和着一片芬芳馥郁的脂粉氣，別有風趣，不過他自己這一次上山，極是受累，到了甘露旅館，人便是勉強支持，這個時候入席吃東西，他簡直不知道是什麼味，慢慢的有些頭昏，在場的人說笑話鬧酒，他只是真明其妙的，發出一種微笑，向人家望着，後來大家一陣起鬨，要吳碧波演說，碧波紅了臉，勉強站立起來，用手去理面前擺的刀叉，好半晌才笑着說道：「今天請到這裏來，無非是介紹各位朋友來此見面，蒙諸位多遠的來了，我很榮幸，但是實在沒有料

豈可遺說的，有幾個調皮青年，就非要他說訂婚的經過不可，碧波逼得沒有法，只得繼續說道，訂婚是戀愛的結晶，這原不必說的，我們訂婚，也不過如此，現在諸位一定要我說訂婚的經過，我可以略略報告。碧波是個喜歡美術的人，朱女士也是一個喜歡美術的人，因為如此，我們就都在美術研究會成了朋友。後來彼此因性情相合，就訂了婚，碧波希望許多未婚的男女，尤其是我的友人，若是要去找終身伴侶，最好在朋友裏面去找，這樣辦，才可以彼此知道爲人，容易結合，這是我一點經驗，就此可以供獻給諸位。諸位到此，我也不過是請吃平常的例菜，不成敬意，但是對着這清興的西山秋色，是可紀念的一件事，恭祝在座友人健康。請大家吃一杯，於是舉起玻璃杯對兩邊座上舉了幾舉，大家陪了一杯，有些人不肯依，說是敷衍了事，非朱韻桐演說不可，許多女賓跑上前和他交頸接耳，牽衣扯袖，朱韻桐無論如何不肯，後來大家公推何劍塵演說，他背了兩手，站起來笑嘻嘻的說道，未婚的青年，第一件大事，趕快多辦些研究會同盟會聯合會，要男女會員都有，何劍塵停了一停，然後說道，好在男會員女會員，因志同道合，可以變到情投意合。由情投意合一變呢，這就不必我多說，在座的諸位好朋友，必然知道的。大家笑着一陣鼓掌。何劍塵正了一正臉色道，我這話似乎很滑稽，其實是有理由的，因爲男女的交際場合，現在很少，能够在集會結社的中間，帶着終身的伴侶，那是最正大光明的事，而且在聚會結社裏，還有這樣一個機會，作爲獎勵，可以使得一班人對於會務，格外熱心了，在座正有幾個人在學生會和同鄉會的，聽了這話，倒有些中了心病，知道這一層的，又狂笑着鼓起掌來，何劍塵道，吳碧波先生，朱



韻桐女士，這一次婚事，又光明，又美滿，很可給未婚者作一個榜樣，我現在請大家乾一杯，與主人翁祝福，大家聽他的話很高興，都乾了一杯，何劍塵和楊杏園却滿了一張桌子，先是未曾注意他的狀態，現在偷眼看他，見他臉上雖然帶有笑容，却是氣色很壞，而且腰部微彎，沒有一點振作的樣子，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料他是病體不能支持，就不敢多鬧，讓大家自然的結束，不多一會，咖啡已經送了上來，楊杏園倒是覺得這個對勁，趁着杯子還在冒熱氣，端了杯子骨都一聲，一口氣就喝了大半杯，喝下去，覺得精神好些，因站了起來，對何劍塵點了點頭，何劍塵走過來輕輕問道，怎麼樣，我看你很有些精神彷彿，不要是受了累吧，楊杏園眉毛微微一皺說道，我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不過碧波是喜事，我又不便說生病，壞了他的兆頭，何劍塵道，好在汽車在山下等着呢，我私私的送你回去得了，留我內人在這裏，碧波問起來，就說我陪你到雙清別墅去了，那也就不關事了，楊杏園道，那也好，勞你駕，你就扶着我下山罷，何劍塵看他樣子，實在不行，私下對茶房說了，叫他在山下雇了一乘小轎，停在旅館大門外，然後和楊杏園像閒談似的，一路走出門來，楊杏園坐上轎子，何劍塵也跟着後面慢慢的走下山來，何劍塵到山下時，楊杏園已斜躺在汽車裏多時，何劍塵坐上車，車就開了，因問道，杏園，你今天何必來呢，你這個身體壞極了，實在不能再受勞呀，楊杏園道，碧翁有這樣一段美滿因緣，我很歡喜，我怎能不來呢，說時，將手攔住何劍塵的手道，老大哥，我們交情，不算壞呀，我看我是不行了，我很喜歡這香山下臨平原，形勢寬展，我的身後之事，你自然是有責任的，你能不能把我埋在這裏呢，何劍塵笑道，你

簡直胡說，多大年紀，就計算到身後的事了，楊杏園道，你別忙，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我想那義地裏沒有什麼意思，最好你把梨雲棺材也挖了搬來，我也有一個伴，何劍塵道，你何必記掛到這上面去，你要知道你的病這樣延下去，一來常因你心靈不解放，二來就爲你工作太多，你休息不休息，還在其次，第一件，你就該解放你的心靈，凡事都不要抱悲觀，向快樂方面作去，楊杏園斜躺在汽車犄角上，汽車一顫動，他的身子也是一顫動，人只是懶懶的躺着，那手握住何劍塵，兀自未放，歎了一口氣道，我這種環境，叫我怎樣解放心靈呢，你昨天所給我的那一封信，又是我催命之符，你不知道嗎，何劍塵道，這話從何說起，史女士難道對你還有微詞嗎，楊杏園搖了一搖頭，半晌才說道，非也，到了我家裏，我將信給你看看，你就明白了，說完，他就默然，何劍塵無論說什麼，他都不作聲，何劍塵見他面色蒼白，想到他家境不好，情場坎坷，把一個詞華藻麗，風流自賞的少年，憔悴到這般田地，也爲之黯然，兩個人都寂然，汽車到了寓所，楊杏園將何劍塵引進屋，一聲不言語，就把史料蓮的那一封信，交給他看，何劍塵從頭到尾一看，連連跌脚道，瞎，怎麼會弄成這種錯誤，看楊杏園時，只見他伏在桌上，按住一張紙，揮筆狂草，何劍塵看時，却是填的一闕浣溪沙，那詞道，

歡懣難愁轉黯然，西風黃葉動陽天，客中消瘦一年年，小病苦將詩書藥，啼痕猶在  
衍波箋，心肝嘔盡更誰憐，

莫道相思寸寸灰，離魂欲斷尚徘徊，碧天雁字正南飛，……

何劍塵見他填得字句這樣淒楚，不等他將第二闕寫完，便用手來奪去，楊杏園道，你爲什麼不讓我寫下去，你以爲我還是無病呻吟嗎，何劍塵道，你病到如此，怎樣無病，不過我不主張你在這傷心之境，再作這種傷心人語，你儘管好好修養，只要有人在，婚姻問題經濟問題都容易解決。楊杏園昂着頭淡淡一笑道，我用不着解決這兩件事了，說這話時，手扶住桌子犄角，說道，我頭暈得很，我要睡了，何劍塵道，大概是坐汽車顛的，楊杏園道，不但是頭暈而且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似乎是餓了又似乎喝了空肚子酒，燒得心裏難過，又似乎心裏有幾十件事要安排，都沒有安排得好，說話時，吐了一口痰，因沒有够着痰盂子，就吐在地下，何劍塵一看，竟是一朵鮮紅的血，不覺渾身一陣發麻，急出一陣熱汗，連忙將身一閃，閃了過來，遮住那口血，因扶着他的右脅說道，你實在也是倦了，我扶你上牀去睡罷，楊杏園聽了他的話，就由着他扶上了牀，他和衣睡了，何劍塵把他那牀青羅秋被，輕輕展開給他蓋了，不到三十分鐘，竟睡熟了，何劍塵悄悄走出房門，對聽差說，把那血掃去了，然後到了前面，會富氏兄弟說話，正好他們都在家，富家駿受楊杏園的薰陶最深，聽了楊杏園吐血，連頓兩下腳道，真個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楊先生作的文章是淒涼感慨，富於病態，我就料他和納蘭性德一樣，要不永年……富家駒搶着道，你簡直胡說，楊先生好好的，你怎說他不永年，少年人吐血也是常事，不見得就會怎樣，何劍塵皺眉道，看他的氣色，可實在不好呢，富家駿道，既然如此，那就趕快把楊先生送到醫院去，在家裏醫治，那是不如醫院裏週全的，何劍塵道，送到醫院裏去嗎，可有問題呢，吐血自然是肺病，有肺病

轉人，醫院裏認爲是傳染症，不肯收的，富家驥道，西山天然療養院，是治肺病最好的地方，他那裏收治肺病的人，不如把楊先生送了去吧，何劍塵搖搖頭道，不行不行，他就爲了上一趟西山，勞累得病勢加重，那裏還可以出城呢，說不得了，請賢昆仲多費一點神，看護着他，千萬不可對他說已吐了血，害病的人，是不能知道病勢沉重的，一受驚駭，危險就會加重，我事又忙，不能在這裏守着他，我先請大夫給他來瞧瞧，等大夫來了，我就好走，於是聽着電話簿，請那位劉子明大夫來，偏是劉大夫又出診去了，急得何劍塵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走了幾遍，在身上掏出一盒煙捲，取了一枝烟捲，啣在嘴裏，因爲找不到取燈，也不抽，也不擄，右手三個指頭，將煙捲夾着，呆立着不動，把煙捲都夾得鬆開了，富家驥道，何先生，你若有事，你就請便罷，大夫來了，我們會引他去診脈的，何先生把事辦完了，回頭再來就是了，何劍塵道，事到不要緊，不過我知道他究竟是什麼病，等大夫來了，瞧過了病，究竟好不好，說出一句話來，我也好放心，說時，又悄悄走到楊杏園屋子裏來，見他雙目緊閉，睡得正是沈酣，這臉色却分外的蒼白，微微顯出兩個顴骨影子，何劍塵走上前，伸着手撫摸了他的額角，又伸手到被裏去摸他的手，覺得他微微有些發燒，想到平常人說，害肺病的人，是不能發燒的，胸口上不由的卜突卜突接連跳了幾下，輕輕的將手縮出來，站在那裏，對他的臉，望着發了一會呆，忽聽得屋子外的掛鐘，噹噹敲了四下，四點半鐘，自己還有朋友到家中來會，不能久等，就先走去，到了家裏，何太太回來了，何太太手裏拿着一封信，高高舉起笑道，你瞧，今天也靈，明天也靈，居然把這個人望到了，何劍塵道

是李女士來了快信嗎，何太太道，他說發信後兩三天，就可以動身，這個時候，也許在漢口登車了，何劍塵接過信來一看，果然是如此說，點了一點頭道，這一封信，比一千元一劑的續命湯還要值錢，刻不容緩，就應送給杏園去看，不過我在家裏，要等一個朋友，馬上走不動，你先拿了信送去罷，何太太道，那忙什麼。晚上你和他見面，遞給他也不遲呀，再不然，先打一電話告訴他也可以，何劍塵跌脚歎道，瞎事情大變了，你那裏知道呢，於是將史料運的信，楊杏園的病，說了一個大概，何劍塵說一聲，何太太暗一聲，何劍塵一說完，何太太果然就拿了李冬青寄來的一封信走了何劍塵在家裏等那客。先是久等不來，等得來了，又是談個滔滔不斷，糊裏糊塗一談，不覺天色已晚，好容易把客送走，就該吃晚飯，這時太太又不見回來，恐怕杏園的病，是沒有好現象，心裏只是安放不下，一面吃飯，一面想着，他忽然將碗一放，便走去打電話，問楊杏園的病況，那邊聽差，知道是何劍塵，便叫何太太來接電話，何太太道，你吃飯罷，我暫不回来了，我在這裏等你，你快點把事辦完，你就來何劍塵道，杏園的病怎樣，何太太道，倒不怎樣，不過我看他很可憐，我在他這兒陪着他談談罷，何劍塵聽他夫人如此說，心裏倒放下一塊石頭，這才去吃飯，不過心裏念着楊杏園的病，總覺不大放心，在報館裏編稿子的時候，好好的將筆一放，兩隻手捧住胳膊，望着電燈呆了半晌，歎一口氣，同事的史誠然，和他正在大餐桌的對面坐了，因道，劍塵，你和杏園的友誼，實在不錯，他的病重一點，你就這樣惦記，何劍塵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我們雖不能說是知己之交，我豈得杏園，實在是和藹可親的朋友，失去了，未免太可惜

了，而且我們一段婚姻，尤得他的協助不少，我對於他的困難問題，絲毫不能幫忙，我心裏異常抱歉，他若是病沒有起色，這種人是這樣下場，我要灰心跟着他學佛了，他一說，編輯部同人，大家都議論起來，雖然也有素來對楊杏園表示不滿的，這時也很原諒他，何劍塵聽了這種言論，心裏越是難過，也不到橋子辦完，抽身先就走了，到了楊杏園寓所，恰好是這一條胡同的電燈線斷了火，漆黑黑的，摸着門環打了四五遍，才有聽差出來開門，聽差手裏拿了一個蠟臺，插着半截洋蠟，黃色的淡光在風中搖曳不定，照得人影子一閃一閃，聽差關上門，舉蠟在前面引路，走不到半截走廊，那洋蠟就吹滅了，院子裏黑沈沈的，什麼也看不清楚，只有模糊的樹影子，被風吹着顫動，上房那窗戶紙上，露出一片黃光，彷彿像那斜陽落土，照着一抹餘光在人家土牆上一樣，而且紙上，立着人影子幌々盪盪，更帶着一些神秘的意味，何劍塵本來含着一腔淒楚，對了這種情況，越發覺得心旌搖搖不定，黑暗中到了楊杏園房門口，只聽見他輕輕的說道，人生在世，一天也是死，一百歲，也是死，我倒處之坦然，不過我很替家母難受，暮年喪子……何太太道，楊先生你不要說這種話，你一說，我心裏就一跳，何劍塵就在這時，已踏進房去，見富家駒當家駁坐在牀面前兩張小方凳上，自己夫人坐在寫字臺邊，三個人都微微皺着眉毛，向楊杏園呆望，楊杏園已脫了外衣，蓋了半截薄被，露了大半截身子在外，側着頭向外，額骨上面，微微現出兩道青紋，眼眶落下去許多，他見了何劍塵進來，頭也不會動，只轉了眼球望着，下頰略微點一點，表示知道他進來了的意思，何劍塵道，大夫來過了嗎，怎說，富家駒望着他道，

說不要緊，不過是受累了罷，一回頭，見何太太也對自己望着，心裏就明白，楊杏園淡淡一笑，在乾燥的嘴唇邊，露出兩排白牙，要緊不要緊，成什麼問題，……

……我……何劍塵走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說道，

病人最要緊的，是提起精神，你千萬不要抱這種頹廢的思想，楊杏園道，是囉，然而我應當容納你的忠告，他說完了這話，臉上又放出慘笑來，富氏兄弟對望着默然，何劍塵夫婦，也對望着默然，這時，夜漸深了，這僻靜的胡同裏，是格外的沉寂，只是遠遠的有賣晚食的吆喚聲，還若有若無，偏是隔了壁的鐘，吱咯吱咯，把他的攪鐘，一下一下，攪動着響得清清楚楚，這種鐘擺聲，平常時節，人家是不大理會，你越煩悶鐘擺越響得平均沉着，這時一間屋子裏五個人，都聽到了鐘擺聲，半晌，楊杏園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說話時，頭微微擡起，何劍塵道，快十二點鐘了，楊杏園道，夜深了，你帶嫂子回去罷，家裏還有小貝貝呢，說到小貝貝，嘴角微動一笑，又道，這孩子我喜歡他，我明天要送他一點東西給他玩玩，嫂子，你回去罷，我不要緊的，何劍塵見他神志很清楚，料着也不要緊，就安慰了楊杏園幾句，和太太一路出門，走到院子裏，首先一句話，就問太太，大夫來瞧病的時候，究竟怎樣說，何太太道，照大夫說，那太可怕了，嚇得我都不敢走，何劍塵道，他怎樣說，何太太道，那大夫和楊先生是朋友，聽了脈之後，坐在外面屋子裏沙發椅上，抽了兩根香烟，一句話也沒有說，手胳膊擰着手胳膊，呆望着楊先生屋裏出神，出神一會，接上就微咳的擺幾下頭，我看他那樣子，都一點辦法沒有，我問有危險沒有，他淡淡的說，總不至於吧，何劍塵道，他都這

難說，那還有什麼希望，這……說到這字，不由得走路也慢了，慢慢的停住，猶豫着一會，說道，我還看看去，於是復又走進房來，將衣襟上拍了一拍，笑道，我一條新手絹，不知道丟到那裏去了，在屋子四週看了一看，像要找什麼似的，然後復又走到牀面前，執着楊杏園的手道，杏園，你保重點，我明日再來看你。在這一握手的時候，楊杏園見他目光注視着自己，手微微有些顫動，就是說話，聲雖也有些顫動不能接續，心想，他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正要問時，何劍塵已抽身走了，富氏兄弟就斜對面坐着，有一句沒一句的談閒話，楊杏園都聽在耳朵裏，有時很覺人家的話略嫌不對，但又不願去駁，只是擱在心裏，漸漸的就不大留意，然後不聽見了，忽然眼前一亮，屋子裏電燈，已經亮了。牀面前富氏弟兄，已不在這裏，房門已虛掩着，大概他們走了，朝外帶上房門了，那電燈在半夜裏，電力已足，照着屋子四壁雪亮，反覺得慘白，臉朝自己寫字檯的後壁，那上面一幅秋山歸隱圖，向來不曾加以注意的，現在忽然注視起來，覺得畫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耐人尋味，就是樹杪上那一行雁字，是幾個都可以數清了，看了半天的畫，越無聊越是看了下去，那一帶黃葉林外，一個人騎在一匹小黑驢上，好像蠕蠕欲動，要向山縫裏走，以爲眼花了，再看別處，只見窗紙上有幾點墨跡，鼻子眼睛都有，好像人的臉，臉形的地方，有一處很像人的嘴，那嘴上下唇，竟會活動起來，原來是窗戶紙被風吹得閃動着，在這個時間，無論看什麼地方，都覺得會勾起一種幻想，造出一種幻境，對了燈睡，總是不大安穩，於是翻一個身，將面朝裏，不要看這些東西，免得心裏不大受用，閉着眼睛，就想



法子安睡，因為想起數一二三四，可以安息，於是心裏就默數着數目字，但是自一二三四數了幾千，越數人越新鮮了，始終沒有法子睡着，心裏煩惱起來，朝裏睡又感到太沉悶，因之更翻身向外，一向外，又會看到壁上窗戶上幻起種種圖案，因之一個人時而向外，時而向裏，翻來覆去，一夜工夫，也不能安息，一陣雞啼，窗戶紙就慢慢明亮，屋子裏電燈，就慢慢清淡，四處市聲一起，就天亮了，在這時候，只覺自己口渴，心裏煩燥，嗓子裏忽然一陣癢，咳嗽一聲，一口痰向牀下吐來，當時自己也未會注意，一隻手撐住了頭，斜躺在牀面前，到了窗子望着，儘管發呆，右手撐得酸了，把手放下來，又將枕頭疊着，將頭斜靠住，就是這樣靜沉着，不覺聽到外間屋子裏的鐘，已敲過八下，聽差一推門進來，見楊杏園睜着雙眼，清清醒醒的睡着，便問道，楊先生，你早醒了嗎，正問這話時，眼睛望到牀面前，突然向後一縮，楊杏園看他那樣子，竟是十二分驚訝，於是就跟隨着他的目光，向牀下看來，自己已不覺哎呀一聲，這時，牀面前地板上，正留下楊杏園吐的一口痰，痰中有一大半是紅的物質，楊杏園糊裏糊塗病了幾天，並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病，現在一看吐紅痰，這自然是患了肺病吐血，萬不料自己極好談衛生，竟會惹下這一種討厭的病，心一陣驚慌，心裏止不住忐忑亂跳，躺在枕頭上，半晌說不出話來，聽差見他向地板上一看，人向後一倒，就不會作聲，看那樣子非常的不自然，連忙走過來一看，只見他半睜開着眼睛，緊緊閉着嘴唇，臉色白得像一張紙一般，兩手撒開在被頭上，一點也不會動，聽差伸手一摸，竟是兩隻冰柱，聽差嚇得倒退幾步，跑到院子裏喊道，大爺二爺，不好，楊先生要不好了，富氏兄弟，本就料到楊

杏園病狀不妙，但不料有這樣快，一聽這話，都向後院跑，富家駿由回廊上斜穿過院子，忘了下臺階，一脚落虛，向前一栽，臉正碰在一盆桂花上，青了半邊，一件淡灰嗶嘰夾袍，半身的青苔，痛也忘了，爬起來就向裏走，富家駒一隻脚穿襪子鞋，一隻脚踏着鞋，一隻手拿了一隻黑線襪向裏走，富家駿一手拉着聽差問道，怎麼了，怎麼了，還是富家駿先到屋子裏，一步走到牀面前，先握住楊杏園的手，按了一按手脈，又伸手到鼻子邊，探了一探鼻息，因回頭對富家駒富家驥道，不要緊，這是昏過去了，停一停，他就會好的，富家駿原曾一度學過醫，因此大家才放下心去，聽差早就打了電話去請劉大夫，過了一會，劉大夫就來了，劉大夫來時，楊杏園的形勢，已經和緩許多，他聽了一聽脈，說道，這是不要緊的，不過受創太深了，他於是注射了兩針，又開了一個字條，叫聽差往家裏取了一瓶藥水來，親自將藥水給他喝了，直等着他清醒過來，這才回去，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是十點鐘以後了，富氏弟兄，也不曾上課，就不斷的在楊杏園屋子裏閑坐，吳碧波華伯平這一班好朋友，也前後來探他的病，他見了各人，雖不能多說話，但是將一牀厚被，疊着當了枕頭，靠住了厚被斜躺着，還能對了人望着，聽人說話，到了晚晌，又喝了一碗半稀飯，閒坐得膩了，還一定叫人給他一本書看，富氏弟兄捏着一把汗，這才放心，大家也就以為他或者從此有轉機了，

##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詩絕命 撫棺傷薤露慟哭輕生

自這天起，一連幾日，都沒有十分好晴天，院子裏不住的刮着西風，把樹上的秋葉，不時的

劈下劈下，打在窗戶紙上，低一點頭，向玻璃窗外看去，靠窗子這一邊的一棵洋槐，竟露出許多新枝，楊杏園心裏默念，糊裏糊塗，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了，光陰容易，不過搬到此處一年，人事滄桑，也不知有多少變更了，想到此處，鬱鬱不樂，就是這樣望着窗戶，天色漸漸昏黑，便見有塊亮光，在窗外隱約可見，仔細看時，原來是天上的月，穿過蕭疏了的秋樹，更映在玻璃窗上，偶然一看，就像有一塊什麼金器映着燈光一閃，這窗戶是讓槐樹密密層層掩護着，看不見天日的，今日突然看見天上的月光，這樹葉子就落得可觀了，正在這時，窗外一陣凶猛的風吹了過去，將落葉刮得沙沙一陣。同時窗上那一道月痕，如篩銀播玉一般，儘管搖亂不定，也不過兩三分鐘，沙沙的響聲，已經停住，月光不見搖動，不過漏月亮的地方，又漏出一兩顆星星來了，這屋子本就沉靜，加上楊杏園害病以後，聽到人說話，就感到一種煩躁。因此大家只要可以省說的話，都極力的去忍耐。於是這後進院子裏越發沉靜了，楊杏園靠了疊被，靜靜的坐着，倒覺舒服，忽然有人在院子外嘿了一聲，接上說道，怎樣這後面屋子裏沒有燈，就聽見聽差答道，這幾天，楊先生每天都不愛點燈，說是好看窗外樹裏的月亮，那人道，你去扭着燈罷，這樣黑漆漆的地方，天氣又很涼，一點陽光也沒有了，說時，楊杏園屋子裏電燈一亮，進來的人，乃是吳碧波，他看楊杏園坐着，因道，你病得這樣，還不減雅人深致，竟會滅了燈來看月亮，楊杏園微一歎道。晴，我到於今，還有那種豪情，只因為對了燈坐。就非常的煩惱，所以把燈滅了，暗地裏坐。你來了正好，請你給我作件事，你把桌上那面鏡子拿來讓我看看，你當然不會迷信那句話，病人看不得鏡子，吳碧波道

並不是爲了別的，病人看不得鏡子，因爲害病的，一定氣色不好的，總怕病人看了會煩惱，所以不把鏡子給病人，也是醫理。所應有的一條，楊杏園對桌上指了一指，又微微點一點頭，吳碧波聽了他的話，只得依着他把桌上的鏡子，取了過來，交給楊杏園。楊杏園拿了鏡子在手，低着頭，仔細的看，看了之後，將鏡子放在棉被上，靜靜的出了一會子神，呆着半晌，復又把鏡子拿起來，仔細端詳一會，於是點了點頭，長歎道：「我亦負君負我，將鏡子交給吳碧波又道，索性勞你的駕，請把我寫字擡右邊那第五個抽屜打開，裏面有幾張相片，給我拿過來，吳碧波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又照着他的話，將紙袋相片拿了出來，完全交給楊杏園，他將紙袋打開，取出裏面的相片，一張一張拿出來看，後來他抽到了一張六寸的半身像片，兩手捧着高舉一些，好像是對着表示敬意，碧波在側伸頭看時，相片上是一位慈祥憔悴的老太太，吳碧波知道這就是楊杏園的太夫人，楊杏園到了這時，對於自己的慈母，自不能不更加憶念，只看他兩目注視着相片，臉上變了幾次顏色，兩隻眼睛裏的眼淚，只是在眼眶上活動，幾乎要流將出來，半晌，只說了兩個字，唉媽，使用兩手抱着被裏的腿，伏在棉被上，吳碧波也是一個天涯遊子，家裏一般的有一個孀居多年的老母，看到楊杏園這種情形，不由得自己心裏，也替他一陣難過，因拉着楊杏園的手道，你病體很沉重，應該好好的養病，不要把這種很苦悶的事放在心裏，只要你的病好了，你要回去見老太太，那還不是極容易的事嗎，楊杏園伏着好久好久，然後才臺起頭來，那棉被上已經有兩塊濕印了，楊杏園營着吳碧波的手道老弟，這個時候，不是用空言安慰的時候了，他說這話，聲音極低，手

執着吳碧波，却十分的緊，人靠着棉被，兩目注視着吳碧波，吳碧波心裏很不安，默然半晌，說道我勸你不要傷感，並不是空言安慰，正是告訴你的要訣，楊杏園道，我也不是自己望自己死，但是我覺得生意毫無了，老弟，我們是好朋友，我死後，你當然有一副親撰的對聯輓我，你何妨先寫出來，讓我親眼看看，吳碧波正色道，杏園，你這種思想，完全不對，連親在不許友以死，你都不知道嗎，楊杏園道，老弟，你說這句話，不算我的知己了，我現在是爲誰死呢，你以爲我情場失敗，我就死嗎，那決不對。若是如此，我早就死了，慢慢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再說道，我到現在，我明白了我不起的原因，一個是我對家庭對事業對朋友，責任心太重，受累過分了，一個是失意的事太多，我一律忍耐，不肯發洩出來，精神上受了打擊，再加上病一來，身體和精神，沒有法子去抵抗，說到這裏，實在沒有氣力再說話來解釋了。就伏在被上不動，許久許久。然後對吳碧波道，知己如你，都不免誤會我棄親爲友而死，社會上一般人的批評，更不可逃，我就是死了，我真也不安於心了，吳碧波自知失言，懊悔萬分，於是坐在牀沿上，對着楊杏園很親切的說道，我不是誤會了你的意思，不過我覺得我們天涯遊子，有白髮高堂在家，我們總要保重身體，人的禍福，自己的精神，可以作一半主，精神愉快，事情就容易樂觀，楊杏園淡笑道，這話是人人能說的，但是精神無論如何好，是抵抗不了病的，顏回是個大賢，還有什麼過不去的，周瑜是個大將，還娶着個小喬作夫人，享盡了榮華富貴，然而這兩個人，都短命死了，我到了現在，我是沒有掙扎的力量了，他說着話，把身邊一疊相片，就向枕頭底下亂塞，閉了眼睛，養了一會神，然後睜着眼睛

請問吳碧波道，今晚劍塵來不來，吳碧波道，大概來的，於是他在被上點了點頭道，請你打一個電話去告訴他，叫他十一點鐘到西車站去。吳碧波道，那做什麼，楊杏園在身上摸索一會，摸出一個小表來，將表門一開，門後嵌着一個女子相片，吳碧波接過來一看，是李冬青的相，問道，是李女士要至，派人去接他嗎，楊杏園又點點頭，吳碧波道，你怎樣知道，楊杏園道，我算來算去，他今天該來了，我正等着他呢，吳碧波聽了他這話，不覺毛髮悚然，見他那黃瘦的臉兒，蓬亂的頭髮，心裏那一陣淒楚，就像有一種說不出的一股寒氣，直透頂心，反而比病人還難受。有話說不出來，楊杏園有氣無力。慢吞吞的說道，你去問罷，我是真話，並非和你開玩笑。不管對不對，你姑且對他說一說看，吳碧波也是不忍拂他這一番好意思，只得照樣的打了一個電話給何劍塵，何劍塵以為楊杏園得了什麼消息，或者是電報，知道李冬青今天一定來，因此趕着回去，邀了夫人一同上車站去歡迎。到了車站，買了月臺票進站，車是剛到，何劍塵夫妻二人，站在月臺當中，東張西望，看火車上下來的旅客，只要是個女子，就很命的看上一眼，一直等人走盡，也不見李冬青的影子，何劍塵還不放心，在頭二三等車，都上去看了一看，何曾有什麼李冬青的影子，何太太一聽說李冬青要到，在家裏就計算好，見面怎樣招呼，怎樣說話，而今撲了一個空，好不掃興，對何劍塵說道，你在那裏聽到了這樣一個消息，糊裏糊塗把人拖來，真是冤枉極了，何劍塵道，你別埋怨，也許是我們沒有接着，他先下車出站去了，何太太道，也許是這樣，他一下了車，不到楊先生那裏去，就會去找我們的，我們趕快走罷，於是二人趕忙又坐車回去，但是到了家裏，也並不

曾見客到，何劍塵因怕楊杏園掛念，而且特地去報告，到了那裏時，吳碧波正迎出院子來，他一見便問道，李女士呢，何劍塵道，我上了你的當，空跑一趟，那裏有什麼李女士張女士，吳碧波連連對他搖手，又回身指指屋子裏，走進一步輕輕的道，他以為馬上就到呢，精神倒好些，現在正睜開眼睛躺着等，若是沒有到，把他振刷精神的一種希望，又要完全打退回去了，何劍塵道，沒有睡的話，總要告訴他的，難得讓他等到天亮不成，吳碧波道，你就對他說，火車誤了點沒有到……說到這裏，上面屋子裏哼了一聲，何劍塵道我既然來了，進去看看他罷，若不去看，他也會發生誤會的，於是和吳碧波走進房去，只見楊杏園已將頭偏着了肩膀睡着了，何劍塵悄悄的在旁邊椅子上坐下，隨手翻弄他桌上的書籍，忽然看見一部大乘起信論裏，夾着半截紙條，露在外面，抽出來看時，上面寫着字道，如今悟得西來意，香斷紅消是自然，便交給吳碧波道，你瞧瞧，他這種消極的態度，未嘗不是佛書有以致之，吳碧波道，學佛原不是壞事，像他這種學佛，猶如打嗎啡治病，那是越治越壞的了，回頭看楊杏園時，只見他閉着雙眼，睡在夢裏微笑，手攥住了被角，握得緊，地，臉上慢慢緊張，忽然雙眼一睜，接着又復閉上，停了一會，睜眼見何吳二人在此，便道，怎麼樣，他沒有來嗎，何劍塵道，火車誤了點了，楊杏園微笑道，你不要信口開河了，先前我對碧波說的話，是精神錯亂，胡說的，其實他又沒有給信或打電報給我，我怎能知道今晚上來哩，他已自認了，何劍塵也就不再遮掩，說道，他也總快來了，楊杏園道，其實……唉……不來也好……可也少傷心些，於是昂頭睡着，半晌無言，只覺頭上

的汗，一陣陣向下落，用手去撫摸時，又沒有什麼，睜開眼，一隻手握了何劍塵，一隻手握了吳碧波，慢慢的道，我簡直不敢閉眼了，閉了眼我又作事，又會遇到朋友，又在旅行，又……忙死我了，怎麼辦呢，吳碧波聽他這話，心裏都萬分難受，當夜並未回家，就在這裏胡亂睡下，楊杏園也昏昏的睡去，睡得正濃的時候，夢到李冬青穿了一件淺綠嗶嘰的旗袍，剪着新式雙鈎短髮，站在牀前面道，大哥，我來了，楊杏園想着，他不會這樣時髦的，這夢夢得有趣了，我不要再動，一動，就會把夢驚醒來了，李冬青握了他的手道，大哥，你不認識我了嗎，怎樣不作聲，楊杏園覺得自己的手，果然被人握着，而且說話的聲音，又很清楚，因問道，我現在是睡着的，還是醒的，說着話時，隨望着南向的玻璃窗，瞧了半邊窗紗，望見院子裏的那一棵槐樹帶着一些七零八落的樹葉子露出一帶陰黯黯的晚秋天色，這不是夢，這是自己家裏了，於是對李冬青臉上仔細看了一看微笑道，呀，果然不是夢，不料我們還有見面的日子，人生的聚散，是說不定啊，你的來意，全是爲着我吧，事已至此，教我怎辦呢，李冬青不像從前那樣避嫌疑，就握了楊杏園的手，側着身子坐在牀沿上說道，你病雖重，精神還好，慢慢的總會好的，楊杏園點頭微笑，將他動身和到京的日期，略問兩句，李冬青說是一個人來的，剛下車先到何家，因爲聽見大哥身體不好，馬上就趕來了，楊杏園道，多謝你，我何以爲報呢，李冬青聽了他的話，默然不語，見這屋子裏，壁上掛着佛像，地下放了蒲團，越是一種感觸，李冬青陪他坐了大半天，不覺到了黃昏時候，楊杏園道，外面什麼響，下雨了嗎，李冬青低了頭向窗外一看，天上略現兩片淡紅色的



雲，三三兩兩的烏鴉，掠空飛去，那些半凋零的樹葉子，被幾陣風，吹得亂轉，因道沒下雨，是風聲，楊杏園道，我有幾句詩，請你給我寫一寫，李冬青道，不要去枉費心機罷，楊杏園道，不要緊的，我不過消磨消磨時間罷了，李冬青聽說果然搬了一個茶几到牀面前來，在桌上拿了紙筆，坐在牀邊提了筆，等候他說，楊杏園念道，

可憐繭束與蠶眠，墜落紅塵念七年，一笑忽逢歸去路，白雲無際水無邊，他念一個字，李冬青寫一個字，因為他是一順念下去的，就不會攔住他，寫完了，李冬青將筆一放道，這種詩，我不能寫，等你病好了，要我寫多少都可以，楊杏園將頭臺了一臺，說道，你不寫，我自己來寫。李冬青將左手按住他的肩膀，說道，我寫罷，……只說了這三個字，以下便哽咽住了，楊杏園又念道，

王侯螻蟻各空回，到此乾坤萬事灰，今日飽嘗人意味，他生雖有莫重來，李冬青抄到這裏，一陣傷心，已是不能抬頭，楊杏園道，冬青，無論如何，你得忍痛給我抄完，這是我一生的大事，你不要忽略過去，李冬青點了點頭，他又念道，

白髮高堂愴客情，三千里外望歸程，明宵魂斷江南路，黃葉村前有哭聲，莫向知音喚奈何，人生會合本無多，只愁殘照西風裏，爲我高吟薤露歌，

李冬青聽他念第三首，不知不覺的，在寫的紙上，接連滴了兩點水，先還不知道水是那裏來的，後來因爲眼睛裏滾熱，才明白是自己流淚了，直到第四首，是對朋友而發，連送殯都說了，實在不能寫了，就伏在胳膊上，楊杏園見他如此傷心，實在不忍再向下說，便默然無語

了，李冬青伏在茶几上，半天也不能擡起頭，許久，才對楊杏園道，你如何作出這種詩來，我的心都碎了，楊杏園道，你以為我是故意的這樣說嗎，其實……他說到這個實字，見李冬青兩行淚珠，有如拋沙一般，再也不能容忍，自己也滴下兩點淚，一翻身，便向裏睡了，李冬青手捧那張詩稿，只是呆看，什麼話也不說，何太太却打了電話來了，叫聽差請他說話，他在電話裏說，李先生，你的行李，車站上還有沒有呢，你放下行李就走了，我們又不知道是幾件，李冬青道，管他幾件呢，人都不得了，還管什麼行李，何太太沒頭沒腦碰了一個釘子，却是莫明其妙，問道，你到我這兒來嗎，李冬青道，楊先生的病，我覺得太沉重，我在這裏多坐一會兒罷，說畢，掛了電話，又走進楊杏園的屋子裏去，楊杏園面朝裏依然未動，似乎是睡着了，李冬青也不驚動他，只拿了一本書，默然的坐在一邊看，看不到三兩頁，便走近牀來，用手撫摩他的額角或是撫摩撫摩他的手，但是他一味的睡，什麼也不會感覺，自上午守到傍晚，中間也有幾度人來瞧楊杏園的病，李冬青並不避嫌疑，依然在屋裏照料，富家駿是旁觀的人，却看得清楚，這位李女士自進門以後，不會吃東西，也不會要茶水，太是奇怪，到了這時，進屋來看，看了看楊杏園的病，便問道，李女士，你不會用飯吧，李冬青道，沒有，但是不餓，富家駿道，是上午餓到這時候了，豈得不餓，楊先生這病，實在是沉重，但是也沒有法子，富家駿說完這話，心裏忽然一動，這話未免過於着實一點，但是李冬青絲毫不曾注意，沉着臉道，可不是嗎，聽說今天上午醫生來了一趟，我想還是催一催醫生來吧，富家駿一面和他說話，一面看着牀上的人，不由得渾身有些顫動，強自勸定，

走到椅子邊，扶了椅子坐下，竟忘了應該說什麼話了。李冬青本來就懶得說話，心裏慌亂，更不能說話，屋子裏是更沉寂了，富家駿坐了一會，便自出去，他富氏兄弟，原是不斷的進房來看病的，因為李冬青在這裏，他們就不進來了，只叫廚子下了一碗素菜麪，另外擺兩碟子冷葷，送到屋子裏來，給李冬青吃。李冬青扶起筷子，只將麵挑了兩挑，隨便吃一點就不要了，時間易過，不覺到了晚上九點鐘，楊杏園醒了，睜着眼睛，四週望了一望，將手對桌上指了一指，李冬青一看，是指着筆墨，問道：「大哥，你又要寫什麼嗎？楊杏園點點頭，李冬青將筆蘸好了墨，拿了一張信箋過來，都放在茶几上。楊杏園道：「我要自己寫呢，李冬青心想，人是不中用了，讓他自己寫點東西也好，於是慢慢將他扶起，靠着疊被，先將筆遞給他，然後側着身子捧了紙讓他寫，楊杏園咬着牙，用力寫道：

事業文章，幾人得就，永別不須哀，大夢醒來原是客，

國家鄉黨，唯我皆遠，此行終太急，高堂垂老已無兒，

楊杏園自輓

李冬青兩隻手捧着，只把那紙抖戰得亂動，楊杏園寫完，李冬青的眼淚已經流到兩腮上了，楊杏園微笑道：「呆子，哭什麼，遲早都是要回去的，你還拿一張紙來，我的意思還沒有盡呢，李冬青一面揩着眼淚，一面又拿了一張紙來，楊杏園又做了第二副輓聯，寫道：

生不逢辰，空把文章依草木，

死何足惜，免留身手涉滄桑，

楊杏園再自輓

把筆一擲，長歎一聲道：「可以去矣，幾點鐘了，李冬青把手上的紙放在茶几上，兩隻手握住

他的手，哽咽着道，哥哥，你去不得啊，你的大事，一件也未曾了啊，楊杏園先流了幾點淚，後又把手抬起，要擦淚，李冬青一手抱着他的脊梁，一手抽了手絹，給他揩淚，楊杏園收了淚，放出淡淡的微笑，兩邊腮上，有一層薄薄的紅光，因道，好妹妹，你不要攪擾我，你去給我焚好一爐香，讓我定一定心。李冬青信以為真，就在抽屜裏尋出一包細劈的檀條，在書架上拿下那只古銅爐焚起來，焚好了，送到牀面前茶几上，只見楊杏園掀開薄被，穿了一套白布小衣。靠了疊被，赤着雙腳，打盤坐着，兩手合掌，比在胸前，雙目微閉，面上紅光，完全收盡，見李冬青一過來，他眼睛要睜不睜的，看了一眼，於是兩手下垂，人向後靠，李冬青知道他學佛有些心得，不敢亂哭，伸手探一探他的鼻息，已細微得很，不覺肅然起敬，就跪在茶几前，口裏道，哥哥，願你上西方極樂世界，再起來時，楊杏園兩目閉上，他已然圓寂了，李冬青在屋子裏和楊杏園說話時，富氏兄弟幾次要進來，又退了回去，富家駒站在窗子外，把身子一閃，只見李冬青在地板上跪下去，很是詫異，及至他起來時，只見他伏在牀沿上，已哭成淚人兒了，便隔了窗子問道，李女士，楊先生怎樣，李冬青原還不會放出聲來，有人一問，就哽咽着道，他……他去了，只這一聲去了，再禁不住，就放聲大哭起來，富家駒嚷道，你們快來啊，楊先生過去了，本來這裏的人，必提心吊膽，一聽說楊杏園死了，大家都走進房來，連聽差廚子車夫都站在屋子裏，望着牀上垂淚，富氏兄弟，總算是學生，就各含着愁容，對楊杏園三鞠躬，接上在屋子裏亂轉，不住跌脚歎氣，聽差忙得去打電話，到處報告，還是廚子說，大家別亂，問問李小姐，楊先生過去多少時候

了，也好記個時辰，李冬青道，大概有十分鐘了，他是清清楚楚，放心過去的，你們瞧，瞧瞧，……他……他不是像參禪的樣子嗎，說時，用手指着那涅槃的楊杏園，富家駒道，我以為他學佛，是可以解除煩惱的，不料他先生竟是這樣撒手西歸，說畢，也是牽線般的流淚，一面掀袖口看了一眼手表說道，正是十點剛過去，它二時辰之末，一言未了，只聽院子外，有一種顫動的聲浪，由遠而近，喊道，杏園老弟，好朋友，你你就這樣去了嗎，那何劍塵滿臉是淚珠，跌跌倒倒，撞了進屋來，他一見楊杏園這樣，反不能言語，就走上前執着富家駒的手，相視放聲大哭，這一哭，李冬青更是傷心了，大家哭了一陣子，何劍塵見楊杏園的屍身，還是坐着，因對李冬青道，他雖皈依佛教，究竟未曾出家，這樣不成樣子，李冬青點點頭，大家就走上前，牽開被褥，將楊杏園的屍身放下，這個時候，一班故友，男男女女都來了，何劍塵有事走出院子去，頂頭碰到吳碧波，電燈光下，見他愁容滿面，何劍塵叫了他一聲，他倒放聲大哭起來了，何劍塵牽了他的手進屋，他看見紗帳低垂，裏面躺着個其白如紙的面孔，不住頓腳問何劍塵道，你是什麼時候，接到電話的，何劍塵道，我沒有接到電話，我編稿子的時候，只是心神不靈，我心裏一動，莫是杏園不好吧，於是我丟了事不辦，特意走來看看，不料一進門，就聽到裏面一片哭聲，人已經過去多時了，吳碧波道他的後事怎麼樣呢，何劍塵道，他是一點積蓄沒有，但是有我們這些朋友，還有兩家報館東家，幾百元是不成問題，可憐他賣文半生，殞歿雖不必從豐，也不可太薄，也用不着陰陽住僧道之類，也不用得焚化紙錢，只是給他開一個追悼會就行了，他雖沒有遺囑

，他生前的論調，就是這樣。照他的主張去辦，我想他英靈不遠，一定同情的，李冬青不等吳碧波答話，就插嘴道，就是這樣好，依我說，連槓夫都不用，只用一輛長途汽車，把靈柩送到義園，然後由朋友抬到地上去，我我就願抬一個，我對他是無可報答，只有這一點敬意了，說着，又哭起來，何劍塵道這話很對，我們也主張這樣辦，這些後事，我們朋友，都竭力去辦，你不要掛心，我們總會辦得好好的，李冬青什麼話也不說，蓬着一頭的頭髮，坐在楊杏園素日坐了寫字的椅上，只是流淚，大家分頭去辦衣衾棺木，鬧了一夜，到天亮，大家都乏了，李冬青哭得成了一個傻子一樣，什麼話也不說，而且嗓子也哭啞了，說一句話，一大半是啞之聲。他把兩隻胳膊，放在椅靠上，十指互相交叉，頭偏了靠着右肩，就是這樣望了牀上，目不轉睛，何劍塵見他那種樣子，臉子黃黃的，煞是可憐，便道，李女士由漢口來，在火車上已經累了兩晚，昨晚又是哭了一宿，精神實在困倦了，不如去睡一會子罷，李冬青搖搖頭，何劍塵道，這時沒有什麼事，不如休息一會，回頭壽材來了，就可以預備收殮，應該由李女士在旁邊照應，所以這時還是先睡的好，李冬青一聽這話也是，現在也顧不到什麼儀節，就在外面沙發椅子上斜躺下，不多一會工夫，就睡着了，醒來時，已經擠了滿屋人，何太太和朱韻桐也來了，李冬青和朱韻桐還是別後初見面，都不能有笑容，只是拉了一拉手，朱韻桐歎氣道，想不到楊先生就是這樣下場，前幾天我們在西山請客，他也到了，還逗着我們說笑話呢。李冬青昨天曾聽到何太太說，朱韻桐和吳碧波訂了婚，現在他左一句我們，右一句我們，當然是兼指吳碧波而言，人家多們親密，也歎了

一口氣道，人生如朝露，真是一點意思沒有，我現在覺得他學佛大有理由在裏面了，何太太和朱韻桐極力的勸他一頓，他也覺心裏寬慰一點，偶然站起來，只見七八個人吆喝喚喚，抬着一口棺材，直送進裏面院子裏來，李冬青看見棺材，不由得又是一陣心酸，淚珠向下直滾，何太太拉着他的手道，人已去了，傷心也是枉然，你不要這樣鬧，苦苦的傷壞了自己的身子，本來呢，大家相處得很好的人，忽然分手起來，心裏自然難過，莫說是你和楊先生像手足一樣，就是我們，也覺可……可字下還不會說出，勸人的也哭起來了，那屋子裏，何劍塵早已指揮人將楊杏園殮好，本來用不着等時候，所以即刻就預備入棺，吳碧波悄悄對何劍塵道，入棺時候，我最好還是避開李女士，不然，他看見把人送進去，格外傷心，也許出什麼意外，何劍塵道，這個時候，要他離開這裏，是不可能的，有什麼法子，讓他避開呢，吳碧波道，我倒有個法子，可以把楊杏園的書件文稿，一齊送到前面屋子裏去，請他去清理出來，就說我們要把他的得意之作，列個目錄，登在明日的報上，如此一說，他必然盡心盡意去清理的，那時候就可以輕輕悄悄把杏園入棺了，何劍塵道，很好很好，就是這樣辦罷，於是把話對李冬青說了，還要朱女士何太太二人幫忙，李冬青信以為真，在楊杏園屋子裏，搜羅了兩籃子文件，到前面去清理，李冬青認為這事很是重要仔仔細細在前面料理，檢了約有一個鐘頭，忽然聽到隱隱有一片啜泣之聲，心裏一動，忽然想要到後面去看看，於是就走出來，何太太一把拉住道，那面亂七八糟，人很多，你不要去罷，這樣一來，他更是疑心，把手一揮，向後院子就跑，走進那籬笆門，就

看見上面屋中間，用板凳將棺材架起，許多朋友，圍了棺材流淚，幾個粗人擡了棺材蓋，正向上面蓋住，李冬青忘其所以了，將手一舉，亂嚷道，慢着。慢着。一面如飛似的就向裏面跑，不問好歹，一頭就向棺材頭上撞去，何劍塵見他跑進來的時候，情形不同，早就防備着，等他向前一奔，身子向前一隔，李冬青這一撞，正撞在何劍塵胸口上，把他撞得倒退了幾步，何太太和朱女士都趕上前，各執着他一隻手，苦苦的相勸，李冬青哭着道，何先生，吳先生，都是朋友呀，爲什麼不讓我和他最後見一面呢。打開蓋來啊，打開蓋來啊，我要看一看，說時，儘管向前奔，別人那裏拉得開，吳碧波攔住道，李女士，你別忙。請聽我兩句話。這話，我也對杏園說過的。就是親在不許友以死。李女士這樣的苦惱。就不替老太太想嗎。見一面的話。原無不可。但是要想知道。不見是可慘。見他睡在那裏面。更可慘了。我們都不忍多看呢，況且李女士嗎，這幾句話，倒打入了他的心坎，他把兩隻手掩住了眼睛的猛然一轉身，跑進裏面屋子裏去，伏在桌上放聲大哭，大家和楊杏園都是朋友，自然都不免有些傷感，所以李冬青那樣哀哭，不但禁止不住，引得各人反哭泣起來，混鬧了一日，大家都疲乏已極，一大半朋友，都在這裏住下。因爲李冬青不肯走。朱韻桐女士，也在這裏陪着他，又過了一天，正中屋裏口佈置了靈位，棺材頭上，便掛了李冬青所獻的加大花圈，花圈中間，是原來楊杏園的半相片，屋子半空，正中懸了一根繩。掛着楊杏園自輓的兩副對聯，靈位前的桌子上，掛着白桌圍，上面只有一個古銅爐，焚着檀香，一隻青磁海，盛了一杯清茶，一列擺着四大盤鮮果，兩瓶鮮花，李冬青穿了一件黑布夾襖，一條黑裙子，一身都是黑，蓬蓬的頭髮，在左鬢



下夾着一條白頭繡編的菊花，他本來是個很溫柔沉靜的人，這樣索淨的打扮，越發是淒楚欲絕，他不言不語，端了一張小方凳，就座在靈位旁邊，兩三的工夫，就只喝了一碗百合粉，兩碗稀溜溜的粥，不但是精神頹廢，而且那張清秀的面孔，也瘦得減小一個圈兒了，這日下午，何太太自家進來，看見正屋裏那種陳設，旁邊坐了一個如醉如痴的女子，也替他十分可憐，走進來，李冬青望着他，只點了點頭，一手撑着靈桌，托了腮，依然是不言語，何太太道，李先生，我看你這樣終日發愁，恐怕會逼出病來，今天下午，到我家裏去談談罷，李冬青攏了一攏，輕輕的說道，我一點氣力沒有，懶於說得話，我不去了，何太太道，我是天天望你到北京來，好容易望得你來了，一下車，就到這兒來了沒走，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可是一句也沒有談上，你聽，我可也悶得難受，你就聽我這一點話記你的情分，也不好意思不去，李冬青明知道他這話是激將法，無奈他聽得入情入理，未便過於拂逆，便道，不是我不和你去談談，但是我喪魂失魄，語無倫次，要我談也談不上來的，何太太道，就是因為你精神不好，才要你去談談，也好解一解悶，李冬青心裏雖然十分難受，表面上也不能不敷衍何太太，只得和朱女士一路，一塊兒到何劍塵家去，當時也不覺怎樣，不料在吃晚飯的時候李冬青手上的筷子，落在桌上，人已坐不住，就向旁邊一歪，倒在地板上，何太太和朱女士連忙過來將他撿起，只見臉色白裏變青，雙目緊閉，嘴唇帶了紫色，何太太跳脚道，不好，不好，何劍塵道，不要緊，這是他兩天勞累過分了，人發暈，就叫老媽子撿他到牀上去安息，一面打電話叫醫生來看病，據醫生說，也是不要緊，不過精神過於疲倦，要多休息幾

天，何劍塵是格外體諒，自己搬到書房裏去住，却在何太太隔壁屋子裏，另外設立了一張小鐵牀，讓李冬青在那裏睡，李冬青當天暈倒以後，到晚上八九點鐘，也就清醒過來，無如人是累極了，竟擡不起頭來。眼睛裏的東西，彷彿有些幌動，只好微微的閉着眼。何太太幾次進房看他，見他閉着眼，也就小作聲，不過枕頭上，濕着兩大片，他的眼角，也是水汪汪的，何太太歎了一口氣道，也難怪人家傷心，說到這個字，回頭一見他兩顆淚珠流到臉上，就不敢作聲了，當時拿了一點女紅，就坐在這屋子裏做，陪伴着他，一直做到十二點鐘，李冬青才緩緩的睜開眼來，何太太便問道，李先生要喝點茶嗎，李冬青搖搖頭，眼睛却儘管望着窗戶出神，何太太問道，李先生，你望什麼，李冬青道，很奇怪，我似乎聽到有人在窗戶外面叫我的名字，何太太道，沒有，誰有那麼大膽呢，李冬青道，剛才有人進屋子嗎，何太太道，沒有，我坐在這裏也沒有動身，李冬青道，那大概是夢了，我看見杏園走進來，摸着我的額角，他說病，不要緊，不過小燒熱罷了，他還是那個樣子……

李冬青只見何太太聽了，臉色都呆了，只是睜着眼看人，他想起來了，他是害怕，就不向……說，何太太道，怎麼樣，楊先生說了什麼嗎，李冬青道，我看你有些害怕，我不說了，何太太道，怕什麼，我和楊先生也是熟得像家裏小叔子一樣，只因是剛才李先生說話，我也彷彿聽見有楊先生說話的聲音，所以我聽下去呆了，李冬青道，唉，人死如燈滅，那裏還有什麼影響，這不過我們的心理作用罷了，何太太見他說話漸漸有些氣力，就讓他喝了一碗稀飯，何太太因為大夫說，李冬青的病並不怎樣重要，所以也不主張他進

醫院，以爲在家裏養病，究竟比在醫院裏便利，而且也不至於感到孤寂。李冬青自己是精神衰敗極了，那管病在那裏養，所以靜靜的在何家養病，關於楊杏園的身後事務，由一班老朋友去料理。並沒由他操一分心，光陰易過，一眨眼就是十天過去了。李冬青身體已經大好，據何劍塵說，明天就和楊杏園開追悼大會，要公推李冬青做主祭人，李冬青道，這是我不容推辭的，不過我想另外做一篇祭文哀悼他，我要單獨的祭一祭才好。何劍塵道，李女士身體是剛好，還要這樣去費心血嗎，李冬青道，我和他的文字姻緣，這是最後的事，我想我就是費些心血，也是應該，何劍塵想了一想，點頭道，追悼會的時候，是上午八點到下午四點，我想把白天的鐘點，縮短一小時，李女士就可以在四點鐘另祭，李冬青道，縮短時間，那倒不必，就是晚上去祭他也好，我不過表示對死者的一點敬意，時間是沒有什麼問題，何劍塵道，晚上祭也好，不過李女士的祭文，不要洋洋萬言才好，作得太長了，念祭文的人，恐怕有些念不過來，李冬青道，我想請何太太念一念，何先生答應嗎，何劍塵道，那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他肚子裏的字有限，他能念得過來嗎，李冬青道，大概行吧，讓我作好了之後，把祭文的大意，對他先講一講，他自然會念了，劍塵道，好，就是這樣辦，我今天下午也不在家，李女士可以到我書房裏從從容容去做，我想李女士這篇文章，一定是很沉痛的，我很願先觀爲快呢，李冬青却淡笑了一笑，沒有作聲，在他這一笑，究竟是哭是笑，也就難說了，

## 第八十六回

舊巷吊英靈不堪回首

寒林埋客恨何處招魂

這日下午，何劍塵果然進了閣去，把書房讓給李冬青，何太太把花瓶子裏插的菊花，換了兩朵潔白的，又替他了一壺極好的清茶，放在桌上，李冬青坐了起來，先在屋子裏坐着，休息一會，定了一定神，然後走到何劍塵書房裏去，自己心裏一腔幽怨，只待機會發洩，祭文的意思，早就有了，所以文不加點的，不到兩小時，就把那篇祭文草就，寫完之後，自己看了看，文意倒還流通，就不更改了，那祭文道，

維重九之後三日，義妹李冬青。敬以鮮花素果。茗古香，致祭於如兄楊君杏園之靈前而言曰，嗟夫，天之處吾二人，何其遇之奇，而境之慘也，吾識兄今纔兩年又八閱月耳，去年此日，吾人既有生離之悵惘，今年此日，更有死別之悲哀，人生最苦者厥惟生離死別，而吾與兄，只相識二年，只於此二年中乃備嘗之，似天故佈此局以待吾人之來而忽忽演之以終其場也者，造化不仁。吾欲無言矣，不然，何其遇之奇而境之慘也，妹之擬香吾兄，在讀兄和梅花詩十首之時，吾誠不知此詩何以得讀之也，假使妹不讀此詩，雖見兄猶不見也，則亦無從用其眷眷矣。即讀兄詩，而未有何劍塵君家之一晤，終其身心儀之而已。而又不料兄適爲何君之友。致妹之與其夫人友，而決不能不識兄也，妹之於兄，則不過世俗所謂紅粉憐才之一念，何以如此，殆不得言其所以然，而兄之於我，或亦如是，惟其如是，乃足以見吾二人情誼之篤，妹嘗發愚想，必將此事，與兄一詳盡討議之，願猶不得盡除兄女子態，未能出於口而筆諸書，今欲出於口而筆諸書，又孰能答之，孰可知之者，嗚呼，吾兄英靈不遠，聆妹之誓，殆亦悠悠而入夢乎，痛矣，妹自知

不神之身，不足以偶吾兄，更不能與此世界有姻緣之分，故其初也，兄友我，則亦友之，兄弟我，更亦師之，城府不置於胸，形骸遂疏於外，而兄不知，竟直以我為終身之伴侶，妹欲拒之，情所不忍，妹不拒之，事所不能，遷延復遷延，卒以一別以離兄之眷眷，兄苦矣，妹亦未能恣然也，然兄誠人也，其愛人也，而不拘拘於形跡之遠近，惟其誠而遠，則思慕愈切，妹不才，以凡人視兄，而兄乃以超人之態度待我，妹之去，不僅苦兄，且不知兄也，兄以我為知己，我乃適非兄之知己，更因非兄之知己，而使妹之知己如兄者，悠悠然以思，鬱鬱然以病，昏昏然而鑄成不可疎解之大錯，妹之負兄，將於何處求兄在天之靈以原宥之，嗚呼，亦惟伏地痛哭而已，妹之自知非兄之知己，固非自今日始也，當去秋致書吾兄之後，已自知覺其措置之謬誤，遂以古人煉石補天之言，以為奉代桃僵之舉，慘淡經營，以為可於異日作苦笑以觀其成，乃妹知兄不拘拘於形跡之遠近，而獨不悟兄情愛精神之絕不磨滅，愈欲知兄，乃愈不知兄，遂在兄精神間斧鑿無量之創痕，兄之不永年，妹安得不負咎耶，妹之在贛也，為兄熟計之久矣，來京而後，將如何以陳我之痛苦，將如何以請兄之自處，將更如何以保持吾人之友誼，使其終身無間，且預料妹果言之，兄必納之，乃於冥冥中構一幻境，覺喜氣洋洋，其華貴如我佛七寶琉璃法座，燦爛光榮，不可比擬，且妹直至長辛舊時，回憶兄去年送我之留戀，恍然一夢，以兄烏料有今日更能見我，今故不使兄預聞，及時突然造君之寓，排闥而入兄之書齋，時兄左揮毫而右持剪，栗碌於几案之間，忽然顧首見我，將為意外之驚異，妹

喜矣，兄之樂殆不可思議也。嗚呼，孰知妹之所願者，適與事相背也哉。嘗妹至何君之家，聞兄小不適，以爲兄體素健，年來勞頓過甚，倦焉耳。乃造兄寓，則見僕役惶惶然走於廊，藥香習習然穿於戶，是室有病人，已不啻舉其沉重以相告，我未見兄，我已心搖搖矣。及見兄，更不期其昏沉如夢，消瘦可憐，更有非我所可思及者，於是妹之所欲言，不及達一詞於兄耳。妹之所欲爲，不得舉一事於兄前。我之籌思十餘月，奔波三千里，排萬難以來京者，不過爲兄書輓聯二副而已。妹之來，猶與兄得一面，此誠大幸，然一面之後，乃目覩其溘然長逝，目覩其一棺蓋身，將人生所萬萬不堪者，特急就以得之，是誠不如少此一晤，各有以減少其創痕也。雖然，兄之遇我者厚，知我者深，苟兄之得一面，有以慰其長歸之路，則妹又何惜加此一道創痕，令欲吾二人再加一道創痕，尙可得乎。妹爲不脫舊轡繫絆之女子，未嘗與人有悻悻之色，兩眉自展，賦性如此，何其境遇之逼處荆棘又如彼，及遇兄也，乃知道德與遭際，實爲兩事，兄之爲人，苟其心之所能安，爾遭世之唾棄，在所非計，妹自視勿如兄，而兄之身世，初乃不勝我，於是坦然而無所怨於身外矣。今也，兄乃棄世長去，年且不及三十，其遭際更不可以因果之說論之矣。嗟夫，天道茫茫，果愈長厚者天愈以不堪待之乎，兄自輓之詩曰，今日飽嘗人意味，他生雖有莫重來，人生如此，果不必重來矣。雖然，使兄不遇我，爾其遭際或稍稍勝此，吾二人何其遇之奇而情之慘也，吾聞之於吾兄，親在不許友以死，小人有母，亦復如兄，妹愛兄思兄敬兄德兄，雖有任何犧牲，所不能計，而身則不能隨之。

以去，尊重吾親，亦復尊重吾兄之旨也，雖然，不隨兄以入地者，身耳，心則早贈與吾兄矣，今而後，妹除力事硯田，以供吾母外，不僅聲色衣食之好。一例摒棄，即清風明月不費一錢買者，妹亦不必與之親且近矣。何也，一則妹已無心領略之，二則聲色衣食之好。以及清風明月。皆足動我今昔不同之悲思，而成傷心之境也。兄逝世之後，旬日中，未嘗一親筆硯，今勉強親作此文以告兄，但覺千言萬語，奔騰腕下，既不知應錄何語，亦不知應不錄何語，且書且忘其作何語矣，兄知我方寸已亂，當知應言者不言，不應言者且漫無倫次也，妹之言不盡，恨亦不盡耳，吾兄在天之靈不遠，其有所聞乎，嗚呼尚聽，

李冬青把這一篇祭文作完之後，用了一張潔白的紙謄好了，便折疊了放在桌上，將一根銅尺，把來量了，恰好何太太走進來，見李冬青已是坐在這裏，默然無言的向着書案，便笑道，李先生，你的大文，作完了沒有，我想是一定好的，要請你講給我聽聽，李冬青將稿子一抽，遞給他道，你先看看罷，若有不懂，你再問我，我希望你明天給我念念祭文呢，何太太將祭文接過去，從頭至尾，先看了一遍，其後凡幾處不懂的，提出來問一問，竟是大致瞭然，李冬青道，這回我到北京來，沒有工夫和你談到書上去，不料你的學問，却進步得這樣快，再過兩年，何太太要趕上我了，何太太道，這句話，望那一輩子罷，慢說我沒有那個天分，就是有那個天分，以後也不行了，這一年來，多讀些書，全靠劍塵，每天給我上一課古文，他現在嫌着麻煩，不願幹了，李冬青一隻胳膊靠住了椅背，撐托着右腮，半晌未說話，却呀

的一聲，歎了一口長氣，接上說道，各有因緣莫羨人，何太太雖然懂得他一番意思，却不好怎樣勸他。停了一停，陡然想起一件事，便問道，李先生，史女士給你那封信，那天交給你，你忽忽的就拿去了，你看了沒有，李冬青點了點頭，然後回轉頭對房門外看了看，遂輕輕的對何太太的，有話我不瞞你，說到這裏，他那冷若冰霜的臉，竟也帶些紅暈，何太太知道他的意思，說道，我是不亂說話的，你還不知道嗎，李冬青道，那天我陪着楊先生，曾提到這件事，我心裏所有的話，甚至於對你不能說的，我都對他說了，他說到這裏，又頓了一頓，他半月來憔悴可憐的面色，却淡淡的帶了一點笑容，然後說道，杏園被我一場披肝瀝膽的話提醒了，他很覺對不住史女士，便就史女士這一去，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了，若是他還肯回北平，本人決計向他求婚，因此把史女士給他的信，也給我看了，那個時候，我雖然覺得痛快，但是我知道挽救不及，只算是我們這段傷心史的回光反照罷了，不過我一天不死，我決計把史女士找到，同在一處，過慘淡無聊的日子，何太太聽說，不覺站起身來，握住了他的手，笑道，李先生，你若是這樣辦，你積的德大了，將來自有你的好處，李冬青歎了一口氣道，我們還談個什麼因果嗎，何太太怕勾引起他的一腔心事，也就把話撇開，到了次日，已是楊杏園追悼的日子，一直到了下午四點鐘，人已散淨，何太太雇了一輛馬車，將李冬青買好的四盆鮮花，一提盒水果，一路坐了車帶去，到了楊杏園寓所，門外已是搭了一座白布牌坊，垂着白布球，被風吹得擺蕩不定，門外原是土路，橫七豎八，散了滿地的車跡，下得車來，只見牆上貼了很大的字條，來賓請由西門向前進，領紀念花入內。但是這個時候，西



門夾道門，已經關上了。因此李冬青如何太太還是由東門進去，前進也是掛了青黃白布的橫披和長球，一進後面廳門，牆上就滿貼的是輓聯，大小花圈，靠了牆擺着，正面門戶盡撤，紮了孝堂，靠牆有一個大茶壺爐子，一張桌上，兀自陳列百十隻茶杯，孝堂上四壁的輓聯，是一副疊着一副，非常的擁擠，簡直看不出牆壁的本色來了，正中的靈位，幾乎是許多花圈，把他堆將起來，秋盡冬來，天氣是十分的短促，這個時候，已經是暮色蒼茫，院子裏帶着一片渾黃之色，孝堂上亮了幾盞電燈，也是黃不黃，白不白，發着一種慘淡之光，李冬青一見一叢白的鮮花裏，擁着一塊白木靈牌，上寫故文人楊先生杏園之靈位，不由得一陣心酸，雙淚齊下，何劍塵和富氏弟兄，自然是在這裏的，吳碧波一對未婚夫婦，因為李冬青一人私祭，也前來幫忙，這時他們吩咐聽差，忙將把水果用瓷盤盛上，供在靈前，幾盆鮮花，也都放在靈位左右的花架上，因為這是何劍塵預為他留下的地位，那鮮花上，李冬青自己剪了白綢帶，在花枝上。綢帶上書明，故如兄楊杏園靈右。義妹李冬青敬獻，花果陳列得好了，將一隻古銅爐的沉檀焚着。重新沏了一杯香茗，放在一張茶几上。於是大家商議了一會，恭推富家駒吳碧波司儀，他們站在靈位的左右，先喊主祭人就位，李冬青穿着一身黑衣服，站在靈位前兩三尺的所在。先獻花，朱韻桐拿了一束鮮花，遞到李冬青手裏，李冬青一鞠躬，插在桌上花瓶裏，第二是上香，朱韻桐遞了一束小檀香條給李冬青。李冬青又一鞠躬。添在爐裏，最後進茗，朱韻桐將茶杯送到他手上，他雙手高舉呈到桌上，退後一步，三次鞠躬，李冬青進香高舉，司儀的就呼主祭者致敬，請祭文，李冬青又行個鞠躬禮，便低着頭默默，這個

時候，靈位上放着楊杏園的一張半身大像，兀自向人露着微笑，香爐裏的沉檀，蓬蓬勃勃，向半空裏捲着雲頭，伸將上去，那半身像被煙擋着時顯時隱，何太太拿着謄寫清楚的祭文，在李冬青的右手前兩步站着，略一鞠躬，將祭文高舉念了起來，他也不曉得念祭文的老腔調，只是讀書一般，把祭文清清楚楚讀將起來，這樣讀法，大家倒是聽得很明白，李冬青始終不會擡頭，一篇祭文念完，胸襟上點點滴滴添了許多淚痕，吳碧波見他呆立着，面向裏，喊道，李女士已經祭完了，請裏面坐，談談罷，何太太也覺他是傷心極了，牽着他的手，攆拉到楊杏園舊臥室去坐，李冬青一句話不說，總是牽線一般的下淚，何劍塵道：「李女士，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就是杏園在日，他和我說過笑話，說他死後，要埋在西山腳下，但是我的意思，埋在義地裏爲宜，因爲他還有老太太在堂，保不定是要遷柩回南的，況且那義地裏，有一位梨雲女士，正好作他九泉的伴侶，論起交情來，我們都是好友，不過女士和他多一層兄妹之情，還是取決於李女士，李冬青道：「當然暫葬在義地裏，萬一不遷回南，我們在他墓上栽些花木，也有管園的人管理。若葬在的西山，日子一久，朋友四散，那就無人過問了，吳碧波道：「我也以爲葬在義地比較葬在香山好，既然李女士也是說葬在義地裏，我們就決定這樣辦，劍塵，我們明天抽大半天工夫，先到義地裏，去看一回，然後再佈置一切，何劍塵還未曾答言，李冬青就說道：「我反正沒事，我也可以去，何劍塵道：「路太遠，不必去，等送殯的時候，李女士再去罷，李冬青不明原因，問道：「有什麼關係呢，何劍塵望着吳碧波道：「你聽那種地方，又在這種暮秋天氣，你以爲如何，吳碧波點了點頭，何太太道：「你們不必打

聽了，李先生還不知道你們什麼用意呢。李先生，你猜他們什麼意思。他們以為那地方遍地都是墳堆，你看了是很傷心的，你少去一遭，就少流一回眼淚了，李冬青默然，半晌，歎了一口氣道，事到於今，哭死也是無益，我又何必呢，說時，手撐在桌上，扶着額際，兩目直看了桌面，竟像睡着了一般，何太太道，李先生，你很疲倦了。我們回去休息罷，於是牽着他的手，他也隨隨便便，跟了他低頭回去，對何吳等都未曾打一聲招呼，不過出孝堂的時候，回頭對靈位上的楊杏園像望了一望而已，大家都覺得這一回追悼，是異常慘淡，都沒說什麼，可是不多一會兒，李冬青又慢慢走回來了，何劍塵道，李女士去了東西嗎，李冬青搖搖頭，輕輕的說道，不是，何劍塵道，有什麼話要說嗎，李冬青道，沒有什麼事，不過……說時，對朱韻桐淡淡一笑道，我好像有什麼事要對你說似的，可是我又記不起來，我這人怎麼回事，恍惚得很，朱韻桐眼珠一轉，心裏很明白，便笑道，密斯李請回去罷，待一會我也來，我們有話再說罷，李冬青道，好，我在何太太這裏等你，噯，何太太呢，我們同走啊，朱韻桐道，他不是和密斯李一路出去的吗，大概他還在門口等你哩，李冬青又淡淡一笑道，哦，是的，點一點頭，忽忽的就走了，吳碧波問朱韻桐道，他有什麼事要對你說，朱韻桐道，我那裏知道，我看他神經有些錯亂，就因話答話，敷衍了他走，好回去休息，你看他連同出大門的人，他一轉身就忘了，不是失了常態的一個明證嗎，大家一想，此話果然，未免又歎惜一番，這時，天色越發黑了，大家各自散去，只有家裏一人，在院亭裏散步，屋簷下的一盞小電燈，光線斜照着院子裏，院子大，燈光小

，光線帶些黃色，那兩邊半凋的盆景，石榴花夾竹桃之類，都將模糊的影子，斜倒在地上，加上左角上，那洋槐樹陰，掩護着一邊牆，一隻院子犄角，陰森森地，很涼的晚風，從矮牆上吹過來，把那些花影子顛倒着富家駿想起去年此時，楊杏園曾在那牆角下種菊花，那天的聲音笑貌，只一回想，好像都在眼前，這樣想着，偷眼看那幾盆大夾竹桃後面，影子搖動，真有人在那裏似的，富家駿雖然是和楊杏園很好，但是想到這裏，也有些毛骨悚然再回頭一看孝堂，只剩一盞清淡的電燈，在白布圍裏，靈位上香爐裏的香，只剩了一條細線，向上直冒，那楊杏園的遺像，似乎對着一縷輕烟，向下看着微笑，富家駿看他的像，還和生前一樣，這又不怕了，在院子踱來踱去，只是想過去的事，回頭看看楊杏園那臥室，黑沉沉的，窗戶上破了許多紙，也沒有人管，讓晚風吹得一閃一閃，一個大蜘蛛網，就撐窗戶的鐵鉤上結成一個八卦，富家駿一想，人生就是這樣，楊先生在日，常說希望找一個清清楚楚的女子，給他料理書房和臥室，而今蛛網封門，也管不着了，回頭再看楊杏園的遺像，依然還是向下微笑，富家駿感慨極了，離開院子，但是走過籬門，偶然回頭，那遺像還笑着呢，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他心裏好像很空，從當晚起，就說不希望什麼了，決計作和尚去，富家駿笑道，你這是受了一點感動，就說作和尚去，一遇到密斯李要你看電影，密斯張要你去逛公園，你就覺得做和尚沒有味了，富家駿道：你這話不然。楊先生也是有一兩個女朋友的人，何以他生前就學佛呢，富家駿道，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罷了，富家駿道，你們沒有慧根，不懂這個，我看只有那李女士，是個有慧根的人，他縱不當姑子去，遲早會去學佛的，你看，今天回去

，神經受很大的激刺，外表却不露出來，要不是他說兩句話，誰知道呢。富家駒笑道：「你是神經過敏，怎樣知道李女士就受了激刺。」富家駒道：「你不信就算了，我猜他這一回去，就得躺下，明天你聽聽他的消息看。」富家駒聽說，始終認為他是揣測之詞。不料次日何劍塵來給楊杏園收拾東西，果然對富家駒說：「李冬青回去就病了。」口裏亂說，幸而發覺得早，醫生給他安神藥吃了。現在只是病着睡了。一言未了，只見富家駒一掀門簾子，說道：「你瞧怎麼樣，何劍塵看他時，見他穿了一件湖縐薄棉袍，臉上黃黃的。兩太陽穴邊，貼了中指大小的兩張頭痛膏藥，脚下踏了一雙鞋，靠住門說話。」何劍塵道：「家駒，你一夜之間，何以也鬧成這個樣子。」富家駒笑道：「他昨晚上一個人在後院子裏，追想楊先生的事，他說看見楊先生像片，對他微笑。他嚇出病來了，富家駒道：「胡說，你這話對何先生說不要緊，知道你是說着玩，若是讓人聽了，說出許多疑鬼的話，豈不是侮辱楊先生，我生平最不愿意人家罵死人，因為他是不能出面辯護的。我不過受了一點涼，病什麼，富家駒自知話說錯了，不敢再辯，可是這話讓聽差聽到。當一件新聞。便對富家來的人說了。富家的婦女們。說是這一幢屋子有邪氣。一天病了兩個人。立逼着富氏弟兄搬回家去。富學仁因為富家駒兄弟原是和楊杏園住在一處，補習國文。楊杏園一死，當然不必再住在外面。所以對他搬回去。也不反對。於是一幢房子。兩天之內，裏面只剩下一具靈柩，把大門鎖了，這樣一來。這一幢房子。頓時變成淒涼愁慘之場，何劍塵和吳碧波一商量。不必久占住了富家的房子，就擇楊杏園的葬期，趕快提前，這已是陽歷十月中旬，到了秋暮了，擇定了一個日子，邀了一班友人，就來移楊杏園的靈柩出城，他

們是照李冬青所說的辦，用了一輛長途汽車，裝滿了鮮花，算是靈車，就把這裏載着靈柩，車子上隨着八名槓夫所有執紼的友人，都也分坐了六七輛車一同走，吳碧波何劍塵要佈置墳地，同坐一輛車，先走了。出了永定門。汽車在往南苑的大道上走，兩邊了柳樹，葉子都變成焦黃色，路外村莊上的樹木，在風裏吹着忽突忽突的響，露出許多疏枝，莊稼地上，割得空地一片平原，有時樹着光禿禿的幾根高粱梢兒，被風搖得咯支咯支響，鄉下人家菜園裏，也是空撐着倭瓜架兒。垂着些乾柴似的枯藤。吳碧波黯黯道：這條道。我來三回了。三回不同。一回是清明來的。小路上杏花正開着。一回送梨雲。乃走大雪天。那兩回都不覺得怎樣，這一回，恰好是滿天黃葉的殘秋，對着那淒涼的秋郊，我心裏很難過，何劍塵道，送梨雲的時候，我們還議論着呢，不定明年今日還送誰，不料不到兩年，我們又來送合園，一句無聊的話，不料成了讖語，吳碧波嘴裏，連吸兩口氣，歎道：唉，我看那李女士，真是情癡，何劍塵搖搖頭道，別提罷，我不忍向下說。兩人默然了一會，汽車開上小道，就到了同鄉義園，義園門口滿地的樹葉子，吳何二人下了汽車，足下踏了堆着的枯樹葉子，還發出一種唏噓唏噓的響聲，那館管理員還在這裏供職，他聲了門口汽車喇叭響聲，早在壁上搶了一件馬褂子加在身上，一面扣鈕扣，一面走了出來，見了何劍塵，遠遠並了腳站定，比齊袖口，對着他就是三個長揖，然後笑着迎上前來，說道，督辦，你好，兩年不見了，何劍塵這才想起從前說的一回笑話，現在要更正也來不及，只得答應了一聲久違，那管理員道，前幾天有人到這裏看地，我還不知道是誰，直到昨日那一幢石碑擡來了，我才知道是楊先生，這樣一個好人，不

將在青年就傷了，何劍塵隨便答應着話，便一路走進園來，只見各處的樹木，都剩了樹木的空幹，梨雲墳上，罩着枯黃的草根，墳前栽的幾種樹，倒是長得好，雖然並沒有葉子，却有兩丈來高，樹身子也有茶杯粗細了，那石碑和墳臺相接的地方，被風捲來的落葉，也有黃的，也有紅的，也有赭色的，聚着一小堆把墳台附近所栽幾本丁香榆樹梅的小棵花，都埋了半截，右邊地已刨了一個大坑，砌了一層柳磚，有個工人，在那裏工作，另外一個人在那裏監督着，何劍塵認得，那是富學仁的大管家，他一見便鞠着躬，何劍塵道，這幾天，你着實受累了，他笑道，那是應當的，一來楊先生是我們老爺朋友，忙來又是我們少爺的先生，再說他待我們下人都不錯，沒有重說過一聲兒，替楊先生辦這一點小事，那算什麼，何劍塵點點頭對吳碧波道，公道未亡於天壤，我就覺得這種話不是金錢所能買的，兩人說着話在墳前墳後看了一番，吳碧波不由得哎呀一聲，何劍塵見他望着一塊石碑，倒退兩步，看那石碑上刻着大字，乃是故詩人張君犀草之墓，吳碧波道，前年春天我和杏園在這裏遇着，因為看見張君的墳墓，彼此傷感得很，不料今日，此碑還在，一同傷感的人，又要我們來傷感他了，何劍塵道，這還不算奇，杏園的那一塊碑，你還沒有看見吧，我引你去看看，於是二人走到一棵大楊樹下，見一塊雪白的石碑，斜靠着楊樹，立在浮土面上，那石碑上刻的字用紅來塗了，上寫故文人楊君杏園之墓，何劍塵一指道，這兩幢碑，一先一後，他們在九泉之下就德不孤了，吳碧波道，杏園附近，還有個梨雲呢，比那位張君的夜台寂寞生活，又差勝一籌了，何劍塵道，不要去為張君歎惜罷，知道我們死後，又是誰來給我們料理，二人彼此談

嘔，嘔歎不已，不多時候，靈車也就來了，一班槓夫，將棺材擡走圍來，送殯的朋友，都對後面級々亂々隨着，却不見李冬青和何太太，朱韻桐早在人叢裏走上前，扯了吳碧波的衣袖道，李女士在半路上哭暈了，何太太已坐了車回去，送他進醫院，我特意來給你們一個信，何劍塵道：那是怎麼辦呢，吳碧波道：我在這裏照料。你先回城去。事情鬧得這樣落花流水，實在不能再出岔事了，何劍塵心裏很亂，出了門，坐上汽車，就催汽車夫開走。車進了永定門，個劍塵才想起一件事，並沒有打聽李冬青是那家醫院去了，除了自己太太而外，又不知向誰去打聽，只好坐了車子回家，到家，坐着悶悶等候，悶不過。自己查着電話簿。又向各家大醫院打電話去問，偏偏不是電話叫不通，就是沒有確實的答覆。鬧得坐又不是。站又不是，因為何太太身上又有孕了，很怕他夫人受累，又出什麼毛病，一直到天黑了，何太太打了電話回家，問何劍塵回家沒有，這才問明就在這街口上一家醫院，偏因為他近，不曾想到，當時掛電話，就匆匆的到醫院裏，問明房間，尋着推門進去，只見李冬青讓白被包住了，只有一張緋紅的臉，蓬了一頭頭髮，僵在那白色的軟枕裏，他雙目緊閉似乎已睡着，何太太坐在一邊看報，見了何劍塵也沒有起身，將嘴對牀上一吹，輕輕說道：鬧了半天，這才睡了，你們一個人也不來，把我急死了，何劍塵道：他鬧些什麼。何太太道：倒沒有鬧什麼，就是嘴裏亂說，正說到這裏，只見李冬青一翻身，閉着眼睛說道：那豈不是無味的犧牲，你這樣辦，我良心上說不過去，說了這三句，又寂然了，何太太道：你聽，他就是說這一類的話，好像就和楊先生對面說似的，先不是看護婦在這裏，我真聽得有些害怕，何劍塵道：醫



生怎麼說呢。何太太道，醫生說受了刺激，醫院裏住一個禮拜，就會好的，不過我非陪着他不可，何劍塵道，你自己的事，你不知道嗎，你怎樣能伺候病，何太太眼皮一撩，對牀上一咧嘴，低聲道，不要胡說，正在這時，房門一推，看護婦進來了，何劍塵有話要說，又不好說，坐了一會，只得先回去，恰好吳碧波一對未婚夫婦來了，說是墳儘今日大半天，可以築好，樹要到明春才能補種，何劍塵道，那都能，只是李女士又住在醫院裏，我只好讓內人陪着他，吳碧波道，糊塗，嫂子那能受那個累，何劍塵道，大概不要緊，他不過是坐在一邊陪李女士而已，而且他也不肯回來，把李女士一人扔在那裏，朱韻桐正坐在一邊，拿了一張報看，吳碧波走上前，兩手撐了椅子，身子俯將下去，笑着輕輕的對他說話，何劍塵雖聽不出說什麼，也料吳碧波是請示去了。若是砸釘子，他一定不大好意思，於是背轉身，假裝了尋火柴抽烟，吳碧波忽然笑道，勞駕，我明天再謝你，何劍塵轉身看時，只見朱韻桐已站起來，身子向後退了一退，微笑道，我和李女士也是多年的朋友，他病了，我去看看他也是應該的，何必要你勞駕呢，何劍塵笑道，客氣一點，倒不好嗎，你們是相敬如賓哩，不過碧波向來是好說話的，朱韻桐道，何先生，你又說俏皮話了，要知道我到醫院裏去是替何太太回來，何先生要謝謝我才對，何劍塵笑道，你這話太老實了，我和碧波是多年的老友，彼此幫忙，朱女士現在幫了內人的忙，放這一筆債，將來讓內人去還債，那不好嗎，吳碧波對朱韻桐笑道，你不要說了，劍塵是有名的會說話的人，你和他鬪嘴，你總只有上當，現在你們無事，就到醫院裏去看看去罷，於是吳碧波就帶着朱韻桐到醫院裏去，催着何太太回家

，何太太也掛念他的那個少爺，所以不客氣，也就回去了，李冬青整整的在醫院裏睡了一禮拜，人才回轉過來，身體雖然很疲乏，腦筋可復原了，他先是只知道有朱韻桐在醫院裏候他，却不明白這裏面和他自己有沒有關係。一個禮拜之後，每日就看到吳碧波要到醫院裏來一隨，來了之後，而且是好久不走，李冬青心裏明白了，他們正是一對快要結婚的夫婦，那種日月，其甜如蜜。本來也就感到不容易離開，最好的遊公廩，吃館子，看電影，的總在一處，現在把朱女士整個的禮拜關在醫院裏，一定有許多好機會都給耽誤了，心裏老大過意不去，便對朱韻桐說，自己願一個人在醫院裏，請他不必在這裏，朱韻桐猜中了他的心事，那裏肯走，又過了三四天，李冬青只好勉強搬出院來，依舊回到何劍塵家裏去住，在醫院裏看到吳碧波一對，到何劍塵家裏，又看見他們一對，一對是未婚的，一對是已婚的，各有一種風情，李冬青病裏無事，只是閒看他們的言語動作，來消磨自己的光陰，當時看了是有趣，倒是過後一想，又太難堪了，這個時候，李太太未接冬青去信，已接連來了兩封快信，問他的究竟，何太太是不肯給他看，現在見他的病好了些，也未使久瞞，只得告訴他了，李冬青也怕母親掛念，立刻回了一個簡單的電報，又勉強起來，寫了一封快信，因為這樣，他的宗旨立刻變了，急於要回九江去，就和何劍塵商量，請他陪着到杏園的墳上去一回，何劍塵以為他不能再受刺激，總是推諉，李冬青也明瞭他的意思，索性將此事一字不提，過了兩天，託辭說要雇一輛汽車，滿城訪一訪朋友，訪了之後，說要回南，何劍塵對於他這話竟照了進，李冬青等汽車叫來了，提着一個小手絹包兒坐上了車，先在街上買了一正在這時，忽然

香果酒之類，然後才告訴汽車夫出城，恰好這輛汽車，就是上次送何劍塵到第  
一，不過我非陪着是熟路，毫不躊躇，就來到義地裏來，李冬青是沒有到過這地方的，車停住了，四圍靜悄悄的，對牀上的，一點聲音沒有，義園門裏，一片敞地，兩隻長尾巴喜鵲和着七八隻小麻雀，都散在太陽地下找野食吃。人來了，他們圍的一聲道，都飛走了。李冬青讓汽車夫拿了東西，就走進來，見靠北有一列矮屋，站在門外，先微微咳嗽兩聲，然後問道，有人嗎，那管理員原已聽見汽車響聲，正滿屋子裏找馬褂，現在聽到了個女子的聲音，隔了紙窗窺眼裏向外一看，就不穿馬褂了，他隨便的走了出來，對李冬青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見他穿的很樸素，料得是一位女學生，便淡淡的問道，小姐你是來上墳的，李冬青道，是的，那位楊杏園先生的新墳，在什麼地方，那管理員將手一指，說道，往西一拐灣。靠北的那新墳就是，李冬青道，那就是了，勞你駕，請借四個碟子，一隻香爐給我，管理員道，你不是擺供品嗎，碟子沒有只有飯碗，你對付着使吧，李冬青道，真是沒有，就將就罷。管理員使叫了一個園丁拿了飯碗香爐，一塊兒送到墳上去，汽車夫要守汽車，不肯再向裏走，李冬青只得將買的東西，自己拿着，走過一條冬柳下黃土便道，轉過矮矮的一叢扁柏籬笆，早就看見雪白石碑的後面，一個黃澄澄土堆的新塚，那碑上一行硃紅塗的刻字，依然是鮮豔奪目，老早就可以看清楚，乃是故文人楊君杏園之墓，塚的緊鄰，也有一堆老塚。一猜就着，這是梨雲的墓。李冬青走到墓邊，將供品放在地上，手扶了碑，呆呆的站了一會，那個園丁倒還好，給他將一蒲包鮮果都打開，分為四碗盛了，他問道，小姐，香爐有了，你沒帶紙錢嗎，要不要火，李冬青道，不用紙錢

，你給我拿盒取燈來就行了，那園丁去，李冬青週圍一望，倒是樹木叢密，不過這樹木的葉子，完全落了。刺蝟似的，許多秃枝兒縱橫交加。伸張在半空裏，樹枝上露着兩團大黑球，乃是鳥窠，樹外半天裏，飄着幾片淡黃的雲彩，有風吹來，把樹枝在半空裏搖撼着，越發顯得這天空是十分蕭瑟，李冬青低頭一看，這一堆寸草不蓋的黃土，對了這寒淡的長空，已覺萬分消涼。何況這黃土裏面所埋的，正是自己平生的第一知己呢。這時柔腸寸斷，淚珠儘管直湧了出來，那園丁去不多久，已把火柴取來了，李冬青打開手絹包，將一包香末放在香爐裏，擦了火柴，將香末點上，然後把檀條一根一根插在裏面，自己倒退兩步，站在草裏，就對石碑鞠了三個躬。默然的一會。然後把四碗供果，一爐檀香，一齊移到梨雲這邊墳上，也就對着石碑，鞠了一個躬，回頭一看，不見園丁，便歎了一口氣道：梨雲妹妹，你們雖然生不能同衾，也就死已同穴了，你們的家鄉，都在江南，在這裏很寂寞的，然而你們是一對兒，比他人又好些了。呆呆的又站了一會。便繞着墳前墳後看了一番，不知不覺的，又走到楊杏園墳上，將手扶着碑，偏頭對碑說道，大哥，後天我就回去，今生怕不能再有機會能祭你的墳了，我現在雖看不見你，還見得蓋着你的土。我們相去，還不到一丈路，以後就算了，我今天帶了一個照相機來。把你的墳，攝了影去，我帶回南。以後我就對着這墳的相片，和你本人相片來祭你了，說畢，在手絹包裹，取出個折疊的小像相機，退在一丈以外，先對楊杏園的墓左右照了兩張相片。照元全之後，又稍遠兩步，把楊杏園和梨雲的兩個墳墓一塊兒照了進去，自己總不放心照得很好，因此把鏡箱子裏所有的半打乾片，完全攝去，正在這時，忽然

聽見嗚嗚嗚嗚幾聲悽慘的聲音。擡頭看時，有一羣斷斷續續的歸鴉扇着翅膀，噓噓作聲，掠空而過因爲這一擡頭，看見那輪黃日，已偏到西天去了，原來幾片似有如無的淡雲，復又由黃變成了紅色。李冬青出城的時候，本來就不早，加上在街上分頭一買東西，把工夫就擱多了，所以到了義池裏，時間已經顯得很遲，這時他一見夕陽半天，餘霞欲暗，分明是快黑了，自己對這故人之墓。雖依依不捨。一個孤身女兒家，若是關在城外，也是一件可慮的事，因此也不敢多徘徊。在一棵矮柳樹上。折下兩枝二三尺長的樹枝，一面在手絹包裹，取出兩個白紙剪的招魂標兒來，在一根樹枝上給他拴了一個，親自爬到楊杏園墳頭上，給他插上一枝。然後把那一枝插在梨雲的墳頂上，恰好有一陣輕輕的晚風吹來，把那兩個紙標，向着站人的這一方，吹得飄飄蕩蕩似乎和人點頭一般。李冬青不覺失聲歎了一口氣道，碧空無際，魂兮歸來，一語未了，真個有兩隻單獨的白鳥，一先一後，悠然無聲，由北向南飛去，李冬青看那天色，已益發昏暗，便叫了園丁，收去東西，那供品就送他了，園丁道了一聲謝，李冬青又在身上掏出兩塊現洋交給那人，說道，這場先生的墳墓和那連着的何小姐的墳墓，請你多照顧一點，明年我們有人來，還是給你錢，那園丁接了錢，滿臉都是笑，說道，你哪，這可多謝，明年你就來瞧吧。要是照顧的不好，我算是畜類，一面說着，一面屈了腿，向李冬青請安，恰好這個時間，那管理員出來，見園丁得了四碗水果，又向身上揣着錢，倒有些後悔，於是也走上前來，笑着對李冬青道，這位小姐貴姓，李冬青道，我姓李，他心裏正是萬分難過，走了兩步路，又回頭向着墳墓看看，管理員和他說話，他實在沒有十分留心，斷

以說着話，也就走過去了，管理員見他不理，心中十分不高興，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年頭兒，什麼都有，那有一個大姑娘，跑了來祭別人的墳的，見李冬青走得遠了，便對園丁咬着牙道，我看這位，來路就不大正。他給了你多少錢，園丁還沒有答言。李冬青又走回來了，他見着管理員道，這園子就是你先生管理嗎，管理員道，是的，他一面說話，一面偷着眼睛看他，見他已伸手倒衣服裏去掏東西，好像是要給錢。便鞠了躬笑道，李小姐有什麼事要和我說嗎，請到屋子裏去坐坐罷，不要緊，天氣早，還可以趕得進城的，我叫了園丁們給你燒一點水，喝點茶再走罷，李冬青道，不用得喝茶了，說時，那手可就掏出來了。手裏拿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那管理員滿臉就堆下笑來，李冬青將那張鈔票，順手交給他道，我要請你明春買一點樹苗，在墳的前後栽種，若是錢不夠用，請你向那位吳碧波先生去要，他會如數給你的，管理員接着了錢，連連向李冬青拱手，眯了兩眼笑道，小姐，這個錢，儘够了，你不坐着喝一杯茶去嗎，李冬青點了點頭，便出門而去。坐上汽車，鳴的一聲開走了，李冬青由汽車玻璃窗內向外一看，只見義地園裏，一片寒林，在蒼莽的暮色裏，沉沉地樹立着，林外橫拖着幾條淡黃色的暮雲，益發是景象蕭瑟，這個地方，埋着許多他鄉的異鬼，也就令人黯然而了，不過這一個時機最快，一會兒工夫，就看不見一切了，李冬青進城時，已經天色很晚，滿街的電燈，都亮了，恰好這汽車回到何劍塵家，却走李冬青舊住的那條胡同經過，一進胡同口，他心裏就一跳，走到自己門口，却支了棚停着馬車人力車，塞了半邊胡同，汽車被擋着，一時開不過去，他仔細一看，門口懸了一盞大汽油燈，雪白通亮，門框兩邊，點

了兩張斗大的紅紙喜字，有幾個穿紅綠衣服的男女孩子，進進出出，正是新住戶在辦什麼事呢，胡同裏的車，挪移了半天，才能讓開路。由這裏過去幾家，便是楊杏園的寓所了，大門是緊閉門環上倒插着一把鎖，斜對過有一盞路燈，照着這邊門上已經貼上了一張招租帖子，汽車鳴的一聲開了過去。這條胡同便成了腦筋中的一幕幻影，到了何劍塵家。何太太一直迎到門外來，握了李冬青的手道，我的先生，你到那裏去了這一天，可把我急着了，李冬青笑道，那急什麼呢，別說走經坐了汽車出去，就是走出去，這樣大人，也不會跑了。何太太道，不是那樣說，因為你身體初好，受不得什麼激刺，恐怕你出城去了，但是這個樣子是出城去了吧，李冬青道，不要緊的，病不病。死不死我已自有把握。何太太一面叫聽差去開發車錢，一面又叫老媽子預備茶飯，李冬青却默然的坐在一邊，何太太忽然笑道，李先生，我告訴你一件想不到的事，那梅雙修小姐，這大半年，都住在天津。昨天到了北京來了，他聽見你來了，歡喜得什麼似的。今天和了朱小姐一路來看你，恰好你走了，李冬青聽說梅雙修到了，添了一個久別好友。心裏一喜，便問道。他來作什麼。為我來的嗎，何太太道，不是，他是到北京來完婚的，而且就是後天的日子哩。他是新娘子，怕明天沒有工夫來看你，他住在靜園飯店，希望你去看他呢，他去後。補來了兩份帖子，一份是給我們的，一份是給李先生的，說時，便拿了一份紅紙金字喜帖給李冬青看。李冬青拿了帖子在手。眼睛雖看到上面有字但是字上說些什麼。却一點也沒有看出來，只淡笑了一笑，說道，他也結婚了，何太太道，明天法不去見他呢，李冬青道。不必吧，後天下午去賀喜就是。他真是福慧雙修啊，何

太太道，其實一個女子，總有這結婚的一日，這是人生常事，也算不得什麼福慧雙修，李冬青道，凡是一個人，都有和人結婚的一日嗎，未必吧，他這樣一反問，何太太却也默然，李冬青故意表示不以為意的樣子，便問道，這男的叫什麼名字，何太太笑道，那帖子上不是有嗎，怎麼樣，李先生沒有看見嗎，李冬青笑道，你瞧，我真是心不在焉了，再拿過帖子一看，帖子上面，寫的是梅雙修華仁壽敬訂，李冬青道，這華仁壽是幹什麼的，梅小姐那種漂亮人物，是非美少年不嫁的哩，何太太道，老朱小姐說，是個公子哥兒，李冬青道，當然是如此，我是決定了，到後天他們結婚的時候去賀喜，平常，我是少不得秀才人情紙半張送他們一些詞章。現在是沒有這種興趣。就請你去辦禮物，用我兩個人的名字，一塊送去就是了，何太太知道他遇到這種事，是格外感觸的，因此買了東西來，也不給他看就送去了，到了次日，李冬青就把東西收拾了，說是兩三天後就要回南，東西先收好，以便隨時要走隨時就拿，到了下午，他又說舅父方好古前些日子去天津，現在來了，住在前門外旅館裏，我要把行李先搬到一塊兒去，將來由那裏上火車，也路近些，何太太雖然留他，因為他是同舅父一塊兒去，當然不便攔住，便道，李先生東西搬去了，我希望這兩天還是天天來才好，李冬青道，當然，我晚上還是在你這兒睡，好多談幾句話哩，李冬青又微笑道，說到這裏，我不免要高談佛學了，無論什麼事，都是佛家一個緣字，有了緣，凡事不必強求，自然會辦好，若是緣法盡了，一點也強求不得的，我們呢，或者還有短時間的緣法，何太太道，你這樣一個文明人，怎麼大談起迷信來，李冬青笑道，你沒聽見人說



人到窮途迷信多嗎，無可奈何的時候，迷信却也是一個解悶的法子，譬如死犯到了受刑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得可想了，可是他一迷信起來，就有辦法了，他說人是有來生的，死了之時，馬上就可以去投生，所以他說，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何太太點頭道，這話是說得有理，李先生看世事，實在看得透澈，根據這一點，兩人又大談起來，這天李冬青比什麼人都高興，越談越有趣，直到夜深始睡，到了次日，吃過午飯，李冬青便和何太太一路去賀喜，那華仁壽梅雙修結婚的地方，是在會文堂大飯莊子裏，他們去的時候，門口停滿了車馬，走到裏面，佳賓滿堂，李冬青的女友，差不多就是梅雙修的女友，所以李冬青一到，女賓這邊招待室裏，早是珠圍翠繞的，一大羣人將他圍上，如江止渡李毓珠朱映霞楊愛珠沒有知道他回北京來的，於是這個問一句，那個問一句，弄得他應接不暇，不多時候，門外一片軍樂之聲，大家哄的一聲，向禮堂上一擁而去，說是新娘到了，李冬青在人叢中看時，紅男綠女站着散開了一條人巷，早有四個穿舞衣的小女孩，簇擁着四個花籃進來，花籃的後面，兩個穿湖水色長衣的女郎，頭上勒着水鑽花辮，身上也是以水鑽辮子滾邊，珠光燦燦的，這邊一個是余瑞香，那邊一個楊瑪麗，正是一對如花似玉的新式美人，做了一對不長不短的女僕相，他倆後面，便是新人梅雙修，他穿了一身水紅衣裙，披着水紅喜紗，把一副喜洋洋的面孔，罩在一層薄紗的裏面，新人後面，還有兩個粉搗玉琢的女孩子，給他牽了喜紗，新人走上禮堂來，大家簇擁着進了休息室，梅雙修一眼就看見李冬青，連忙走上前，握了他的手，李冬青先笑道，大喜大喜，我居然喝到了你的喜酒，梅雙修笑道，你好哪，怎麼到了北京來。

也不給我一個信兒，直等到我會到密斯來，才知道你來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和你暢談暢談，李冬青笑道，你很忙啊，那有工夫暢談呢，梅雙修道，我有什麼忙，李冬青笑道，陪新姑老爺啊，不忙嗎，梅雙修將手一點他的頭道，你一個老實人，怎麼也和我開起玩笑來，李冬青笑道，你沒聽見江南人說過嗎，三日不分大小呢，梅雙修道。我們許久不見面，怎麼樣見了面，倒說這種話，李冬青再要和他說時，許多女賓，一齊擁上來，把他擠退了後，那一班人，圍着了梅雙修，更是有說有笑的了，一會工夫，已到了行禮時間，行禮之後，既有演說，又是攝影。還有來賓鬧餘興，亂極了。李冬青和何太太站在一邊，只是含笑看着。那新郎也不過二十多點年紀，雪白的面孔，穿了青色的燕尾禮服，自是漂亮，那新郎站在新娘一處，臉上總是笑嘻嘻地，照的時候，共是兩次，一次是兩個新人同照，二次是將禮堂上的男女來賓，完全照去，當第二次照相的時候，李冬青看了一眼手表，却對何太太笑道，新娘子的照片，是要到處送給人看的，你們不要在這裏面照相罷，何太太道，那不好意思，主人翁不明白這道理，反以為我們有什麼不滿之處哩，李冬青見他如此說，也就沒有深辯，這時，禮堂上人擠成一片，何太太一轉眼，却不見了李冬青，其初還不以為意，後來有個老媽子手上拿了一張名片來，問道，你是何太太嗎，何太太道，是的，誰找我，老媽子道，沒人找你，有位李小姐叫我送個名片給你，何太太接過一看，果然是李冬青的名片，片子上寫道，眼花心亂，不能稍待，我去矣，梅女士前，善為我一辭，切要切要，何太太一想，這人是太固執，為什麼就不多等一會兒，但是既然走了，也只好由他，新人的婚儀，一切完畢了。

，便是吃喜酒了。梅雙修脫去喜紗，週圍一看，不見李冬青，便問何太太道，密斯李呢，何太太笑道，他的身體還是剛剛好，來道喜都是勉強，實在不能久待，回家休息去了，梅雙修也知道他是愁病交加的人，當着許多人的面，不便明問，也就和何太太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不向下追問，這一餐喜酒，一直鬧到晚上八點鐘，方才了事，何太太回得家去，却沒有見李冬青來，倒怕他是真不舒服，這晚上，何劍塵報館事忙得很，也就沒有去過問，到了次日，何太太午餐預備了兩樣菜，等李冬青來吃午飯。等到了一點鐘，竟不曾來，何劍塵道，不要等了，也許他又出城到杏園墳上去了。何太太道，前天去的呢，何劍塵道，他心裏記掛着那裏，就是一天一總，也不見多啊。我明天若是死埋了地去，你就只看我一次嗎，何太太道，別胡說八道了，吃飯罷。夫妻兩個人坐在堂屋裏吃飯，奶娘却抱着小孩兒站在椅子上，在一邊逗笑，屋子外面，忽有女子聲音笑道，趕午飯的來了。何太太道，正預備了一點菜，請加入，請加入。說時，人走進來，乃是朱韻桐。後面跟着吳碧波，何劍塵笑道，你二位現在是形影不離啊，因回頭對何太太道，我們這個時候，過去好幾年了，朱韻桐笑道，何先生總喜歡開玩笑，何劍塵道，不是開玩笑。這是戀愛的過程，應該有的。吳碧波彎腰看了一眼桌上的菜，笑道，不錯，我們坐下來吃罷，於是說笑着，把一餐飯吃過了，吳碧波道，我們來是有用意的，要給李女士餞行哩，何太太道，我正發愁哩，昨日他搬到旅館裏，和他舅舅同住去了，現在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呢，正議論時，外面聽差送了一封信來，何劍塵接過一看，是寫給夫人的信，認得那筆跡，是李冬青的字，便道，李小姐來信了，什麼事呢，何太

太遲忙接了過去，拆開一看，不由哎呀一聲，何劍塵道，什麼事，他病發了嗎，何太太道，他走了，你看奇怪不奇怪，吳碧波道，那裏去，回南去了嗎，何太太道，你們聽這一封信，他劈頭一句，就是吾去矣，三個字，不是走了嗎，大家聽了這話，心裏都有一陣驚慌，何太太知道大家急於要看那信，便把信攤在桌上，大家同看，那信道，

慕蓮吾姊愛鑒，吾去矣，吾人相交雖暫，相知尚深，今敢爲最後一言，我非忘情之人，亦非矯情之人，乃多情之人也，惟其多情，則無往而不受情感之支配，既受情感之支配，顧其愛惜其羽毛，又不肯隨波逐流，以了其患難餘生，因是我之一生，無日不徘徊於避世入世之路，不但朋友難解，我亦無以自解也，生平以爲能解我此事者惟杏園兄，有彼爲我伴，則入世與避世，猶能於最後之五分鐘，決定取舍之道，今則伴我者去，將終身徘徊於歧路矣，能不悲哉，我既在歧路，則一切慶賀聚散之場合，皆宜力避，以免所見所聞，徒傷我心，而滋多事，故此次回南，所有友好，一律不爲通知，以免祖錢之觴，臨歧之淚，又增無謂之傷心，且以青之身世，與夫今生不幸之遇合，友好相憐，無不爲悲惋，若目觀我一弱女子，形容憔悴，行李蕭條，襟懷滿淚，千里孤征，當未有不腸斷者，我又何必多事，因自己之淒涼，而增人之不樂耶，是則我寧失於禮不失於情也

何劍塵道，說得是多們沉痛，就是舍其事而論其文，也讓人不堪卒讀了，我真不知道他不辭而別，原來竟有這一番深意，吳碧波等目下不理，只向下看，那信道，

人世富貴因緣，自知與我無分，今復

惆悵前途，永作井中之水，自後化

，明知未免念我，但青白念都非，而

來之少通音問矣，數年筆硯之交，

好家庭，前途必佳，青亦不必多念

，此書可傳觀友好，以當告別，恕

還此次奇變，愈增感慨，淒涼舊事，本爲池底之灰  
歸來，閉門懺悔，養母而外，不作他事，天涯朋友  
入往還，亦不過添入惻惻，故知己之交，亦恕我將  
朝永別，實爲淒然，好在吾姊力求上進，又益之以  
姊亦無須思我也，賦詩一律，另紙書呈，以見我志  
一一走辭矣，百尺竿頭，諸維珍重，

李冬青臨別贈言

大家將信看了，又將那詩念了。何太太

念着，一邊解釋給他們聽，都歎惜的

道，在我們這種月圓花好的隊裏，他這

爲一種紀念，留起來罷，於是他果然將

添了一種紀念，那詩是，

人亡花落兩淒然，草草登場只二年

乾坤終有同休日，天海原無不了緣

如朱韻桐都不懂詩的，何劍塵便將詩拿在手裏，一邊  
不得，這兩對夫妻，四隻眼睛，彼此相望，何劍塵笑  
一隻孤雁，也難怪他不堪了，不過這一首詩，倒可作  
那張詩箋裱好，放在鏡匣子裏懸在壁上，楊杏園一生  
身弱料難清孽債，途窮方始悟枯禪，  
話柄從今收拾盡，江湖隱去倩誰憐，